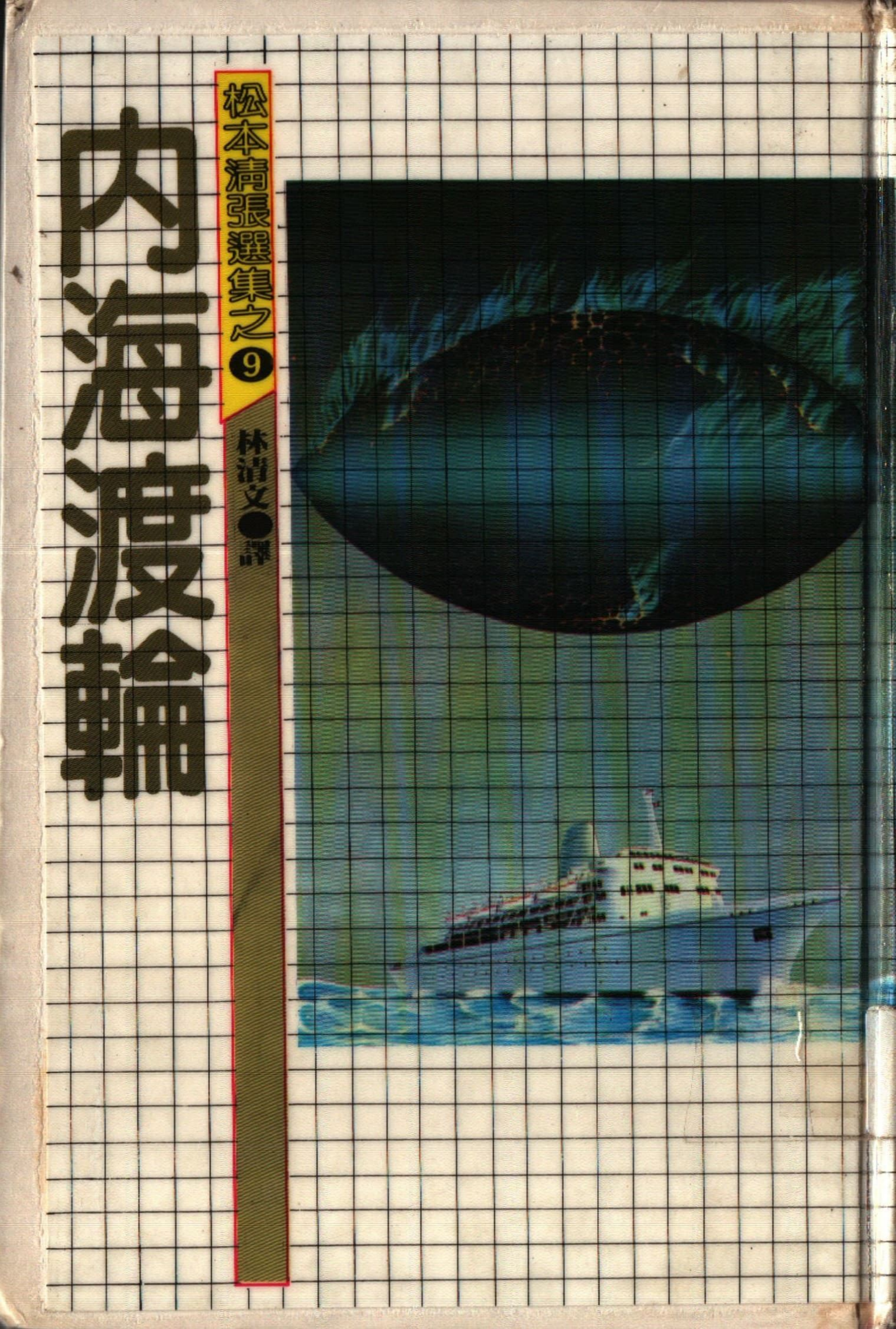


松本清張選集之 9
內海渡輪
林清文●譯

松本清張選集之九

內海渡輪

林清文譯

林白出版社印行

目次

略談日本的推理小說

沙靈

推理（REASONIUG），原是論理學的名詞，卽謂根據已知的事理，去推求未知的結論，可以分直接與間接兩種。而推理小說，便是依據已知的社會事理，去推求未知世界結論。這與西方的偵探小說恰巧相反，它是一開始就結論告訴讀者，然後再一步步揭露他的前因後果。而西方的偵探小說，是先不知道結論，用步步懸疑，引起讀者一步一步隨着小說的情節跟進，到最後才真相大白。

為什麼推理小說能在日本風行？一言蔽之，讀者需要刺激，以往只限於翻譯的作品，當然在時間上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於是松本清張，便從事於神秘小說的耕耘。由於他的小說情節很少虛構，許多均是真實事件的翻版，日本的推理小說便在他的手下擴展開了。

另外造成風氣，是出版社一再的推波助瀾，形成風靡的景況。接着純文學家、

評論家等，也不停地發表推理小說作品；還有門外漢們的介入，也轉變為推理小說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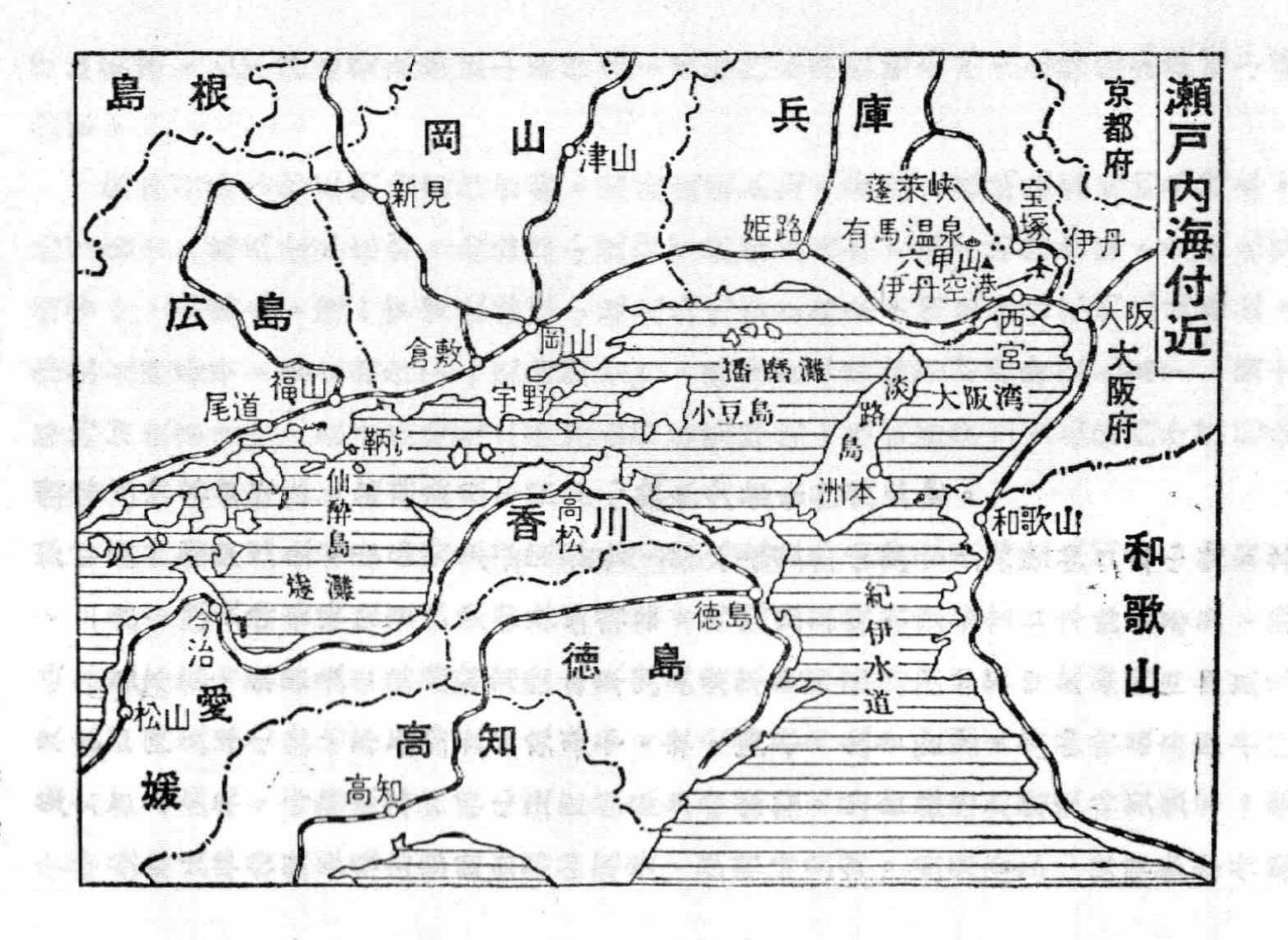
銷路引導了作家們的寫作方向，因而造成熱潮。普通在報紙連載過的單行本，約可售出二萬五千本左右，而推理小說卻可銷個五萬本。無名的新作家，最低也可銷售一、二萬本，這一事實使推理小說大為吃香了起來。銷路使作家們見風轉舵，作家大岡昇平，棄文創作了「夜的觸手」，獲得直木獎的影劑評論家也寫了「關十郎的切腹事件」，最奇怪的是工學博士桶谷繁雄的「逃亡將校」，也使門外漢的他們擠入推理小說家之林。

為什麼推理小說，在日本能夠有廣大的讀者，主要原因乃是他們作品的內容——具有時事性勝過現實性，因而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在目前的世界文化圈裏，大量出版推理小說的國家只有美國、歐洲和日本。其中歐洲與美國之際的作品比較相近，而日本的創作另成一種模式，如前述。

松本清張。有最暢銷作家之稱，是日本推理小說界的王牌，寫過二百部書，幾乎每一位日本人或多或少讀過他的小說。

他以大部份描述存在這個世界的不妥，恐怖和危險。他最有名小說都著眼於隱藏在日本政界，和財經界內部小王國的腐敗和陰謀。他自稱已放慢寫作速度，一年只寫四到五本小說，不過他天天爬格子，鮮少例外。他曾喟嘆，他的作品在國外的知名度不高，原因是日英翻譯家們本來就為數不多，而他們的胃口又偏向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和安部公房之類的奧祕作品。其實這三位作家著重日本朝生暮死，稍縱即逝的瞬間之差。因而促成外國讀者，誤以為這種小說才是典型的日本小說。其實本地仍有數千本，風格截然不同的小說廣受讀者的歡迎哩。


瀬戸内海付近
京都府
大阪府
大阪
伊丹
宝塚
西宮
有馬温泉
六甲山
伊丹空港
蓬莱峡
兵庫
姫路
大阪湾
淡路島
洲本
紀伊水道
和歌山
和歌山
播磨灘
小豆島
岡山
津山
岡山
宇野
倉敷
新見
高松
香川
徳島
徳島
高知
高知
鞆
仙酔島
福山
尾道
燧灘
今治
松山
愛媛
広島
島根

第一章 東京幽靜小巷裏的旅館

這家日本式的旅館建造在一條幽靜的小巷裏。櫃枱設置在建築物的入口處，櫃枱設計成像窗口的形式，上半部用珠簾遮起來，客人不大容易從外面看到裏面；但裏面的燈火微照着通路，裏面的人可以看得到進出旅客的臉。旅客大多是側面而行，女服務生「謝謝光臨」的聲音就從裏面傳出來。

宗三和美奈子差不多每隔三個月就來一次。他不知道旅館內的女服務生是否認識他？每當他走在去櫃枱的通道時，他總會覺得十分尷尬。整理房間的女服務生每次都是不一樣的面孔，但是櫃枱的女人，卻都沒有變換。但是每三個月才來一次，而且出出入入的客人也很多，所以他猜想櫃枱的小姐對他的印象或許很生疏吧！總之，當他離開櫃枱的時候，他就可以大大地舒一口氣。

穿過黑暗的小路，二人來到行人熙攘的大馬路，美奈子還是低頭踽踽而行。她心裏老是想着：擦身而過的人大概會以一種「剛從旅館開房間出來的吧？」的眼光看她。雖然，這個時候已

經是晚上十一點左右了。

這一對，從外表看來，是患了七年之癆的四十開外男人，和年紀較小的女人。其實，美奈子比宗三大一歲。但是看起來卻比她的實際年齡年輕了差不多五、六歲。美奈子向來就喜歡把自己打扮得艷麗、摩登，這一次更是打扮得特別年輕，衣服的顏色和花樣都很華麗。這是爲了要和宗三幽會，她才做如此的打扮。他們從遙遠的四國來到東京。

當然，美奈子不是用這一身打扮出來；在四國那種小城市那太惹人注目了。當地的女人，到了美奈子這種年紀，衣著大都很樸素，美奈子這一身打扮，她們會覺得很奇異和浮華。美奈子說，她把那一件較華麗的衣服偷偷藏在皮箱裏帶出來。

「妳先生看了怎麼說？」宗三問道。

「西田什麼都沒有講，而且他一向同情我在鄉下不能穿華麗的衣服。」美奈子笑着回答。

美奈子的先生西田在松山市經營一家百貨行，已經很久了。他大約有六十一歲。在十五年前，雖然不是很短暫的時間，但是，美奈子曾經是被宗三叫爲嫂嫂的。

那家百貨行在五年前，開始出售女用服飾品，從皮毛到別針、項鍊，樣樣齊全。這是爲了適應時代的潮流。所售的都是上等的高級品。本來這家百貨行祇賣男人用的東西。對西田來說，女用服飾品是很陌生，而且棘手的。美奈子對女用的服飾品比較內行而有興趣，所以這一方面，西

田就交由美奈子來負責處理。她差不多三個月就必須上東京一趟，停留四、五天。一方面爲了進貨，另一方面順便逛逛銀座，把時下流行的東西採購，帶回松山市。她說現在流行的趨勢，在時間上，東京和小城市間不會有太大的差距了，必須時刻留意觀察。西田通常沒有一道來。一方面是生意不能沒有人照顧，另一方面是美奈子不喜歡西田一起來。

美奈子說話頗有商家主婦的味道。但是當她投入宗三的懷抱，她就是一個從大她二十歲的丈夫身邊逃出來，享受片刻自由的有夫之婦了。說是爲生意而上東京，但這個時候完全走樣，變成燃燒情慾了。

他們兩人走到池袋車站附近，站在燈火明亮的大馬路旁等待計程車。通常旅館也會爲顧客叫計程車，但是他們覺得太顯眼，且不喜歡給司機看到自己，在路旁叫的話，司機就不會知道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美奈子所住的飯店是在東京車站前，宗三的家則在狄窪，兩個人每次都在這個地方個別叫車子回去。

在等車子的時候，宗三透露說：

「下個月說不定會去岡山一趟。」

「岡山！」美奈子驚喜地說，仰視着宗三的臉。

「還不很確定，但可能在廣島附近和別的大學一起發掘假遺跡；假如有去的話！」

宗三是在做考古學的研究。

「如果是去那個地方的話，不就是和松山市只有一海之隔嗎？你能逗留多久呢？」

「很短。主辦單位是當地的一所大學，最久的話，也只有十天到兩個禮拜而已，而且是帶學生同行。」

「啊！好高興！希望能實現。」美奈子拉着宗三的手高興地笑道。

「下個月的什麼時候來？」

「可能是中旬吧！」宗三回答說。

「那麼，再過一個月我們就能見面了，記得打電話給我呀！從岡山可以直撥，我可以隨時和你見面。」

她的聲音掩不住內心的雀躍。

「但是，和學生一起去，可能會和他們共宿的。」

總可以溜一溜吧！難道寸步不離，粘在一起嗎？宗三想。

「那地方接近廣島，我們就在尾道市見面吧，對了，尾道市有一家叫山陽旅莊的，那地方幽雅清靜，我們就決定在那裏吧！只要你前一天掛個電話來，我馬上就從今治市搭乘渡船過來。「

美奈子說話的口氣儼然當它已經成了定局。本來三個月才有一次的機會，竟然因此再過一個月又能見面了，美奈子心中眞是非常地高興。

「但是，松山市和尾道市很近，人家或許認識妳！」宗三說。

美奈子是松山市老店的主婦，她通常都會站在店面和客人接洽生意，所以他不能不有這樣的顧慮。

「沒關係，尾道市的人，買東西的時候差不多都去岡山和廣島，而且我也會改變打扮的！」

美奈子好像把宗三的考古發掘遺跡之行，視爲定局一般，爲此高興萬分。

這時，兩輛計程車接連開過來。宗三讓美奈子先搭上車子回飯館。

「一定哦！」美奈子要上車前，再次叮嚀着宗三。

宗三看她那麼高興，心裏想着，假如考古的工作不能成行，下個月也要去尾道一趟才行。每一次當要分手時，她都會爲三個月才能見一次面而惆悵，依依不捨。但是這一次卻不同了；她是那麼地興高采烈。

宗三目送美奈子的車子離去，這期間，後面那輛車子一直在等着他。

「狄窪！」宗三對司機說。

「那裏？」或許司機不太能聽淸楚他的話側着臉問。

「狄窪啦！」宗三拉高嗓音。

「是！」司機答道。

司機於是踩上油門，開動車子。

宗三看到司機隨和的神態，覺得有些意外。時下一般司機跟他說要往那裏，大部份都是吝於回答。特別是當客人帶着女人搭車子的時候，他們更是一臉不愉快，默不作聲，態度冷淡得很。宗三碰到這種場合的次數很多，有些司機顯得很煩躁，故意將車子開得搖擺不定，使人坐得很不舒服。

這個司機淸楚地看到客人和女人分開而坐，他也看到宗三對那女人揮手告別。在這附近小旅館很多，或許司機已經知道他們兩個人是剛從那個地方出來的吧！因此宗三覺得這個司機可能會有不太客氣的表情，然而事實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宗三放心地靜坐車內。車子一直朝新宿的方向走。穿過池袋的繁華街道，街上行人稀少，但是車子卻很多。

宗三想像着美奈子的車子現在可能已經到達飯田橋附近，她可能還保持那種高興的心情，獨個兒在車上。宗三覺得非得實現下個月的約定不可了。他實在不忍心讓美奈子失望。

對於要在尾道市碰面之事，宗三想來想去還是認爲有點不妥，覺得有些冒險。松山市和尾道

市是比鄰城鎮，往來頻繁，而且西田百貨行是松山市有名的店舖，所以在尾道市很可能有人認識美奈子。

美奈子卻說沒有關係，但那顯然是她渴望要見到宗三而說的。實在難保沒有「萬一」。她應該也有所顧慮吧！她說要改變打扮，這不是反映出她心裏的顧慮嗎？然而，如果讓她失望，宗三卻眞是於心不忍。

危險不是沒有的，除了被相識的人碰見之外，美奈子的熱情如火，宗三尤其了解自己已沒有力量抗拒，而越發擔心陷進泥沼而不能自拔。

美奈子說過：她壓根兒對長她二十歲的再婚先生沒有一點愛情。繫住她的力量，不外是生活上的安定和『生意』。她說她對生意很有興趣。宗三了解美奈子的個性，她是一位堅強而有才氣的女人，難怪她先生將這一方面的生意完全交給她管理。

被我看上，從大阪、東京採回松山的東西，每次都很快就被搶購一空，實在很過癮！另外我自己設計款式給廠商製作手提包。連東京的業者都欣賞我的設計哩！

對宗三講這些事情的時候，美奈子的表情總是神氣活現，興高彩烈。她說，生意不僅是她生存的憑藉，也是她生活上的一大樂趣。

美奈子跟他說，她和西田間的夫婦生活停止快十年了。因爲一開始就不喜歡他，所以就儘量

拒絕，漸漸地變成有名無實的夫妻關係。這一番話宗三也覺得不是謊言。這是從連續三個晚上她在床上翻雲覆雨的表現，使宗三絕對相信她的話。

「是我教你的。」

美奈子這樣地說。那是指十五年前的事。

那年的春天，宗三在銀座與美奈子偶然重逢，一起喝咖啡、吃晚餐，後果發展到意想不到的地步。美奈子知道宗三有兩個孩子以後，就跟他說實在很對不起他太太，但是下一次到東京的時候，希望仍能見面。於是那一次也是連續兩天在一起，而每一次都在不同的旅舍，但是換來換去到現在還是那幾間而已。因爲他們倆不願到處抛頭露面。

「是我教你的！」

那是一個下雪天。從新瀉的回程，兩個人中途往水上溫泉。當車子快要抵達的時候，美奈子忽然提議要在此下車。通往旅舍的坡道結着一層厚冰，走在冰雪上，宗三的腳步有點不聽使喚。

美奈子牽着他的手。她的手有些冷，可是握得很有力。那時候，她是他的嫂子。

當從溫泉車站下車時，宗三的心裏忐忑不安。黑暗的天空，雪花紛飛，落在面頰上，有一種冰冷的感覺。他們迎着冷風，眼睛受刺激，不覺淌下淚來。視線所及，旅館街的燈火，顯得很模

糊，但很温暖。

倆人走進六樓建築的旅館，就各自進入浴室。宗三的心臟一直「噬噬」跳得很厲害，使他無法泡久。回到房間，在幽暗的燈光下，兩張棉被緊靠著舖在床上。宗三感到自己體內的血液好像都迸射出來了。

從隔壁傳來瓶子碰觸的聲音，顯然的，是嫂子在做睡前卸粧。宗三的膝蓋一直在發抖。這是在新瀉，美奈子決定和長兄離婚後回來的夜晚……

宗三看着前方新宿的霓虹燈在閃爍着……

「喂！」宗三趕緊對司機說：「我是要去狄窪啊！」

司機將車速減慢叫道：「哎呀！」

他的聲音有點曖昧。

宗三以爲司機搞錯了方向，但是上車的時候，明明司機會問過他的。

往窗外看，車子已經過了千登世橋的陸橋了。

司機停住車子，轉頭問道：

「狄窪！不是從這邊走嗎？」

宗三有些驚訝。聽說有的司機故意繞道行駛，以便多賺一些錢・這司機大概也是這樣吧！他

以爲司機被顧客發現而裝糊塗，但是看這個司機的態度似乎不是，看樣子是當眞認爲去狄窪是要經過新宿。

「喂，從這裏走的話，繞得太離譜了啊！」

宗三以責備的口氣說。

「喔？是嗎？」

「什麼是嗎，不是嗎！你眞的不知道嗎？」

「對不起。」司機將頭垂得低低的。他看起來忠厚坦白，使宗三都不忍心再苛責他了。

「去狄窪，如果從四谷去的話，的確是要經過新宿，但是從池袋去，就要經過千登世橋，你稍微往回走，就可以看到那個陸橋。從那地方上去，經過目白、往左轉，再往右轉，穿出青梅街道。這樣子比較近。你從新宿去，是繞了一大圈啊！」宗三這樣說道。

司機有點徬徨地問道：「那麼往回走好不好？」

宗三說：「好啊！」

年輕的司機看了一路上的其他車子，然後將車子轉頭，開到上千登世橋的坡道上。司機問：

「從這裏去嗎？」

「是的。」

於是車子上了坡道。

「從這裏右轉，就可以經過目百車站前面。」

「是。」

「你好像不太熟悉東京的街道吧？」宗三問道。

「是的！我來這個地方開計程車，只有一個多月，所以都由客人指引去路。」

「你是從鄉下來的嗎？」

「是的。」

聽說最近東京地區很缺乏司機，計程車公司都是由鄉下地方僱司機，所以這個司機以爲要去狄窪，非要經過新宿不可，他好像只瞭解主要的幹道而已。

車子經過學習院前面。目百車站前燈火明亮，微微可見幌動的人影。

經過十四年後再見到美奈子，一碰到她那熱烘烘的肉體時，宗三完全被征服了。美奈子似乎故意以行動證明和先生已經沒有這種關係存在。但顯然「水上溫泉」韻事的回憶確實也挑動起美奈子的感情，這一次她也是非常積極，宛如十四年前那次一樣。女人面臨比自己年少的男人時，就變得比男人還要大膽，而站在誘導對方的立場。雖然在以前，宗三曾經是她的小叔。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宗三雖然已經四十歲左右了，卻仍陷入二十幾歲時的錯覺之中，而委身

於比他年長的女人。這是一種被動的陶醉。美奈子對宗三能讓她隨心所欲的引誘，令她的心情異常地興奮。

（比起那時候，你變得更像個男人了。）

美奈子陶然地對宗三輕聲說。

宗三從她的話中，領會到她似乎在輕視他十四年前的不成熟。在水上溫泉發生不正常的關係時，美奈子和宗三的長兄結婚一年半後發生了婚變。經過了十四年的時間，使得兩個人在精神上，肉體上比以前更加成熟，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成熟的程度在她生理上的需要形成一種不均衡的情況，這是因美奈子再嫁後擁有一個六十一歲，身體不太好的先生，而後每三個月碰面一次，一連三個晚上在一起，對美奈子來說，實在無法滿足她的慾望。這種感受繼續在升高，宗三從她的話中可以聽得出來，亦可以充分體會到這種感受。

美奈子現在是一家百貨行的老闆娘，這種地位再加上她對生意的興趣，所以還能夠使她安心地留在松山市，一旦她太貪求肉體上的享受，說不定就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一切，而投奔到宗三懷裏。

下個月要去岡山，在宗三的感覺上頗具有危險性，但是宗三對於和美奈子的幽會有很大的誘感力，他覺得自己可能會去，不！在潛意識裏，他不是已經決定要去了嗎？

「啊！」宗三發覺前方有異而大叫一聲。車子居然轉入青梅街道而一直往前走。

「不是那邊啦，要往左轉啦！」宗三再次地交待司機。

第二章 宗三的嫂嫂

宗三的家在靜岡市經營日本餅店，「綠山餅」是這家老店的招牌點心。從曾祖父到宗三的父親已經有三代之久了，到了宗三的伯父這一代時，再由宗三的父親另外開設分號。父親有三個兒子，長兄壽夫，次兄啓二郎，宗三排行第三，每個人相隔四歲。壽夫和美奈子結婚的時候，宗三還在東京一所大學的研究所唸書；壽夫和美奈子之間的婚事，他大概在半年前就已經從父親的書信中得知。美奈子是名古屋一家布店老闆的女兒。宗三回靜岡的時候，剛好美奈子也來家裏玩！美奈子那時是二十四歲。

「你覺得美奈子怎樣？」壽夫把宗三拉到一旁問道。

「並不怎樣……不錯嘛！」宗三如此地回答。

他只能這麼說。美奈子實在是一個很平凡的女孩子。外表看起來並不怎麼特別出色，至於性格方面也沒有什麼特徵。她不太化粧的臉，泛着一些緋紅，看起來似乎很健康。

「她只比你大一歲而已。」壽夫對宗三說。

「父親在信中寫過，不過看起來她似乎才二十歲的樣子！」

「嗯！」壽夫應道。

宗三這種回答很令壽夫感到滿意。從美奈子安靜的模樣，可以看出她以前很少在外面拋頭露面。她家的布店是中等行號。宗三想，名古屋的商人家還保持老式的傳統，使得美奈子給人的印象比實際年齡還年輕。

只是看起來年輕一點而已。其他方面也就沒有什麼特色，所以才使哥哥有些猶豫不決的樣子。壽夫說：

「父母親常把她從名古屋叫來，但我不曉得該怎麼辦？」壽夫張着嘴笑道。

「把她娶過來嗎！」宗三隨意地說道，心想，反正我住定了東京，既不住在一起，和哥哥的接觸就較少了。不過對方看起來一副溫柔體貼的樣子，宗三就說：

「她很適合幫忙我們家料理生意！」

「餅店的店面比較需要這樣文靜的女性來做。」二哥大哥都異口同聲地說。

從哥哥的口吻，推測他似乎有幾分願意娶美奈子，只是心中有些猶豫而想聽一聽弟弟們的意見，來增加捨取的憑藉。

「壽夫到今天還沒有明確的決定。」母親對宗三說。

母親很喜歡美奈子的個性。母親的意見是：如果太過漂亮或新潮派的話，夫婦間可能會合不來。

「美奈子聽說壽夫喜歡繪畫，她也開始在家裏跟人學習繪畫了。」母親說。

壽夫喜歡油畫。「哎呀！那麼美奈子是喜歡哥哥了。」

「好像是啊！我眞希望美奈子嫁過來。」母親說。

美奈子的外表看起來不太顯眼，但她的內心裏熱情洋溢，這是很使宗三感到意外。大概是外表平凡的女孩子，才會把內心的熱情隱藏起來吧！

在美奈子和壽夫結婚一年後，有一天，宗三從東京回到靜岡得知哥哥連續兩晚沒回家，他才知道當年壽夫要和美奈子結婚，態度還有些猶豫不決的理由。啓二郎住在大阪一家紡織公司的宿舍，家中只剩下雙親和美奈子。宗三每兩個月回靜岡一趟，每次宗三都會發覺美奈子一次比一次更加嫵媚動人，她全身充滿女人味道。一向躱在家裏的少女，在二十四歲的年齡出嫁後，夫婦生活使得她把內心隱藏已久的熱情和「女人味道」完全地迸發出來。

本來硬朗朗的體態，變得很柔軟，臉色也變得很白皙，眼下和鼻翻更有女人特有的光滑，眼神亦格外的生動，最神秘的就是臀部變得豐圓。宗三驚訝於少女一幌成爲少婦的過程中，變得如

此具有魅力！本來不太喜歡講話的美奈子比以前健談多了，她是以一種嫂嫂的態度對宗三講話。

從以前的暗中觀察，宗三知道，壽夫並不討厭美奈子，他親切地對待她。美奈子常背着雙親不在的時候，對壽夫撒嬌。

父母親對兒媳的夫婦生活亦很感滿意。但結婚七、八個月之後，宗三卻覺得，父母親好像對他隱瞞了什麼事，美奈子看起來卻沒有什麼改變。起初宗三也不知就裏，後來才想通了。父親對美奈子變得十分親切地呵護。壽夫外宿不歸的時候，正好宗三從東京回來，和父母親在客廳裏話家常。美奈子在一旁泡茶，沏好了茶後，一句話也不說地躲進自己的臥室就沒有再出來過。宗三想，哥哥不在家，她是媳婦，也該陪侍一下吧，父親望着美奈子走進房間的背影，忽然變得沉默了，顯得心事重重，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

「我想藉這機會，把事情告訴宗三比較好。」

父親藉着以聊天來掩飾事情的母親說。

宗三從東京被電話叫回家，是在父親認爲應該向宗三講實話的四個月後的一個晚上。

美奈子沒有出現在店裏。向宗三問好寒暄的店員的目光，充滿了好奇的神情，宗三進到裏面問父親說：

「哥哥還沒有消息嗎？」

母親的臉上充滿憂慮之色，美奈子沒有在場。

「兩個鐘頭前，有人來告訴我壽夫的住址，當然壽夫他本人是不會有任何消息回來的！」父親很氣憤地說道。

「他在那裏？」

「新瀉，地址也知道了。」

「新瀉！」

宗三仰頭看了看庭院上空的寒雲，眼前浮現出哥哥和那女人，在積着一層厚雪的屋簷下，夾着大腳爐圍坐的情景。想像中，那房間是廉價旅館，凄涼的六蓆小房間。

差不多是四個月以前，哥哥在外面過了兩夜，父母親曾經跟他透露，哥哥在外面有女人的事。那女人大哥哥三歲，是個酒家女，聽說在和美奈子結婚以前就已經很親密了，只是那時候，那酒家女仍和別人同居，因此不得不接受壽夫結婚的事實。但是，她並不因壽夫結婚而死心，依然約壽夫出去，壽夫受到引誘，身不由己地和她回復以前的關係。最近竟變本加厲地常常在外面過夜，毫不考慮到家人對這事的看法。

這個年長的女人，很喜歡壽夫。因爲有人出錢照顧她的生活，她只得打消了和壽夫結婚的念頭；但她卻絕不答應和壽夫斬斷關係。當壽夫和美奈子結婚的時候，她就毅然地和同居人切斷關

係，以表示她對壽夫的愛心。

如今，宗三瞭解到，當年壽夫爲什麼猶豫不決？本來宗三還以爲哥哥是因美奈子的平凡而不滿，希望藉兩個弟弟來提供否定的意見。但是實情並非如此。壽夫所希望的是，兄弟們都提出強烈的贊成意見，使他成爲和那女人分手強力的憑藉。

母親說那女人很倔強，任何人居間調停，她都不答應。聽說那女人在酒家中很紅，收入也很豐裕，使得那女人因此更加驕傲。壽夫雖說過要和那女人一刀兩斷，但似乎是女人不放手，壽夫就被牽着走。和美奈子剛結婚的時候，情形並不嚴重，但經過半年後就死灰復燃了。

父親說：「我偷偷去過酒家看那女人，她只是靠化粧、用手段來掌握男人！」

母親說：「不！那女人大壽夫三歲，看樣子是眞的愛上壽夫了。噯！年長的女人動眞情最可怕。」說完，母親又嘆一口氣。

母親繼續說道：「壽夫說這是他的責任，請大家不必插手管這樁事，他要馬上跟她切斷關係。他老是用這種講法來搪塞。」

父親說這件事，使他感到對美奈子有愧疚。美奈子知道這事一點也沒有怨恨壽夫，反而爲壽夫給母親增添這麼多的麻煩，感到十分的不安。她就是這麼純潔而善良的女孩子，所以父親更加覺得不忍心，父親說到這裏時，聲音有些哽咽，總希望壽夫能夠趕快從惡夢中驚醒，母親問宗

三：

「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是弟弟，以弟弟的身份對哥哥，也難說什麼。」宗三回答道。

「這種畸戀，如果大家一味地喧騰反而會得到反效果，哥哥一定也很想和那女人了斷，我以爲大家靜觀一段時間比較好！」

父親說：「美奈子最近變得愈發成熟世故，同時也很照顧丈夫。壽夫實在是一個不知足的傢伙！」

宗三聽父親如此地說，也感覺美奈子最近眞是變得格外的漂亮。這種感受，男人都能體會得到。

自這天以後，靜岡縣家裏一直沒有信來，宗三在東京，對情況的進展全然不知，他也不敢冒然寫信回去問這樁事。有一天突然接到家裏來的電話，說壽夫和那女人私奔了，要宗三馬上趕回靜岡，商量善後。

在大阪的二哥啓二郎說因工作的關係，不能回來。宗三有點擔心，自己如此急切的回家，父母親和美奈子會怎麼揣摩呢？

雙親、宗三加上美奈子四人聚在一起商量。美奈子可能因太傷心而沒有化粧，但她那富有彈

性的皮膚，看起來白皙、光潤。討論的結果決定去新瀉將壽夫帶回來，作此建議的是美奈子，她說：「只要和壽夫見面，他一定會回來！」「壽夫是一個很軟弱的人」。美奈子相信她具有說服力。既然妻子特地去接他，總不至於拒人於千里之外吧！美奈子認爲壽夫並不討厭自己，他只是被那女人纏着不放而變成她的俘擄了。壽夫可能也想和那女人脫離關係，果眞如此的話，他一直待在新瀉亦是無奈的，更因爲無法擺脫那女人，只好一直跟那年長的女人，流浪他鄉使自己走向窮途末路的命運。那女人可能會濃粧艷抹地出外賺錢，但壽夫並沒有謀生的能力，日本餅的作法，他祇是在自家的工廠耳濡目染得來而已，還不能成爲一個眞正的師父，母親嘆息道：

「壽夫好可憐啊！」不禁老淚縱流。

妻子去接先生回來，也不是沒有過的例子。只是家人覺得不能讓美奈子一個人單獨去新瀉。一方面是顧慮到路途遙遠，同時壽夫身旁有個倔強而厲害的女人，這個時候如果由父親出面的話，可能會引起壽夫的反抗，所以父親就命令地說道：「宗三！你跟嫂嫂一起去新瀉！」

依他們的推測，壽夫可能不會馬上和他們一起回來。有那女人在身旁，還有面子問題。這一趟或許要花個三四天，其間美奈子勢必要投宿在新瀉市內的旅館；所以父母親就命令宗三侍候美奈子。宗三爲此感到有些不安！

第二天兩人從靜岡出發，搭車走了一段很長的路，山上已積了白皚皚的雪。鐵路沿線的雪並

没有想像中的那麼厚。坐在車上，宗三一直在看書，但因心情不安以致無法把書本的內容記在腦海裏。美奈子則不太在意宗三，只是感謝他爲她和壽夫的事奔波勞苦！

美奈子把橘子遞給宗三時，他碰到她的手指頭。宗三的心不由自主地緊張起來，而美奈子卻好像一點也不在乎。當車子抵達直江津時，美奈子神情默然，似乎若有所思，她的身體不時地挪動，如坐針氈般，無法壓抑內心的興奮。宗三對於美奈子一心想着壽夫而忽視了旁邊的他，微感失望，同時對於自己的一廂情願好像在唱獨腳戲，也感到有點滑稽。

薄暮之際，遠處白皚皚的雪把高山影映射在車窗上，車至赤倉時，有人下車。新瀉的積雪並不怎麼多。在晚上八時左右，車站前商店的霓虹燈輝映出路上的白雪。長時間坐在有暖氣設備的大車廂內，一旦碰及外面的冷空氣，宗三的臉頰頓時感到一陣冰凉。

宗三向計程車司機說明地點，不久即被帶到信濃川前面街道上的紅葉莊。紅葉莊並沒有想像中的冷淸、簡陋，對鄉下人來說，這還是開風氣之先的「公寓」。美奈子看了看這嶄新的建築物，她硬綳着臉，神態肅然。這裏是丈夫的藏嬌處——美奈子眞是見景傷情，忍受着莫大的屈辱！

「今夜先找一家旅館暫時住下來，讓我先去找哥哥談一談！」宗三對美奈子說。

美奈子卻表示要在公寓前等候，她的神色很執著。「縱使在寒風吹襲下，等候一兩個小時，

我也不在乎！只要能馬上得到你和壽夫談話的結果，受一點風寒又有什麼關係呢？」美奈子以一種堅定的口吻說着。

公寓管理員告訴宗三壽夫的房間。敲了一下門，不久壽夫從裏頭探出頭來，看到宗三，叫了一聲：「哦！」他的臉上並無驚訝之色，似乎他心裏老早有數了。

「只有你一個人來嗎？」壽夫看宗三背後並沒有別人時就問道。

「嫂嫂也來了，在下面等着！」宗三答道。

宗三以爲那女人在房間內，所以細聲地對壽夫講，壽夫輕輕點頭。從壽夫的臉上看不出他有多大的困惑，可能因爲他也期待美奈子一起跟來，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很好說了。

「她現在不在，你進來吧！」壽夫說。

屋內裝有瓦斯暖爐，正在燃燒，裏面的裝飾很別緻，一眼看得出是那女人精心設計的；乍看之下，彷彿是新婚夫妻的房間，而壽夫可能就是被這一股刻意製造出來的氣氛所緊緊地吸引着。在這裏，一點也沒有私奔者落魄的樣子，可以想像得出，任何一個男人只要意志不堅定的話，都會滿足於這裏豐衣足食的華麗生活。想到壽夫的個性，宗三就覺得很困擾，而更困擾的是，假如美奈子進入這房間的話，她會怎麼想呢？

壽夫身穿一件很高級的毛線衣，悠然地坐在椅子上，問道：「父母親怎麼說！」

房間內的桌椅及櫥櫃上所擺置的東西，都是新的，宗三聽說壽夫要出走的時候，從店裏拿走三萬元，但從這樣子看來，似乎不止這個數目，那個女人所花用的錢可能也不少。

壽夫靜靜地聽宗三說話，看壽夫的樣子一派若無其事，經過差不多半個鐘頭，那女人仍然沒有回來。宗三揣想那女人可能在附近的酒家上班，在靜岡，那女人就已經非常紅了，在這種地方，她也一定是大紅特紅的。

宗三很詫異；壽夫甚至有一副吃軟飯的男人的模樣，他的神態顯示着似乎他對這種生活感到頗為滿足。

「現在要馬上回靜岡實在有些困難！」壽夫並不在乎地說。

「跟我說有什麼用呢？你跟嫂嫂說吧！外面那麼冷，她在那裏已經站了好久了！」

宗三說。聽宗三這樣說，壽夫立即應道：

「那麼！叫她進來吧！」

壽夫可能也認為那女人暫時不會回來，他可以放心地和美奈子講話。宗三走到外面。美奈子佇立在玄關外。雪花紛紛落在美奈子的領巾和肩膀上。她那條紅色的圍巾看起來非常地艷麗。

「哥哥叫妳進去！」宗三說：「我在外面等妳。那女人不在。」

美奈子說了聲「對不起！」口中呼出一股白氣，撲在宗三的臉上。

第三章 水上溫泉的回憶

美奈子進入公寓後，宗三把自己和美奈子的行李放在屋簷下。信濃川的寒風從房子的間隙吹到他的背上，屋外雪花紛飛。宗三想像着此時屋裏美奈子和壽夫間的談判，猜想他們該已談到了主題了吧！

壽夫會不會被美奈子說服呢？不！如果美奈子看到房內新婚般的擺設，眞不知她心裏有什麼感受？美奈子本以爲壽夫和那女人住的房間會是非常簡陋的廉價旅館，但是事實並不然。

宗三感覺，哥哥似乎很滿足居住在這樣安適的房間，沉溺於年長的女人的愛慾裏。對於宗三的勸告，壽夫只顯露出困惑的表情！

但是面對着美奈子，反應可能會有所不同吧。壽夫也許是在兩個女人之間搖擺不定。從家裏出來和那女人過一輩子，不會有什麼好處，這一點壽夫應該很淸楚才對。他自己沒有經濟能力，同時，放棄財產的繼承權和那女人過日子，將是怎樣困苦，他應該明白的。

再說，壽夫並非討厭美奈子，顯然地，他對妻子婚後愈來愈漂亮而深受吸引。現在和他在一起的女人祇是適合玩玩的，而美奈子那種寧靜，而具有深度的愛情，才是壽夫永遠所要相依和寄託的。

美奈子的個性外柔內剛，同時也有涉世未深的單純。一個結婚不久的女孩子遠從靜岡來新瀉，找到丈夫和別人同居的地方，實在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通常，若碰到這種情況，一般都是由父母出面或是央人代爲協商調解的。而美奈子的決心與行動，正是表現出她堅強的個性。

宗三想像着此時壽夫正趁着那女人不在，與美奈子打點行李準備回靜岡，因爲假如那女人在場的話，就不容易離開。所以，說不定現在壽夫已經在寫留書給那女人了！

突然間，在雪光中有一個黑影搖動出現。宗三因想得出神所以一時沒有察覺，直到對方走進玄關燈火可以照得到的時候，他才意識到！

在微弱的光線下出現的女人，身穿大紅的外套，雖在黑夜裏，也可看得出她有一雙修長的腿，那匆忙走進玄關的女人，突然發現屋簷下有個人，她猛回頭一看。此時宗三也直視着她，只因背光的關係，一時也看不太清楚。但宗三可以直覺地意識到，一定是那女人。她也是頓時楞住了！那女人看見宗三腳邊有兩口皮箱，大概警覺到事態的嚴重。知道宗三是什麼身份了，向宗三輕輕一點頭，似乎想要講些什麼，但是欲言又止，逕向房內走去。宗三也是反射性地回禮而已。

那女人高高的身材卻深留在宗三的腦海裏。如果只有一口皮箱的話，那女人可能會走近過來的，宗三如此想着。

宗三爲那女人突然回來而焦慮萬分。兩個女人對壘起衝突的情況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同時也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壽夫夾在中間，當然左右爲難，免不了會有一副狼狽相。宗三把耳朵直豎起來，但並沒有聽到什麼。宗三心裏在盤算着，要是美奈子或壽夫叫他進去，眞不知道他在那女人面前該講些什麼才好！

從靜岡出發時，宗三就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但是事到臨頭，在實際場合中，自己的話究竟有幾分作用，他實在沒什麼信心。甚至連是否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思，壓根兒就不怎麼有把握。那女人進去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從裏面傳出開門的聲音，玄關的門也接着被拉開，走出來的是美奈子，她已經穿上大衣。美奈子對宗三說：

「我們回去吧！」聲音是低沉而悲憤。

「哦！」宗三急問道：「究竟怎麼樣子了！」

「算了！我們現在回靜岡吧！」美奈子用堅決的口氣回答。然後將放在地上的皮箱提起來。

壽夫終於沒有再出來。

宗三對美奈子說：「我再去和哥哥談一談！」

美奈子用激烈的口吻說：「不必，不必了！」臉上的神情很難看，好像在說，不要多管閒事吧！看了她難看的氣色。宗三不敢吭聲！

美奈子把頭一抬，直往前走，那樣子好像在跟下雪天挑戰似的。究竟是怎麼回事？宗三可以想像出來的。很可能因爲那女人回來後才把事情搞砸了。或許原來話就不太投機。宗三想，那也是那女人的緣故吧！談話切斷了，可能是看到那女人突然回來，美奈子的脾氣變得暴躁起來。一路上美奈子不發一言。宗三很想知道談判的情形，但處在這種氣氛，他無法開口。只是不安地跟着美奈子走。兩個人朝着燈火明亮的地方走去。這時已經九點半鐘了，沒有計程車經過，路上行人稀少，顯得很冷清。在人地生疏的新瀉市，又是下雪的夜裏，提着皮箱和嫂嫂走在一起，這將成爲宗三一種很特殊的回憶。宗三的手指有被凍僵的感覺。他們好不容易才搭上往車站的公共汽車。車內的燈火明亮。美奈子的表情異常冷凝，令宗三不敢正視她。

到達車站，宗三以爲美奈子要在這裏叫計程車回旅舍，但是美奈子卻以一種獨斷的口氣問宗三：

「往靜岡的火車幾點鐘開？」

美奈子有想搭夜車回去的意思。她無意在壽夫和那女人停留的新瀉市過夜。這時已經沒有直達靜岡的車子了；只能搭上越線直達東京的火車。再過十五分鐘後，火車就要開了。美奈子說：

「我們搭這班車吧！」

美奈子好像一刻也不願停留似地想要馬上離開新瀉市。他們沒有買到臥票。早上由靜岡出發，又搭當天的夜車回去，一定很累的。但是反正今夜美奈子是無法成眠了。

列車開動了。美奈子沒有欣賞新瀉市夜景的心情。夜幕低垂的新瀉市，白色的屋頂櫛比鱗次，點綴着閃閃發光的溫暖燈火。美奈子背着窗口，低下了頭，臉上是一副看也不願意看的表情。

她沒有哭，有的是一副倔強不認輸的神情。宗三很想問美奈子究竟壽夫對她說了些什麼話。但是即使問，看樣子美奈子是不會理會的，宗三更想知道美奈子的決定。美奈子卻始終一副默然的樣子。這可以使人猜想得到，壽夫在那女人面前一定跟美奈子表示了不願意回靜岡。很想知道談判的內容，但目前眞是一無所知。他想千里迢迢地跟美奈子來到新瀉市，自己卻連一點忙也沒幫上，實在感覺到很窩囊，回到靜岡後，他怎麼對父母親交待呢？

但是美奈子總不會連一點內容都不透露給他知道吧！他相信她的心情平靜下來的時候，她會把事情的前前後後一點一滴地講給他聽。宗三只好等待着那個時機的來臨。

新瀉市的街頭已經遠遠地消失，祇剩下一片黑暗裏透着白濛濛的原野。車窗旁的燈火照出了附近積雪的厚度。宗三來新瀉市前的悸慟業已消失。原以爲壽夫和美奈子的事情未解決以前，會

跟美奈子在新　市的旅舍過一兩夜，這種內心的顫慄如今已經釋然。他感到原來只有自已在唱獨角戲。在美奈子的腦海中，只想着壽夫的事。現在宗三徹底地了解情況了。美奈子全部的意識都集中在被壽夫辜負的這一點上，以致沒有將宗三當成問題。可不是嗎？美奈子甚至都沒有將宗三認定爲商策的對象。她一點也沒有向宗三透露一些有關和壽夫談判的內容。

火車開始上坡。外面積雪愈厚。

美奈子依然是沉默無言。宗三感到很拘泥，也只有跟着沉默。

隔着通道的鄰座，有兩個約莫五十歲的男人，跟二十五六歲身穿和服的女人，並肩坐在一起。那女人講話的態度不怎麼高尚。但那男的聽那女的饒舌，似乎很入迷，表現着一副高興的樣子，不斷地點頭。因車聲而聽不淸對方在說些什麼的時候，那男的就將頭靠在那女的胸前。他們的樣子既不像夫妻也不像父女。他們的談話，宗三想不去聽也會自然傳到耳朶裏。美奈子也是一樣。

那女的捲起大衣袖子跟那男的說：「到水上溫泉還有差不多再一個半鐘頭的路程！」

那男的笑得臉都擠成一團。他對她輕輕耳語。

那女的以一種心照不宣的手勢，拍着男的肩膀。

接近水上溫泉時，鄰席的男女已在做下車的準備了，此時美奈子突然向宗三說：

「我們在下一站下車吧！」

宗三很驚訝地抬頭看了看美奈子。美奈子眼睛往前直看然後說：

「我很疲倦，下一站是溫泉鄉，不管怎樣的旅館都好，我很想躺下來休息！」

上山的列車，減速緩慢的爬行。

事出突然，宗三有點慌張，不知所措。身體內的血液好像直往頭上衝。火車停下來時，宗三和美奈子跟着鄰座那兩個人下車，走出了車站。這時已經深夜十二點多了。幸好，車站還有旅舍的服務員來拉客招呼着。那拉客的說：「旅舍就在前面！」引他們直往前走。剛才的那對男女，也已搭上來接客的車子走了。

宗三、美奈子和拉客的三人走在冰雪的上坡路。路面有點滑滑的。宗三覺得遠方旅館街的燈火，好像照耀出自己跳動的心。

拉客的站在玄關前面，向裏面大聲喊道：

「來了一對夫妻啦！」

覆蓋着一層雪花的松支部伸入旅館的玄關裏。

美奈子仰着身子在床上對宗三說：「和你哥哥分手了！」她沉默地不再說話。從棉被裏向他伸出手來。過了一會又說：

「和他分開了！眞的！所以現在你已經不是我的小叔，我也再不是你的嫂嫂了……」

倆人在水上溫泉過了兩夜，在熱海過了一夜。宗三讓美奈子牽引。宗三驚訝於個性一向文靜的美奈子怎麼會有那種濃烈的情慾。

沒有從水上直接回靜岡，令宗三深覺苦悶。家人可能以爲宗三陪着美奈子，正在和壽夫談判。與壽夫的談判正在激烈地進行着。他倆遲遲未歸可能被認爲是因爲交涉的情況順利。宗三愈想愈感到坐立不安。

美奈子似乎已經決定了她明日的前途。她說，回靜岡後要向父母親提議馬上搬回名古屋的娘家，並說和宗三的事要把它當作一輩子的秘密。她沒有對宗三講過什麼甜蜜的話，宗三爲此心中不免有些不滿，但是宗三的心裏對她無法完全割捨嫂叔之間的關係。在宗三的感覺中，與其說是委身於年長的女人，不如說是與嫂嫂私通的意識來得強烈。這種事態的發生，可能沒有明天，那麼沒有類似戀愛的甜言蜜語，反而使他的心情好受些。美奈子引誘他，主要的用意還是在對壽夫報復。這一點宗三當然知道。她愛壽夫很深，所以報復的心裏也就愈強烈。但如果沒有去新瀉找壽夫的話，美奈子可能也不會變得這麼厲害。尤其是當美奈子在紅葉莊，看到房間的佈置，呈現出那種宛如新婚的氣氛，以及壽夫和那女人親蜜的樣子；可想而知美奈子受到的傷害打擊是多麼大。不然她可能也會像一般的女孩子，流着眼淚奔回娘家而已。

但是在宗三的想法中，美奈子今天之所以會有這麼反常的行爲，並不祇是因爲前面所講的因素。宗三每隔兩三個月回靜岡一次，每次看美奈子的眼神都會有所不同。尤其是當聽到壽夫離家出走，宗三就馬上從東京趕回靜岡，又陪美奈子從靜岡到新瀉的那段相處中，宗三坐立不安的神態這些現象美奈子都能從微細的動作中找出它所呈現的意念；也就是說，宗三藏在內心裏的微細情感，被女人敏感的神經體察了出來。美奈子是在若無其事地蒐集；而她的內心正發出了勝利的微笑。

宗三這樣猜測着。

那夜，宗三發現美奈子嬌媚的體態，使他甚爲驚訝！外表純樸的美奈子有這種嬌媚的體態，比起外表妖艷的女人，這種不着痕跡散發出來的嬌態，反而具有濃烈的味道。

美奈子結婚才一年半。在這一段時間裏，壽夫引導美奈子開竅。壽夫原本就是一個耽於享受的人，和現在在新瀉的女人在一起之前，就已經和其他的許多女人發生過關係，這些女人都是風塵女郎。現在的美奈子大約就是壽夫以他的經驗調教出來的。宗三想起，每次從東京回來，看到嫂嫂的軀體變得愈來愈柔軟。或許是她自己的素質發散出來的吧？

他們回到靜岡，看到從新瀉來的電報；它在兩天前就到達了。對雙親這樣說：『美奈子已經回去。自己沒有回家的打算。對於美奈子的事，委託雙親全權處理。』電報好像是壽夫當天打來

的。當然，一連三天在外過夜的美奈子和宗三間的行動，頓引起父母親的懷疑。美奈子馬上就打點行李回名古屋的娘家。因爲是將要離別的媳婦，所以對他們在外面連宿三夜的事，雙親也就沒有明白責問。但是當美奈子向雙親告辭的時候，雙親對她的態度是十分冷淡。宗三則逃跑似的匆匆趕回東京。

過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宗三寄宿的地方，突然接到來自名古屋的電話，那是宗三外出的時候打來的。等宗三回來後才知道。對方沒有說明身份。是女人打來，他猜是美奈子。於是宗三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都不敢外出，一心一意地在等着電話，但是電話卻沒有再打來。宗三控制着不打電話去她的娘家問問。

兩年後，壽夫和那女人分開，再婚。現在已經有兩個孩子。雙親也相繼過世了。當然宗三和美奈子間的事是不會讓壽夫知道。壽夫過得像是不會發生過什麼事的日子。宗三也採取相同的態度。

美奈子再結婚了，宗三是經過一段相當久的時間才知道。隔了漫長的十四年後，他們偶然地在銀座又相逢了。

第四章 感情的冒險

在池袋和美奈子分開的三天後，宗三和系主任見面時，向他問道：

「備中的濱尾新甲住址遺跡發掘的事，有沒有什麼消息傳來？」

宗三從前就希望這個調查由自己來做。當然，宗三當時並沒有要藉此和美奈子在尾道市幽會的意思。

「這件事好像沒有什麼進展！」系主任露着苦澀的神情答道。

「那邊的大學很想以他們爲中心來主持，而只打算請我們這邊派人去幫助……。」

這個答案使宗三頗感失望。

在岡山縣端接近廣島縣附近的鄉下；最近發現彌生式時代的住宅遺跡，但是只發掘出一部份而已。那邊並非只有住宅遺址，亦有以水田所留的遺跡。那是從海岸線進去二十二公里的地方，詳細情形還不太清楚，但已經知道其規模有可能成爲次於靜岡縣的登呂遺跡。

果眞如此，不但是當地的大學，這邊的大學也會去分擔一部份發掘工作。以前在發掘登呂遺跡的時候，亦是由名大學分擔完成作業的。

這次岡山縣的遺跡，宗三也以爲會循此方法進行。但是據系主任的說法，當地的大學很想獨立完成，只不過希望由這邊派人去幫助而已。

因爲大學沒有足夠的預算，發掘時不得不利用學生作一些如同工人的工作。如果只靠自己的學校，人手有限，通常會央請其他學校派學生幫忙。而要去幫助的學校，所派出的學生卻需要有一個助教帶隊，而教授、副教授甚至講師都不會去。這只是對主辦單位的學校，做一種道義上的幫助而已。

這一次採取的方式，只派學生去，所以副教授的宗三是不會去的。

學術界有一奇妙的習慣。有的地域，校際關係有親疏之別。如果以地理來說，岡山縣的大學較接近關西，但是捨近求遠，向東京方面提出要求，就是基於這種現象，而教授對於這種現象亦表示滿意。

「但是那邊說，如果挖掘出來的東西，屬於大規模的話，那就需要拜託您了！」系主任說。

宗三因此不得不放棄一個月後在尾道市與美奈子會面的念頭。自己原先以爲十分之八九會去岡山的，所以這種出乎意料之外的答覆，使宗三的希望變成泡影，反而激起宗三更想去岡山一看

的念頭。如果不能跟考古隊同行，只去尾道和美奈子見面也好。

可不是嗎？美奈子也爲此懷着高興之情回去。臨別時她與高采烈的樣子浮現在宗三的眼前。以前每一次要分手時，總是依依不捨。這一次有可能在一個月後再見面使她顯得份外地高興。

一個月後就可以在尾道市和美奈子再見，宗三也很興奮。以致於計程車走錯方向也沒有發現——

現在想一想，那時候的計程車司機，也實在太離譜了，從池袋到狄窪，竟然想要經過新宿。他以爲從池袋到新宿，接着由青梅街道往西走，非如此不能到達狄窪。

經過目百車站時，那司機又不懂走出環狀六號線，也不知道要走入昭和街以後更麻煩，必須對他說明左轉、右轉等等。宗三想：這樣的話，可以向司機要求指導費了。由於這位不懂東京地理的鄉下司機，以致宗三欲和美奈子在尾道市相會的聯想與思緒，經常遭到打斷。

美奈子非常期待在尾道市的見面，宗三不忍對她說因學校的原故，無法如期赴約。宗三的爲人比較重視對方的心情，不願讓美奈子失望，所以很想實現諾言。

宗三想，不是爲學校的事而去尾道市的話，反而比較自由。如果是因考古工作而去的話，要和該校學生共宿，在工作中開小差是很麻煩的；尤其是要跟女人幽會，心中會有股愧疚感。如果自己一個人去，就沒有這種約束和煩惱了。

一想到隨時可以去尾道市，宗三就覺得也不需要等到一個月以後啊！提前半個月也沒有什麼不方便！這樣的話，美奈子不是會更高興嗎？

宗三編造了一個藉口，向教授請假，要求在二個禮拜後，請三天的假，教授當然答應，而且安排好了這幾天不上課的手續。

這樣一來宗三就很想早一點去看美奈子而有渡日如年的感覺。

宗三是由前輩教授的介紹；和別所大學某教授的女兒結婚。妻子不算美，但很溫柔。因爲生長於教授之家，個性純樸，所以將宗三要去尾道市所編的理由也就信以爲眞了。以『學術研究』的藉口是相當有份量的。對妻子來說，父親是如此，那麼丈夫也是應該如此。況且宗三是很勤學的，常常爲了研究或看書寫文章直到三更半夜，而宗三的研究工作在學術界裏很受重視。

宗三不曾去過尾道市，年輕的時候曾經看過志賀直我的『暗夜行路』的小說，對尾道市的認識亦僅止於書上所說的而已，美奈子曾說過尾道市的山陽旅莊較好，但是宗三對此一點概念也沒有。

因爲不方便請教別人，他只好參閱火車時刻表所附列的旅館一覽表；只覺得那山莊的收費貴了一點。他又跑到旅行社查詢，才知道那裏正在改建中，暫時停止營業。旅行社的職員替他選擇了內海莊，這是出發前三天的事。

宗三想，在尾道市過兩夜實在太呆板，所以決定頭一天在岡山過夜，在岡山的旅館亦是由旅行社替他選定的。跟職員說是夫妻要投宿的時候，他心中總覺得不好意思，名字則隨便選一個「早川」，敷衍旅行社的職員。

他不能從學校或家裏打電話到美奈子的家，所以他特地到電信局去打，因爲是直撥的，對方很快就來接電話！

宗三對來接電話的男人說是東京某家與他們有生意往來的百貨行，拜託請女主人接電話，那男人信以爲眞，就去叫美奈子出來，那男人的聲音好像不是她丈夫，而是店員，所以宗三比較放心。不一會兒，從電話中傳來「喂！喂！」的女人聲音，宗三確定是美奈子的聲音才說：

「美奈子嗎？是我！」

美奈子沒有馬上回答，宗三以爲來接電話的不是她而是別的女人，嚇了一跳。但那是因爲美奈子突然聽到宗三的聲音，驚訝得無法馬上回答，隔了一會兒，美奈子說道：

「哦！你是丸茂屋嗎？常常打擾你！」很大聲地喊出來東京一家百貨行的店名之後，對旁邊的店員不曉得吩咐些什麽，只能聽到一聲「是」的聲音，店員離開的腳步聲可以從電話中聽到。

「啊！嚇了一跳！」美奈子的聲音拉得很深沉，但是聽起來仍很清楚，好像是把說話機用手掩藏着說話，甚至連她急促的喘氣聲音也能聽得到。

「大略把事情講一講！大學的考古之行不成了，我想寫信給妳，又覺得不方便，所以只好打電話給妳！」

「……」

「但是我很想去約定的尾道市，因爲不是公務，反而較自由，有充裕的時間。我三天後的下午兩點，會到達岡山車站，約在車站怕萬一碰不到，我已訂好備前屋旅館，我們在那見面好了，如果你去得早的話，我是用「早川」名字預約的，你可以說出這個名字進去裏面等我！」宗三再次重覆旅館的名字和所代號「早川」的假名。

「在岡山轉了一圈，然後在尾道市過一夜，在尾道市已訂了內海莊旅社！」宗三說。

美奈子怕被人聽到，壓低聲音說道：

「如果是尾道市，山陽旅莊這家怎麼樣？」美奈子重提以前建議過的旅館名稱。

「那個旅館目前正在改建中，暫時歇業。」

「哦！是這樣啊！」

「所以只好照這樣子處理了！」

「我知道了！」

「至於其他事，待見面的時候再談！」

「知道了！我好高興，我一定會去，一定的！」

然後美奈子突然故意拉高嗓門說道：

「那麼，萬事拜託你了！」以一種生意人的口吻煞有其事地說着。

從電信局出來的宗三，在走路時都會覺得附近好像還有美奈子說話的餘音。

到了那天，宗三搭上往新幹線的早班車，這班車在中午以前可以到達大阪，然後換上了山陽線，大約在下午兩點左右抵達岡山縣。

和往常出門一樣，宗三的皮包帶有書本，參考書、筆記本和文具。甚至連考古用的統計紙也帶了，這些東西都是太太爲他準備的，宗三爲此，心中感到有些愧疚。

但是當車子開動，離開了東京，妻子的身影也同時從宗三的腦海中被拋得遠遠的，代之而起的是美奈子的容顏。宗三因爲神不守舍，書本上的字，今天看起來很礙眼。偶而抬頭望一望車窗外的風景，可是不一會就覺得厭煩了！

車子似乎給人一種很難到達名古屋的感覺，火車不停靠的沿線車站，其中有兩三處是和他有緣的，那是他以前參加發掘古物遺跡所經過的地方，但是現在這些好像離他很遙遠了。

宗三不曉得爲什麼自己的心情會如此地興奮？在東京等待美奈子來的時候，他的心情並沒有這麼興奮過。或許是自己主動去找人的，才會使心情變得這樣。想一想美奈子要來東京的時候，

大概也是這種心情吧！宗三每次跟上東京找他的美奈子在一起的時候，並沒有表示很熱衷的態度，反而是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是否是因爲在東京見慣了人，才會當它是習慣性的？一旦改變情況，就顯得如此地興奮吧！

美奈子曾經對宗三抱怨過，指責宗三一點也沒有想念她的樣子，宗三現在似乎很能夠體會她的心情。

子彈號出了名古屋站，離大阪還有一大段距離，宗三趁此機會到餐車部喝杯啤酒。

「嗨！」

在餐車的那一邊，突然有人在叫宗三，仔細一看原來是大學時代的同學長谷徹一，他坐在酒吧的椅枱上喝啤酒；長谷現在東京一家報社的文化部服務，負責美術關係的工作。宗三也連忙陪以笑臉地說聲：「嗨！」

宗三想：碰得不是時候！

「您要去那裏！」長谷親切問道。差不多已經有兩年的時間沒有碰到長谷了。兩年前見面的那一次，亦是爲了考古學的問題來訪問宗三。宗三回答說：

「到大阪！」但是宗三馬上想到如果長谷也是到大阪的話，那就難以自圓其說了，因爲宗三下了火車就要馬上換山陽線的火車。

「看起來，您好像很忙的樣子！是不是爲了學會的事？」長谷問他。

「不是！不過也是差不多的事情，您呢？」

「我去京都！」長谷說。

宗三聽了鬆了一口氣。

「你也是爲了工作而去吧？這次是什麼呢？」宗三問長谷，然後也叫了一杯啤酒。

不久，服務生來說，靠窗的地方有空位置，兩個人於是就坐在可以看到伊吹山沿線風景的車窗旁。

「我常去京都，這一次來京都主要是訪問三、四位畫家，這種工作沒有多大意思，光聽人家說，而將那些話整理出來！」

長谷這麼說，又想到兩年前的事，連忙向宗三道謝：

「您現在很有名氣！」

長谷將啤酒倒進宗三的杯子。

「那裏！」

「考古學方面，我雖不很了解，但與新聞工作有關連的話都會傳來，很多人讚揚您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新人！加油吧！擢升爲敎授大概很快了吧？」

「沒有這麼簡單，有名額限制的！」

事實上，兩年後系主任退休時，宗三是很有可能升爲教授的。

「您的學校有沒有類似派系間的爭鬥呢？」長谷以一種報人的眼神看着他問道。

「沒有。」

「那就很好！您升爲教授的事，應該也會很順利才對的！」

「但是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有空缺啊！」

然後話題就轉到老朋友的近況上，某某人現在做什麼事？某某人怎麼樣了，大都是關於朋友失敗的事。經過山科的風景區後，長谷將杯中的啤酒一飲而盡，說道：「那麼改天見吧！」

長谷即匆匆忙忙地朝宗三的反方向的二等車廂走去。

宗三到達京都車站之前，就回到自己的位置。碰到長谷，眞令他有點放心不下。他想：但也可能不會有什麼事情吧！因爲宗三對這次的旅行並沒有掩飾，他已向學校辦手續。反而跟長谷講了一個鐘頭後，心情也變得開朗多了。

長谷對他說起過得不太好的朋友時，其中有的是因爲事業失敗，有的因運氣不好而過着窮日子，有的是因爲女人而失敗的，有的是因作奸犯科而失敗……

長谷任職於文化部門，對於能和知名的人士來往，好像感到很滿意，因此長谷對於已經成爲

大學副教授的宗三，抱有幾分敬意和親切感。

但是長谷講過的話——特別是因女人失敗的朋友的例子，對宗三來說有點擔心，一想到自己和美奈子間的事，就覺得心中陰霾滿佈。

美奈子是有夫之婦，如果萬一有事情發生，自己將該怎麼辦呢？受到社會的攻擊以致於被學校免職，家庭亦可能因此破裂，而學人的前途，也因而毀於一旦，他很可能就變成長谷話中失敗者的一份子。

但宗三想到美奈子是個很聰明的女人，十五年前的「過錯」掩飾得不讓任何人知道，除了過世的父母親知道一點以外，並沒有使事情表面化，連壽夫都不知道。再重逢以後發生關係已經持續了一年多了，也沒有看到有什麼危險的跡象。雖然這可能是三個月才幽會一次的原故，但是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美奈子的個性乾脆，正和她在情方面的貪戀相反。和宗三繼續保持這種關係，以她的個性來說，應該不會把他纏得很緊才是啊！對於年齡很大的丈夫雖有若干不滿，可是作爲地方上一家老店的女主人，生活上的安適，她是會很珍惜的。她不會笨到犧牲這個地位而冒險去追求更多的情慾，如果感情方面出了問題，美奈子很可能馬上打退堂鼓。

宗三想到在新瀉下雪的那一個晚上，從丈夫新居中出來，美奈子一副毅然決定回靜岡的果斷神色，以及那種斬釘截鐵的口氣，至今一直深刻地留在宗三的印象裏，所以和自己發生的關係，

可能也因碰到危險而毅然提出分手的要求，這一點就是美奈子不同於一般年輕的女人吧！

宗三想到這裏，於是剛才籠罩在心胸上的陰霾一掃而空，明亮的陽光再次照進宗三的心裏。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宗三想火車將抵岡山的時候，心情會變得很輕鬆了。

第五章　遠方的幽會

這是宗三第三次來岡山，前兩次是以講師的身份被教授差遣來的。這次沒有其他的事情，只爲和女人幽會而已。他走出車站時，身心是何等的愉快啊！坐在計程車的後座上，他主動地跟計程車司機聊天。心想，再二十分鐘後，就可以見到美奈子了！

走過城外的大路，轉入小路，就抵達備前屋旅舍的前面。

從火車時刻表的背面資料顯示，很出乎意料之外地，備前屋竟是一幢現代化的四層樓建築物，宗三不知道美奈子是否已經抵達了？他對櫃枱的兩個服務生說：

「我是東京預約的早川！」

年紀較大的服務生點頭說道：

「有！」一就從櫃枱裏走出來，用那乾淨俐落的動作，提起宗三的旅行袋。

宗三有點徬徨，不曉得美奈子是否已經到了？於是走到櫃枱簽名處，拿起筆來正要簽名的時

候，服務生跟他說：

「已經簽好名了！」

宗三因此知道美奈子已經到了，大爲放心，乘了電梯上了三樓。這裏內部的設計也很現代化。

「很好的飯店！」走在走廊上，宗三跟服務生說道。

「謝謝您！房間已爲您準備好了！您的同伴也很中意。」服務生回頭會心地向宗三輕聲地說。

「她什麼時候到的？」宗三不經意地問道。

「差不多兩個鐘頭以前，就已經來這裏等您了！」

兩個鐘頭以前就已經到達了，那麼美奈子大概很早就從松山出來了。

服務生敲一下門，門立即開了一小小的縫隙，美奈子的視線立即越過服務生，看到宗三的臉。

美奈子身穿一件乳黃色的洋裝。

宗三對美奈子這身打扮，感到很驚奇。因爲美奈子每次去東京都是和服打扮，此次打扮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專程來遊玩的。服務生走後，兩個人迫不及待地擁吻起來。熱吻了一陣子後才在椅

子坐下。褐色的地毯上，立有一扇很大的屏風，上面畫有四季花的扇狀圖形。屏風後面就是一張大床。屏風、牆壁上的版畫加上大大的花瓶，給人一種明朗的感覺。

「這裏很不錯！」宗三說道。

「是！這種飯店在松山很難看得到！」美奈子以一副松山人自居的口吻說。可以看得出現在的丈夫給她生活上的安定，對她的影響是那麼的大。

宗三對這一點也感到放心，只要她能安心那種生活，這種女人絕對不會從那裏跑出來的，亦不是一個讓人覺得非常困擾的女人。

同時不同於一般年輕女孩子的是，她具有穩定性，知道應該如何而爲，雖然年歲在她的眼下鼻旁劃了幾道鬆懈的皺紋，跟去新瀉找丈夫的時候完全不同，但是現在的美奈子有中年人的成熟之美，好像成熟到快要爛透的果實般，有股吸引任何男人，不惜用暴力達到欲望的婦女特有媚力存在。

「你爲什麼一直看着人家的臉呢？」美奈子避開宗三的視線說着。

「太漂亮了，眞是百看不厭！」

「騙人！你一定認爲我已經老了！」

「那裏，妳好年輕啊！這件衣服很適合妳！」

「這一件嗎？」美奈子用手拉起胸前的衣服說：「我也覺得顏色和樣式有點年輕，但是經不起裁縫店老闆的煽動才做的。」

「嗯！這樣子很好看啊！」

「是嗎？謝謝你！」

「衣服雖然也很好看，但是這種打扮，看起來更新鮮！」

「你這麼說，我下次再去訂做幾套好了。」

「妳先生怎麼說？」

「喲！你在講什麼？」美奈子把眼睛張得大大的，作手勢要打宗三。

「你爲什麼要說這話呢？眞討厭！人家正在高興能早兩個月出來和你見面，你竟……」

「不是這樣子啦！我是說妳先生對妳在外停留兩夜會說些什麼？」宗三急中生智將他剛才的話題轉移。但是所轉移的問題也很重要。

「我跟他說要去姬路開同學會！」

「哦！妳好聰明！」

「討厭！爲什麼這樣說呢？」

「妳兩個鐘頭前就抵達這裏，那麼一定很早就從松山出來的吧！」

「對啊！早上四點半就起床，叫了計程車，到今沿搭六點半的渡船，到尾道市已是十點二十分了，船一路繞道行駛，所以很慢。從尾道市搭上十點五十分的快車，到達岡山車站時，差不多已經是十二點十分了，十二點半左右進來這裏！」美奈子一口氣講完，可以看得出她很早即已安排了這些行程了！

「噢！太辛苦了！我不知道妳四點半就起床了！現在是不是很累了？」

「不會。在這裏等候你的時候，我在沙發上小睡了一下，所以輕鬆些了！」

當美奈子要將嘴唇靠近宗三時，門被敲響，服務生送茶來。

宗三急忙將香煙叨在嘴上，拿出打火機，裝着要點火抽煙的樣子。

兩個人坐計程車繞了後樂園及岡山城，美奈子看起來神情愉快，但是對路上總有點擔心被路人認出來而小心避開的樣子。

「有認識的人嗎？」宗三問。

「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碰過，似曾相識，或許是偶而來店裏光顧的客人吧？我不記得，但顧客也許記得，而且我也常到街上或是參加一些聚會，所以很可能我不認識她們而她們認識我！」美奈子回答說。

美奈子爲此，露出憂慮之色。

「哎！眞煩心！這樣的話，我們到什麼地方都不能走在一起了！」宗三說。

「是嗎？我心理早已經有了準備，但還是會臨陣怯場這樣的話，除非去北海道，否則，心情是不會愉快、舒坦的。」

「北海道也會有松山或四國去的人啊！」宗三說。

當宗三聽到美奈子說她心裏早已經有準備了，心裏一怔，到底是怎樣的心裏準備？難道是離家出走？沒有問淸楚以前，宗三是不會放心的！

「剛才妳講什麼？說心裏有準備，到底是什麼準備？」宗三追問着美奈子。

「就是說跟你在一起，即使被人看到也是無法避免的心裏準備啊！」美奈子回答說。

「如果有人告訴妳丈夫，怎麼辦？」他很不放心地問道。

「傻瓜，沒有問題啦！人家也不曉得你是誰呀！即使跟我走在一起，只要說那是跟我有生意來往的人！不就得了嗎？我會好好應付的。」

美奈子的臉上盪漾着妖挑的表情。

宗三知道美奈子被年長她二十幾歲的丈夫所深深憐惜，而她則往往以任性的態度回報他。這種夫妻關係意味着什麼呢？既然丈夫不能給妻子在生理上獲得滿足，那麼只好容許妻子在家裏爲所欲爲以補償內心的愧疚。美奈子說能夠安撫丈夫，這使宗三甚感放心，這樣看，跟有夫之婦戀

愛，美奈子算是很安全的對象囉！

如果只單是蹓躂市內的話，時間綽綽有餘，所以宗三就提議要去牛窗。

「牛窗！是什麼地方呀？」美奈子問道。

「是奈良朝時代，一個很繁華風花場所的港口！」宗三答道。

「你對特別的地方有興趣？以前曾經去過嗎？」

「那附近的島嶼上，有繩文前期的貝塚。五、六年前曾經去過。那小城的丘陵上種有許多橄欖樹，很有南國的氣氛，在萬葉集短歌中很有名！」

「和你在一起，去那裏也可以啊！」

「但現在從這裏去，回來可能很晚了……！」

「那有什麼關係呢？反正要在這裏過夜！」

在就寢之前，繞一繞不知名的地方或許可以促進夜裏的快樂！

第二天早上，宗三被水聲吵醒。是美奈子在浴室裏洗澡。窗是關着，因爲床舖在很大的屏風旁，所以感覺有點暗，宗三伸手從桌上拿起手錶一看，都快要十點了。宗三保持仰臥的姿勢，抽着煙，有一種快樂的倦怠感充滿全身。昨晚經過一場肉搏大戰，睡着的時候，差不多是凌晨一點多的吧！

宗三想起美奈子在浴室內，進去一起洗，但不一會兒，水聲頓時停掉了，美奈子已經在擦乾身體。那是宗三比她丈夫更了解的身體。

美奈子往屏風裏探着，看到宗三正在抽煙，雙手壓着平鮹的胸前，說道：「醒了嗎？」在昏暗的房間裏，美奈子的白皙豐滿的胸脯，依稀可見，浴後的皮膚，格外醒目，滲透着一股濃濃的芳香，有點累的宗三，仍受到刺激，而覺得心中的熱情又像海浪般地澎湃衝動着。

宗三一個鯉魚翻身，跳起來去抓住美奈子。

「不行啦！服務生馬上就要來整理房間了！」美奈子說。

說着說着，美奈子的身體終於落壓在宗三的懷中，然後翻轉倒臥在宗三的身旁。

「到十一點以前，不會有任何人來的！」宗三回答說。

「身體沒有問題嗎？」美奈子撒嬌地。

從岡山的飯店出來，已經是晌午時分了。

「還早呢？到達尾道市只需要兩個小時吧！太早到達那邊會覺得無聊！」美奈子搭上計程車後，才這麼說，可是神情仍然生氣蓬勃，反觀宗三臉上卻殘留着慵懶。

「說得也是，那麼去倉敷看一看怎麼樣？」宗三說。

「是啊！明天很早就要從尾道市搭船回去了，希望跟你多走一走。」

於是吩咐司機改道往倉敷去。

「妳說明天一大早，那麼是幾點呢？」

「渡船六點十分從尾道出發，十點十分到達今治，然後搭計程車到達松山，差不多是十一點半！」

「要那麼早就回去嗎？」

「我對家裏的人說是那個時候回去！況且早點回去，比較有信用！」

宗三瞭解她的用心，由這件事看來，可以證明美奈子是一個足以令人放心的女人。

在倉敷，參觀民藝館。陳列在館內的橱窗內所擺示的各種和服的樣式，深深地吸引了美奈子，不由自主地佇足端詳了好久。因爲松山的店裏也有賣和服的配件。老店的老闆娘的氣派頓時充滿在她身上。

從倉敷到尾道市，不需要兩個鐘頭的車程。途中山的斜面及鐵路兩旁，盛開着紅杜鵑花，很是艷麗。

出了車站，他們叫了一部計程車。

「我們想去內海莊！」帶了帽子的司機，看了一看兩位客人的臉，很殷勤而親切地開了車門

說道：「好的。」

計程車走在狹窄的街路，稍微朝東走，下面很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座白色大橋的部份，聽說是最近才完成的，直通往向島的一端，上面車子往來穿梭着！

「這邊就是千光寺！」司機用手指向窗外左邊的地方，在房屋的後面，聳立着一高峻的斷崖。因爲宗三知道而不答話，司機祇好知趣地沉默下來。

計程車從山的盡頭轉入很狹長的路上，小店櫛比鱗次地排列在路兩旁，從路口右邊進入的車子，開始爬升在很陡峻的斜坡路上。

尾道市街頭，可從車窗外看到，蜿蜒在山下，海和向島可以清楚看出來，一路上時常遇到迎面而來的公共汽車或自用汽車。路是似乎延着山腰形成，所以風景的方向時常變換，茂盛的樹木在落日餘暉的映射下，引伸出一道道細密的斜影，當小島和海再次出現的時候，計程車就停在旅社的前面，內海莊是一幢三層樓橫線式設計的建築物。

「我們是從東京以電話預約的早川！」宗三說。

服務生對宗三鞠躬，反身提着行李，宗三付完車錢，計程車馬上開走。矮矮胖胖的服務生到櫃枱問明房間號碼，就帶領兩人到三樓靠近最右邊的一個房間。

房間是由一間十蓆和一間四蓆半榻榻米所組合而成的，給人很好的印象。從陽臺上可以看到

海及小島和街坊，一眼直望下去，左邊有一條大橋，氣勢非凡地延伸下去。

「要去今治的渡船是經過前面的海嗎？」宗三問憑立在身旁的美奈子。

平行相對的尾道和島嶼之間很窄，海看起來和河流一樣。

「不！是那邊！」美奈子指向右邊。「從這裏看不到！」

「那渡船呢？」宗三問說。

「現在被白色大樓所遮掩着的地方，囉！你看！」美奈子再次指着右下方。

「很想看一看渡船。」

「爲什麼？不是早上六點才要去的嗎？」

「不！是今天晚上啦！明天早上就不能那麼早來送妳了！只是想看一看到底是怎麼樣的地方，因爲妳要從那裏出發，坐四個小時以上的輪船。」

「好高興！如果你不累的話，吃完晚飯，我們可以散步去。」

「妳不累嗎？」宗三說。

「沒有問題……討厭！爲什麼用那種眼神看人呢？」

兩個人吃過全魚的晚餐後，就從玄關出去，在櫃枱的人，問說：

「要幫忙您們叫部計程車嗎？」

宗三說：「我們想不坐車子，用步行的方式走一走，與其搭計程車東繞繞、西繞繞，不如走路有趣些！」

剛才宗三往下俯望的時候，看到山脊的斜面有一條直直的路，兩邊有一層層的梯田和樹木。小徑斷斷續續有石階，民房隱約地展現着。

從陽臺往左邊看，有一座山的盡頭突出來，小路盤旋在山腰，山下有一斷崖覆蓋着茂盛的竹林。

旅舍的職員引他們兩人走出門口，到下山的路口處。山勢危殆，美奈子有點害怕，發出顫抖的驚叫聲。外面的燈火、照耀着幾乎是垂直的路面。

第六章 內海莊的夜

坡道的斜度差不多有四十五度！站在上面看下去，那一條白色的路，陡得幾乎使人看成垂直的。

「我怕！」美奈子把腳豎起來。

「別怕！我牽着妳的手。」宗三斜着身子伸出手要牽美奈子。

「我不要！」

「跟您說沒有問題嘛！」

「我有懼高症！站在這種地方，有快要昏倒的感覺！」

「妳不要往下看，妳只要注意腳底就行了，下來！下來吧！」

被宗三用手支撐着，美奈子好不容易才挪動腳步。

或許路是含有山斜面的紅土的關係，所以用厚厚的水泥覆蓋着。

因爲沒有刻度和石級，所以連宗三的脚都要站不穩，而有要滑倒的感覺。一旦滑落下去，後腦着地，可能會一直滾落到地面。路的寬度僅能容納兩個人走，所以顯得更險峻、陡峭，而且疏落的路燈、間隔很遠，附近是一片黑暗，讓人十分不安。只有在遠方島嶼上的燈火才是漂亮而可愛的。

「早知道是這樣子！坐計程車繞道也沒有關係，比起走路反而好些！」美奈子說。

走不到十步，美奈子開始有點後悔。

「反正來到這裏了嘛！沒有法子了，同時已經跟旅社的人講了要走下來，現在再走上去要他們叫計程車，實在不好意思！」宗三對遲疑而行的美奈子說。

「那麼不要到街上去，回到房間裏不就好了嗎？」

「不要講了啦！下去吧！」

「在這種地方跌倒，兩個人都受傷，是會鬧成新聞的！」

負傷的話，兩個人都回不了家，她會被先生知道，宗三亦是會被太太知道，情形實在有點不妙！——她說的是這種意思吧！

可是宗三覺得如果聽了這番話，再回頭會顯得自己沒有勇氣，不知道是不是會被美奈子認爲他很膽小呢？

「哈！到時候一不作，二不休我們兩人乾脆結婚算了！」宗三故意虛張聲勢地對美奈子說。

「哦！眞有勇氣！」美奈子細聲地笑道。

美奈子用力拉住宗三的雙手，尖尖的指甲擦割到宗三的手背。

再往下走了幾步，美奈子佇足不前地說：

「我好怕！我要脫鞋！」

於是就把上身靠在宗三的肩膀，揚起一隻腳脫鞋，如此才有點放心，腳步也比先前快了些，鞋子聲音消失，女人只穿絲襪的雙腳，啪！啪！直發出聲音，容易勾起男人的邪想。

宗三的鞋子，滑了兩次。

「我擋着你走好了！」美奈子說道。

此時她一手提鞋，一手牽着宗三的手，把自己的身體往後仰以保持下坡時的平衡。狹窄的下坡路好不容易變成石階，左邊有四、五間民房，似像廚房的窗口露出微光。

「住在這裏的人，光是上坡下坡就已經覺得很累了吧！」宗三說。

「但是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住在什麼地方都高興呀！」

美奈子說。

美奈子的口氣一如年輕女孩子，大概不是眞心話吧！在旅途中，可能容易使女人陷於自我欺

褊的心態。

走一段石階後，接着又是一段沒有石階的水泥坡道，斜度比前面走過的更爲陡峻。

「哇！太離譜了！危險！妳還是把手放了！」宗三說。

「那你也脫鞋怎麼樣！」美奈子說。

「我知道了，反正妳把手放開較安全！」宗三放開美奈子的手，但因斜度直峭的關係，上身有搖搖欲向前衝的感覺，所以趕快蹲下來抓住路旁的草木。

「囉！你看？跟你說脫鞋比較好你偏不相信！」美奈子說。

「也不見得啊！襪子會沾染泥土！」宗三說。

「等到了街道買新襪子就好了嘛！我也要脫啊！」

「沒關係，慢慢走下來就好！」宗三稍彎着腰，美奈子從後面跟着下來。沿途的樹枝從路的兩旁伸過來，遮住外面的燈光。來到山下，在黑暗中，美奈子敲宗三的背部，宗三轉頭一看，美奈子仰起頭，宗三站穩之後，立即擁吻她。

「還是不搭計程車下來比較好，否則就沒有這樣的氣氛啊！」美奈子說。

在山麓下，有小孩子的聲音，兩個人又開始走路，狹長的、又直、又窄的路好不容易才走到了盡頭，原來仍是屬於寺廟的範圍，小孩子們就在那裏玩耍。

尾道市的商店街，在公共汽車和貨車行駛的國道上的背面，美奈子到達的時候仍然穿着帶有泥土的絲襪，她說：很不舒服，所以趕快找家百貨行。

宗三趁着美奈子在百貨行換買絲襪的時候，在店前踱來踱去。有屋頂的商店街，燈火明亮，陳列一些漂亮的商品供人參觀，宗三逛了一下鐘錶店、照像機店、禮品店、土產店、百貨行等，然後再回到美奈子購買絲襪的百貨行來。

透過橱窗，美奈子背向着店面，正把裙子拉高，彎着身繫扣絲襪，宗三急忙將視線移開，但是一想到只剩下今晚一夜可以和美奈子相聚，心中覺得悵然。

美奈子從店裏走出來，說道：

「讓你久等了！換了襪子後很舒服！」說完用力將鞋子往地上踩了幾下。

「現在要去那裏呢？」美奈子說。

「渡船場！我想看一看明天早上妳要搭乘渡船的地方！」宗三說。

「好啊！」美奈子回答說。

宗三很想說能否多留一天，後天再走，但是終於沒有說出來。

商店街的盡頭就是廣場，車站在右邊，渡船場在左邊，建築物的上面，設有指示航線的廣告招牌。

走到裏面，左邊是渡船和遊覽船停靠的地方，往今治的輪船則停靠在右邊，裏面有類似車站內設置的店舖，昏暗的候船室，有一個年輕的女人坐在那裏看雜誌。通往船塢的路上，燈火閃爍着，但出入口的大門已經鎖上了。並沒有人看守。從海上傳來漁船引擎的聲音，宗三不經意地說：

「好冷清啊！」

美奈子說：「往今治的渡船，最晚的班次已經沒有了，可是開往其他島嶼的船隻還有！」

美奈子竚立在宗三的身旁，環視着四周。販賣部的婦人已經準備打烊了。

「嗚——嗚——」的汽笛聲，長長地響了兩次。

整個渡船場的輪渡停泊着，到處瀰漫一股淡淡的霧氣，宗三的眼前浮現明天一早急促走向船塢的美奈子身姿，因而挑起陣陣的哀愁情緒。

「我們去喝茶好嗎？」美奈子看起來並沒有像宗三的那一種傷離別情愫。

他們回到商店街，進去一家蠻乾淨的咖啡廳。裏面暗暗的，在旅途中喝咖啡也是蠻鮮的。看到當地的客人，感到自己是異鄉人，有旅行者的自由。

從咖啡廳出來，叫了一部計程車，告訴司機目的地，他當然知道內海莊。大橋在車鏡的正面被反射照耀出來。車子進入狹窄的街道，再轉入千光寺山的斜面一條很寬敞的路上，繞行而上。

往下看，向島的燈火依然可見。

「那條細坡路，雖然陡得嚇死人，但是走路比坐車來得快哪！」美奈子望了一望車窗外對宗三說。

司機聽到美奈子如此而言，就說：

「從內海莊旁邊的斜坡小路下到街上，是一條捷徑，但是太過陡峻，要上去是很辛苦的！」

宗三說：「爲什麼要建造這麼陡直的坡路呢？下來時是很危險的啊？」

司機說：「那是很久以前就造好路，後來把它用水泥舖蓋上去，頭一次來的人都會吃驚！要是把它弄成波浪型，陡度當然可以緩和，但那樣就不成爲捷徑了！」

司機好像很喜歡說話的樣子，問道：

「兩位是從東京來的嗎？」

宗三不答話，緊閉着嘴。

車子頓時在山的背面行走了，等再次看到海和內海莊的屋頂時候，它很快地降低速度。旅社的年輕女服務生站在路旁，走近司機說：

「回程時順便將我們的客人送到福山吧！」

不遠的臺地上，有家標示「汐見山莊」的旅館，車子在走着它的背面。

「那一家也是很好的旅社啊！正和內海莊是斜對面，但是內海莊歷史比較悠久，所以生意也比較好！」司機將車子靠近內海莊的玄關，一面說着。

有兩個服務生出來迎接他們！

上了玄關，朝向旅社內走進去時，值班的服務生出來告訴他們有關房間的事：

「您們出去散步後，別館有房間空出來，不知道您們願不願意換……！如果您願意去的話，可以搬進去！」

美奈子看了一看宗三。問：

「別館？」

「是的！在本館的右邊，是一幢獨立的小別墅，如果想看，我可以馬上帶路！」

「那麼看一看吧！」

宗三看得出美奈子一聽到獨門獨院的別墅，有些被誘惑住的樣子。

「是！如果您中意那邊的話，我馬上將這裏的行李搬過去。」

別館是從本館分出獨門獨院建築物，差不多有五幢，每一幢之間都用很高的竹籬笆隔離着，可以遮住別人的視線，裏面是以十席、六席、三席的榻榻米加上浴室和類似廚房的設置所組合而成的。最裏面的是十席房間，正面臨着海，透過廣大的洋臺玻璃，可以看到對面的島嶼和街上的

燈火。

「這裏可以作爲一個小家庭的住宅。」美奈子說。

美奈子很滿足那小小厨房的設備。寢室裏，兩床舖蓋已緊密地靠着，在朦朧的光線裏，牆壁掛有一幅字畫，美奈子環顧裏面，轉身打開玄關旁邊的三蓆榻榻米房間向外眺望，叫道：

「宗三！你來一下吧！」

「你看那不是剛才服務生攔車的旅館嗎？」

宗三仔細一看，那對面的地方可以看見「汐見山莊」的霓虹燈，是一座黑黑森森的大建築物，從一些窗戶露出來的燈火點綴其間。因爲在臺地的上面，所以從這裏覺得很高。

「哦！我們這邊就是它的背面！」

「喔！是啊！」美奈子說。

從海的那邊，傳來陣陣笛聲，美奈子關上窗戶。宗三脫掉西裝，進入浴室洗澡。別館的浴室比本館的大。眞的，就如美奈子所講的，別館這個地方可作爲組成小家庭的住所。宗三浸在浴缸裏，而後美奈子也進來了。她的體態顯然比十四年前豐腴，那雙大腿已經失去了少女特有的張力，但卻含有一般豐饒的成熟感。美奈子把熱水潑到自己圓圓的肩膀上，很大方地跨進去浴缸，當身體全部浸進去的時候，溢出陣陣的熱水，美奈子見狀，立即露出上半身。

「妳更豐滿了。」宗三有感地說。

「眞討厭！」美奈子皺着眉。

「眞難爲情，你先出去吧！」美奈子以蹲站着的姿勢，用毛巾掩着胸部說。

「在水上溫泉時，熱水不會溢出這麼多。啊，妳看胸部也比以前豐滿多了！」宗三說。

「你在挖苦我吧！」美奈子說。

宗三從浴缸出來洗臉。美奈子也跟着出來，用小臉盆盛冷熱水說：

「我幫你洗，來！你轉向那邊！」

美奈子將毛巾鋪在自己膝蓋上，然後塗了塗肥皂，用一手抓着宗三肩膀，另一手替宗三刷背，偶而從浴缸槽裏盛水往宗三的身上沖。

「喂！換右邊的那隻手！」

「不用了啦！剩下的我自己來！」

「不行！你是懶蟲！」美奈子轉個方向，抓住宗三的右手，連手指亦洗乾淨了，然後乾淨俐落地換了左手，這種無微不至的關照使宗三產生自己的年紀比她更年輕的錯覺，可能美奈子亦有同樣的心情，好像在享受這種氣氛。

宗三想要問她說：「對妳丈夫也是如此嗎？」但是沒有說出來，因爲怕破壞氣氛——何況宗

三想美奈子也不會對大她二十歲的先生那麼體貼的。

「好乖呀。」美奈了說。

「嗯！」

「很舒服吧！」

「嗯！當然！」

「接下來是胸部和肚子，然後就是脚！」

「好了啦！饒了我吧！」

「不行！不行！要統統洗乾淨！」美奈子繞過了宗三的背後。

接着從宗三的兩邊腋下開始洗到胸部。

宗三將兩膝合住，美奈子停住雙手，宗三覺得脖子下面有點癢。

「哈！不要這樣嘛！不要在那個地方……」但是美奈子的臉沒有馬上離開那個地方。

「宗三！」美奈子嬌嗔嗔地叫——

「……」

過了不久，美奈子又說：「我很想跟你再過一夜！」

宗三沒有馬上答覆。

美奈子又說：「好不好？」這一次是用比他年輕的姿態，撒嬌地問着宗三。

「但是松山那邊沒有問題嗎？」宗三雖然意識到危險，說出口的卻是同意的口吻。

「嗯，沒有關係，我會想辦法的！」美奈子說。

她的回答仍帶有一股足以讓她先生信服的信心。

第七章 依依不捨

宗三，被「唰！唰！」的聲音吵醒，美奈子不在隔壁的床舖裏，向後一看，原來她背向床舖站在陽臺上，厚厚的窗簾拉開了一半，剛才的聲音原來是她拉開窗簾發出的聲音。早晨的陽光透過玻璃門的縫隙射了進來，宗三扒在床上，拿起床几旁的煙灰缸，放在手邊，順便看錶，時刻已是六點二十分，美奈子聽到宗三點火柴的聲音，回頭一看，說：「哦！你醒了。」因背光的關係，臉部顯得很灰暗。

「妳這麼早起！」宗三說。

「嗯！」美奈子又轉過頭看着前方。

宗三挺着雙肘，抽一下煙。

汽笛聲拉了很長，激起宗三聯想到某件事情，於是從舖蓋裏爬了出來。站在美奈子的背後，透過玻璃門看了出來，從一大片白茫茫的煙霧中，呈現出向島的灰色影子，只有島上的山頭略呈

黑色。

「唉！霧這麼濃！這裏是不是經常這樣？」宗三一邊看到美奈子縮着脖子，一邊說。

「偶而會，平常不是這樣的。松山附近的海面也是如此。」美奈子回答。

在霧中傳來起重機的聲音。

「剛才的汽笛聲是開往今治的渡船的聲音嗎？」宗三問道。

「可能是！」美奈子回答說。

因爲從時間上來判斷，應該是如此，所以宗三連忙從床上爬起來。他惦記着開往今治的六點十分的這班渡船。

長長的汽笛聲再一次從霧中傳來。

笛聲發出的地方，愈發覺得遙遠。當然已經沒有看到船影了，但是本來應該坐在那船艙的美奈子的姿影浮在眼前。

宗三很能瞭解，此時此刻往外看的美奈子的心情，畢竟松山丈夫的事，她會惦念着，雖然嘴上很硬，但是心裏也難免有愧疚感的。對再住一夜的事，可能很擔心，如果現在已經搭上在霧裏的海上前進的那艘船的話，或許比較容易對丈夫交待得過去。和情夫留連此地不歸，可能要花費一番口舌對年長自己二十幾歲的丈夫解釋，這種自我苛責和不安，使得美奈子在輪船開出的時

間，佇立窗邊盼望着大海。

美奈子的表情也有些空洞惘然。宗三覺得她是把後悔寄託於沒有影子了的輪渡上。

「妳現在是不是在想，還是搭早上那班渡船回去來得好吧！」宗三說。

「不會的，再留一天也沒有什麼關係！」美奈子稍微搖頭說道。

「眞的嗎？」宗三狐疑地說。

「眞的啊！因爲是我講出來的嘛！」美奈子說。

「但是妳已經在後悔吧！」宗三說。

「傻瓜！如果這麼一點事就後悔的話，我就不會來到這裏和你見面的！」美奈子說。

宗三想：一半是不願在男人面前認輸。既然她留下來了……於是把手放在美奈子的肩膀上，一手拉上窗簾，於是濃霧消失了。濃蜜的夜晚回到他們的寢室。

「哦！好冷。」宗三蓋上棉被。拉開了美奈子胸前的手，把自己的胸脯緊貼在那裏。宗三，於是沐浴在瀰滿了女人體味的曖窩裏。美奈子的髮夾從枕上滑落。

美奈子站起來撿髮夾，釵在髮髻間，進入了浴室。浴室傳來放水的聲音。

「準備好了！」美奈子說。

宗三叨了一根煙，進入浴缸，靠近美奈子，但是對於美奈子白白的肩膀，圓圓的胸部，興趣

大減。

「男人都是這樣子嗎？」美奈子凝視宗三問道。使盡了力量散發熱情之後，背向美奈子，俾然入睡的宗三，美奈子不止一次地抱怨過。

宗三曾聽美奈子對他說起和超過六十幾歲丈夫的性生活。那是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對於丈夫的焦燥，有時在心裏嘲笑，有時覺得很悲哀。一開始還想努力激發他，結果只有使自己更深體會，那根本是浪費，後來身心都冷漠。

這個女人亦曾經跟哥哥渡過一陣短暫的婚姻生活，但那時候美奈子的身體還是未開之花，何況哥哥在外面另有女人，哥哥亦没有很體貼妻子，夫妻關係爲時很短。現在的美奈子亦不曾對宗三探聽壽夫的消息，宗三也没有告訴她。

在美奈子的心田中，宗三是她的第一個男人，現在也是。六十一歲的丈夫不能說是男人，她的充實再生是在銀座再會宗三後所給予的，而由宗三繼續着，也可以說宗三才是實際上的丈夫，因此她對宗三積極的需求，有不滿亦會露骨地說出來。

「我不想回松山！」美奈子從宗三身上將視線移開，望着窗戶。

浴室的陽光洩進了晨光，似乎掃開了漸漸稀疏的晨霧。

不想回松山，當然不是說永遠的意思，而是希望延長和宗三相處的時間吧！過去每三個月見

一次面，這次則因才相隔一個月就見到面，造成美奈子得寸進尺的心態，使她漸漸失去了分寸——宗三是這麼認爲的。

宗三有事情，必須在今日趕回東京。因爲後天的上午十一點學校有考古學系的會議，在會議中宗三要發表他的研究報告。系主任是要求嚴格的人，缺席的話就很麻煩，如果破壞了印象，對宗三以後的升遷與前途有影響，宗三本來就安排用明天的時間將未完全的部份整理出來。因此宗三想今晚若和美奈子再住在這裏的話，也可以明天淸晨搭早班火車回東京，但是總覺得時間太少。因爲坐長時間的火車會疲倦，回去以後，也無法馬上進入狀況，研究報告可能會有疏忽之處。最理想的是照預定今天回去，但另一方面對於再和美奈子過一晚也很依戀，而且想到美奈子的心情，他很難說出決定今天務必回去的話。想到工作就很想今天回去，但想到美奈子的心情，卻又希望再陪她一天，宗三是如此地徬徨不定。

不管如何，通知旅社叫一部計程車到車站，假如要住下來，今夜也可能會在其他的地方，所以行李也帶出去。

進入車站後，在候車室看到壁上的地圖，如果沿山陽線只有岡山或廣島方面可去，但是廣島，兩個人以前已經去過。在北方靠近中國山脈的地方，好像有很好的去處，但是美奈子要搭明天早上六點十分的渡船，就來不及了，而且宗三的心情還是猶豫不定。

美奈子看一看地圖對宗三說：

「鞆離這裏很近嗎？我還沒有去過，很想去看看！」

這是很好的提議，「鞆」這個地方，離福山亦很近，宗三也不知道有這個地方。正好五分鐘後有一普通列車進站開往鞆，所以趕快購票搭乘。到福山只需要十五分鐘，車上連講話時間亦没有。下車後走出福山車站前，有等候乘客的計程車招攬客人。

宗三問司機：「到渡船場需要多少時間！」

「差不多二十分鐘！」司機說。

「到仙醉島的輪渡時間需要多久！」宗三問。

「不到十分鐘！」司機回答說。

「要觀光仙醉島，需要多少時間！」

「如果繞島一週的話，需要一個鐘頭，如果不這樣的話，二、三十分鐘就可以了。」司機說。

離開福山，一直沿河流的路行駛着，到達「鞆」的海岸，可以看到三、四座大小島嶼，在鎮上的入口處附近，有許多製鋼鐵廠。

進入小小的渡船場，對面仙醉島，有座高山聳立着，海岸有旅館的建築物，旁邊有一座小

島，島上有一小小的神廟，海上波平無浪。

「你一直都在詢問司機有關島上觀光的時間，是否打算今天回東京！」美奈子在等船的時間這麼問他。

「我正在想，不知要怎麼辦才好！」宗三說。

「我不要！再住一夜吧！」美奈子說。

「如果東京沒有事情等我的話，就沒有關係！但是後天學會的會議中，我需要發表研究報告。因爲研究報告還有尙未完成的部份，所以我很想回去，如果沒有這種事情，我也很想在一起多待幾天！」宗三說。

美奈子木然不答，一方面好像瞭解他的立場，一方面好像對他有所不滿。

小輪船到達了，只有這麼一艘船在往來穿梭接送客人而已。一齊坐進去的，有三對年輕男女的旅行者，另外有十來個當地人。過了狹狹的海道，可以看見島上的船塢，正有學生團體在等候着，騷動而迫不及待地要擠向停泊的小船，指導老師對從船上出來的宗三和美奈子投以一瞥，因爲，中學的教師中，亦有人在研究考古學，因此宗三不自覺地將臉轉開。

走在海岸狹長的觀光道路上，穿過小小的洞穴，又走過宏偉的旅社建築物，就來到沙地的廣場上。廣場的那邊，山腳岸場延長直落到海岸，山上有路可行，宗三走到那裏一看。未時看過告

示牌寫着島上有七湖絕景和八洞窟的奇岩珍穴並說繞島一週需要一個鐘頭。再直走到岩場的行人道，只覺得沿着岩石斷崖忽起忽落，走在下坡的彎道上，步履不穩，一不小心，則有墜落斷崖之處。崖下，有人坐在岩石上面垂釣着。

來到彎角時，馬路上變成沿繞着山腰而下，下面就是波浪拍岸的斷崖。有三個男人走在那邊山腰的道路上，同船而來的男女觀光客，是否因爲女的趕不上而沒有來到這裏。

宗三和美奈子帶着行李來到這裏，就停下來，平排坐在岩石上。大海是非常的遼濶，卻不見有任何的船影。

「無論是昨天或今天，我們似乎都和崎嶇難行的路，結下不解之緣！」美奈子對着正要拿起香煙抽的宗三說。

宗三也想到在觀光寺內海莊欲下尾道市街頭的坡路。但是美奈子所說的可能不是指此事吧！或許險路的意思，亦是隱含着兩人之間關係有危險性存在。

「的確！」宗三拿出打火機這麼回答說。

美奈子一直看着宗三的側面，然後把宗三嘴上的香煙抽拿下來，很快地看了一看周圍，將嘴唇靠近宗三，宗三深深地吻了美奈子一下。

「宗三，不曉得我們會變成怎麼樣？」美奈子看了看大海說。

「也不怎麼樣啊！哎，就是這樣吧！」宗三說。

宗三有點難以揣摩美奈子的心理，美奈子似乎很怕被丈夫發現，心中不安而有惶恐的神情，也好像是在關心兩個人的前途，如果是後者的話，宗三心想就不能不謹愼地答話了。

「我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我也是一樣啊！可是……，」

「眞的嗎？」美奈子說。

「心情是如此，可是……」

「可是我有家庭啊！你是不是要這麼說？還有，我也是有家庭呀！」美奈子有點激動地說。

「是啊！」

「我知道！……我在想我可以從松山的家庭跑出來！」

宗三聽了這話，嚇了一跳，凝視側面的美奈子。

她並沒有開玩笑的表情，她把視線投向大海，海的那邊正是四國的松山。

宗三並不相信美奈子的話，即使對丈夫有不滿，但是她的生活是安泰的，不愁吃不愁穿，作爲老店的老闆娘，集當地人的尊敬於一身，丈夫也是容許她的奢侈，是太太，亦是老店舖的女主人，這是快要進入中年的美奈子自己最瞭解的。她並沒有拋棄那個家的理由，剛才的話，可能是

女人在情人面前的情緒表現吧！雖然很認眞地在說，但那也只是熱情奔放時的囈語而已，宗三是這麼認爲的。

「如果我從松山的家裏出來，怎麼辦？」美奈子這麼問他。這個時候，她的眼神含有惡作劇的味道。

「嗯！這樣子的話，恐怕我會很爲難的喔！」宗三說。

「若是這樣，你眞的很爲難嗎？」美奈子的眼神突然變得很強硬。

「妳忽然逃了出來，當然會困擾、爲難啊！」宗三趕快辯解地回答。

他覺得美奈子好像在責怪他不負責任的態度。

「但是你在尾道的坡道路上，不是講過嗎？我問你說，如果萬一兩個人都跌倒受了傷怎麼辦？你說『乾脆結合算了』啊！你是這麼說的啊！」美奈子說。

「講是可能講過……」

「不是可能！是確確實實講過！」美奈子強調着。

「那是說如果受傷，在已經無法隱瞞人家的時候啊！普通的場合下，爲什麼要自找麻煩？」宗三回答說。

「保持這種狀況，亦不是說就能保證沒有事，也許有一天演變成在別人面前也無法辯解的地

步啊！」

「不要嚇我好不好！」

「我是在講實話！你要有這種覺悟，不要事到臨頭而手足無措才好！」

宗三對這件事，他心裏也不無或許有這麼一天的想法，但是卻沒有料到最壞的事，會這麼快地來臨，理由之一，他認爲美奈子很有分寸，另外的理由是，每三個月才相會一次，所以不用擔心會被人家知道，假如有什麼破綻，也是應該很久以後才會發生的事！

「我不要到那麼悽慘的情況時，才從松山的家裏逃了出來，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我覺得很慚愧！」美奈子輕輕嘆了一口氣說。

「現在講這些話，也沒有用啊！」

「那晚在那坡道上，我脫下鞋子了，你也脫下吧？」

「那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兩個人都脫掉鞋子打赤腳……」。

「妳那麼講就奇怪了！那時候是因爲妳說怕跌倒才脫掉鞋子，而妳怕我從坡道滑下去，用手擋住我的身體，妳不是說要支撐我嗎？」

「不管如何？你也是把鞋子以及一切裝飾的東西統統拿掉了嗎？」

「哦！那是萬一的時候，但何必故意這麼做？」

「啊！我已經累了！」美奈子輕搖頭說。

那邊的岩石上，有漁夫拿着釣竿行走的影子。

「我不想在松山的家再忍耐下去了！」

「……」

「你可能想，要在家裏好好的忍耐，才不會有經濟上的問題，但不是這樣的，在那黑暗的家庭裏侍候沒有一點感情的丈夫，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過去是三個月和你相處，雖是我唯一的幸福，但是三個月一次我已經不能忍耐了。我的身體已經過不了沒有你的生活了！」美奈子拉起宗三的手，用雙手緊緊地握着。「宗三！我不曉什麼時候會從松山的家裏跑出來喲！」

那種口氣很激烈，宗三被壓抑着，一時講不出勸慰的話。

「但是我不會讓你有經濟上的負擔，這一點請你放心！」

漁船馬達的聲音，從岩石的背後出現，那漁船上有一對男女，漁船就在附近航行。

第八章 破 綻

美奈子很想再過一夜，但是宗三則很想立刻離開仁醉島，回到福山然後搭計程車至尾道，這樣的話，就可以來得及趕上今天下午去今治的渡輪，然後搭乘三點或四點，從尾道開出的船，到今治不過是晚上七、八點，那麼美奈子也能夠在今天以前回到松山的家裏。上午才出發雖然比較晚了一些，但總比明天回去來得好，他是想這樣地勸服美奈子。

對自己來說，把美奈子送到尾道之後，搭快車到大阪而從伊丹乘飛機，也是今天就可以到家裏。如此的話，今天晚上亦就可以着手寫未完成的研究報告，這樣的打算對雙方都有好處，他是計劃如此說服美奈子，因此當美奈子說要再過一夜的時候，他就按心中所想的告訴美奈子。

「我不要啦！我不要這樣子就回松山！再過一夜吧！」美奈子堅持着。

那對男女的漁船，發出悠悠的馬達聲，漸行漸遠。

「啊！這樣是很困擾的！」宗三的聲調軟弱無力，他內心也是想和她再過一夜，所以一直猶

豫不決。

「再過一夜嘛，又不是可以常常見面！」美奈子似乎看透了宗三的心，用眼睛斜覷着宗三，嬌嗲地說。

「我知道，可是我還是覺得今天回去才不會有問題！」

「我不要，你一直這麼說，我就不回松山了。」

「那是蠻幹啊！」他以爲是在開玩笑的。

美奈子的眼神馬上變得很強硬。

「你以爲我在騙你嗎？我是認眞的，有一天，我會從松山的家裏跑出來！」美奈子似乎要他重新覺悟一般，用強硬的口氣答着。

「你突然這麼說，實在令我很困擾啊！」宗三慌張地說。

「是啊！那是需要有心理準備，我也知道的！但是你如果不再跟我過一夜的話，不曉得我會變成怎麼樣啊！這不是在威脅你，我眞的這麼想！」美奈子的情感變得歇斯底里的樣子，宗三有點害怕。

他的心情並不是不能了解的，剛才她說「我的身體已經過不了沒有你的生活了！」她一直嘍着不想回去松山；道理在這裏。

「但是到了明天能不能一早就走，還是個問題，如果再拖下去，妳或許有辦法應付你丈夫，可是我有重要的論文待寫，明天回得晚的話，根本沒有時間做啊！」

宗三極力爭取早點回去。研究報告的事實在很令宗三擔心，但是到了萬一的時候，就是明天晚上也可以通宵熬夜，所剩下的部份，可以在大後天早上早一點起來完成，如此勉強趕得上開會，可是這樣做實在太勉強了，但是如果不能避免的話就只好這樣了！

美奈子沉思片刻，突然地說：

「喔！我想到很好的主意！」聲音馬上變得很開朗。

「什麼事？」宗三心理很怕她又要說出什麼難題。

「明天早上，我搭飛機回松山，你也搭飛機回東京吧！這樣的話，在中午就可以回家，那麼你就有充分的時間寫研究了！」

「飛機！都麼現在就要去大阪嗎？」

「是啊！而今夜在京都或大阪過夜就可以了。記得從大阪有飛機中午到達松山，從大阪來的人搭這一班，所以我才知道。從伊丹出發是十一點，差不多花一個鐘頭左右，中午就可以回到家裏，也就沒有什麼好掛慮的了，雖然慢了一天，但是可以交待得過去！」美奈子說。

「說的也是！」宗三說。

「這樣子，你也可以很早回到東京，從伊丹的話，有日航，全日空的班次也很密！」

宗三不經意地微笑了。要配合飛機起飛的時間，美奈子亦不會再作種種的藉口挽留他吧！

「但是從這裏到大阪，搭火車覺得沒有太大的興趣，從福山搭快車可能也需要四個小時吧！」宗三雖然心理贊同剛才的建議，但表面上仍然有些反對；可是美奈子已經看透了他的心理，所以也不理他！

「四個小時又怎麼樣呢？我從尾道搭輪渡的話，也是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啊！」美奈子說。

「……」

「很好的主意吧，又能和你再過一夜，搭渡輪要四個鐘頭的地方，飛機只需要一個鐘頭，就直接到松山了……好高興啊！」美奈子說着，很興奮地用力握緊宗三的手。

「啊！眞拿妳没辦法，那麼就這樣決定吧！」

「哼！你自己心裏還不是高興這樣子做嗎？」

從福山搭兩點的快車。主意確定後，美奈子顯得非常有活力，中午在仁醉島的旅館餐廳，美奈子情緒愉快地和宗三共進午餐。

宗三心想只是延長一夜，因爲過去是每三個月見一次面。說來也難怪，她有無限依戀，但是在東京見面的時候，卻未曾如此，這可能因爲因工作而上東京，使她做自我約束，不敢超出範

圍。可是本來是每三個月一次規律性的幽會，這一次卻臨時提早，那麼可能就是這種變化才使得美奈子的心理發生動搖，使她體會到三個月是多麼漫長的一段時間。這也是導因於，美奈子這個成熟的肉體，已經上了「癮」，再也不能夠過沒有「男人」的生活。更使她覺得松山的家，縱然安定，但索然無味。

宗三原以爲美奈子，是一個比較有理性的女人，說到理性或許應該說成中年女人的理智才恰當，她應該不會拋棄現在安穩的經濟生活，而從那温暖的窩跑出來，這簡直是自討苦吃，即使要和別的男人戀愛，也應該會應付得妥妥貼貼，毫無風波才對。但是現在的美奈子看起來只是一個普通的女人，讓慾火燒身，不計後果地顯露出一個女人精神錯亂的一面。

這是一個危險的女人，不能再和她作長久的交往，搞不好會被拖下水，說不定會因鬧醜聞而從學術界被放逐。本來是一個很有前途的青年學者，嫉妒的人也相當多，這些人正虎視眈眈地在找他的碴，況且學術界仍然要求學者必須在私生活上純潔檢點，不要惹事生非，鬧花邊新聞，至少在學術界站穩腳跟前，這是一定要做到的原則。

不管如何，今天暫且照美奈子所要求去做！等以後她或許會反省或是逐漸和她疏遠，或者是在下一次三個月後相見時，才跟她提出斷絕關係。而以現在的狀況，無論怎麼解釋說明，她是聽不進去的，何況自己對今夜的美奈子還有依戀，所以更不便講出什麼！

在座位上，美奈子明朗而活潑地說話，過不久，漸漸入睡，一副毫無煩惱的睡相，她好像沒有像口中所講那麼深刻的想法，她說「千光寺的坡道上，自己脫下鞋子，也要他脫鞋子，拿掉一切裝飾的東西，兩個人赤足而行！這種說法大概只是她的語言遊戲吧！——看樣子是沒有什麼問題吧！宗三想到曾經聽過美奈子的話，而感到好受威脅，又對於自己的膽小，也覺得非常地好笑。

六點半到達大阪，但是在那時候睡醒的美奈子，就提議說：

「今夜住京都吧！離伊丹很近，我好久沒有來京都了！」她一面說一面拿起粉盒來補粧。

「是嗎！」宗三本來要說：如果要住的話，就住在京都，但是臨時又把話吞下去。他想起搭新幹線來的時候，在餐車上碰到長谷澈一。現在在當新聞記者的長谷是他大學同校的同學，那時候長谷是爲了採訪而在京都下車的，他說要訪問三、四位畫家，說不定還在京都，新聞記者的工作性質必須四處走訪，難保不會在京都的哪個地方碰面，那時候要是被長谷看到他自己身旁帶個女人，如果再加上偶然跟他同住一個旅館的話，更不能下臺了！與長谷的關係並不是說很親密，何況他是一個喜歡說話的人，所以不知道會向人家吹噓宣揚些什麼。

「京都雖好，可是我已經來過好幾次了，所以我膩了，……今夜住有馬温泉如何！」宗三信口說出臨時想到的地方。

「有馬温泉？好啊我不曾去過，有這個機會，我當然很想去。」美奈子馬上贊同，看樣子有馬温泉是比京都更有吸引力。

「那裏離伊丹機場很近！」

「是啊！」美奈子微笑地點頭，把粉盒收進手提包裏，馬上抬起頭來說：

「對！對！今天就先去買好機票，你是往東京的還好，我往松山的飛機班次，常常客滿，何況上午十點的那班，特別擠！」

「哦！這樣子，明天去機場時才買的話，是不行的！」宗三說。

「到達大阪車站，就到車站裏面的全日空營業所吧！你的機票也一齊買啊！」美奈子說。

到達大阪車站，全日空營業所的店面大門已經關了，營業時間是到六點爲止，慢了十五分。

「沒有辦法，現在只好去機場買了，從伊丹的話，有馬也不遠啊！」宗三說。

「對啊！如果今天不先買機票的話，眞的很不放心！」最近從梅田到伊丹之間，有高速公路，所以搭計程車趕一點，差不多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至航空營業所前面時，宗三想要付車錢，卻發現自己沒有零錢。

「我來付車錢，你先去買機票！」美奈子說。

宗三將美奈子留在計程車內，自己先到航空營業所裏面。候機室裏的人很擁擠。

「有沒有明天上午十點左右往松山的機票？買一張！」宗三對承辦人員說。

承辦人員回頭往座位表一看，告訴他說：

「還剩下一張！」宗三大放其心。

「那再買一張往東京的。」宗三又說：「往東京的大概在十點半至十一點左右。」

「是的！」承辦人員回答說。

宗三把兩張購票申請單分別塡好，並且付了機票錢。往松山的申請表沒有塡上美奈子的名字，而是用假名、假地址，心想可能不會發生飛機事故吧！最好避免使用眞名，說不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破綻，凡事都要要顧慮萬全。美奈子還沒有出現，可能是付計程車費而稍微延遲了些，宗三把承辦員遞過來的機票，兩張疊在一起塞進上衣的口袋裏，朝向事務所大門走出時，有人向他大喊一聲：「喂！」原來是長谷澈一，正坐在候機室的椅子上，面朝向電視機，抬起那胖胖的臉，看著宗三。

宗三嚇了一跳，頓時傻住了。原先在車上顧慮着長谷，想不到竟會在這裏碰到，還好沒有讓他看到在櫃枱買兩張機票的情形，同時想到美奈子最好此時不要出現在這裏。

「你也要搭飛機回去嗎？幾點的！」長谷特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問說。

「嗯！明天！」宗三吞了一下口水回答說。

「明天！明天的話，用不着現在來買啊！你可以在飛機起飛前十分鐘來買啊！」長谷說。

長谷說得很大聲，宗三感到很困擾，而預感還是被料到。雖然沒有在京都街上或旅社碰到，但是仍逃不掉在這裏和他碰面。

「嗯！實在是這裏還有一點事情，順便來買的！」宗三想不到適當的藉口。

「哦！這樣子，今夜也大概住在這裏吧！不知道你住在那家旅社！」雖然長谷好意相問，但是宗三卻感覺有如被警察審問一般，很是不愉快。

「京都啦！」他本來想避免的地名，卻突然間脫口而出。

「京都嗎！我住在假日飯店，你呢？」

「嗯！還沒有決定！想現在去京都時決定。」

「哦！對！對！你到昨天還在大阪，學會的事情辦完了嗎？」長谷說。

「嗯！」

宗三碰到長谷感到很困擾，特別是怕美奈子不知情來到這裏和他講話，那時候該怎麼辦！如果他以『宗三！』或是『你！』這種親密的口吻叫着向他走來時，如此的話，長谷就會馬上知道他帶着女人。

宗三心裏很着急，想找一個藉口脫身。

「我拜訪了五、六位畫家，聽他們的話，光是要說捧場話，就已經感到很累了，要是學會的話，就不必操這種心了！」

「不！有些教授和知名的學者，也不是那麼輕鬆的啊！」宗三因爲話題的發展，給人的感覺是已經出席過學會會議的樣子。不管如何，很想擺脫長谷，但是不能讓他看到自己坐立不安的表情，所以強加忍耐，而且這樣子和長谷講話，美奈子也會看到而躲藏起來的。

忽然長谷的視線往宗三身旁一看，好像發現什麼稀奇的東西，眼光變得很亮。

「喂！妳不是伊矛屋的老闆娘嗎？」長谷說。

『伊矛屋』是美奈子百貨行的店名，宗三嚇了一大跳，原來美奈子已經站在身旁了！

「啊！」美奈子只應了一下而不答話，過了一會兒又說：

「哦！久違了！」這樣子隱瞞她驚訝的聲音。她祇好和長谷虛僞地寒喧着。

長谷笑臉凝視着美奈子。

宗三此時才發現長谷認識美奈子，長谷叫她是伊矛屋的老闆娘，所以就是知道她是松山百貨行的太太。果然美奈子是在不知情而靠近宗三身旁被長谷看到，宗三馬上知道事態嚴重，但是他心想如果一直站在這裏，長谷會爲他介紹美奈子，他就臨機應變地說：

「我趕時間，那麼我失陪了！」這麼一說，馬上離開，走過美奈子面前，連看一眼都不看。

「哦！這樣子嗎？那麼下一次再會吧！」

長谷狐疑的聲音從背後傳來。

走到機場外面的停車場，宗三心中忐忑難安，怎麼也料不到長谷和美奈子會認識。

美奈子還沒有出來，一定是還無法擺脫長谷吧！

——長谷是不是看出兩個人是一起的，宗三心想應該是不會的，他自己立即脫身，長谷應該不會注意到的。

第九章 漩渦

宗三不安地站在停車場前的一角。過了一會兒，美奈子氣喘喘地走到他身旁，看樣子她也是相當的慌張。

「趕快搭計程車走吧！有馬温泉或那個地方都没有關係！」

宗三當然也是這麼想，就從最前面的候客計程車裏面鑽進去，司機在剛才就從車窗外一直看着他們，跟司機講明目的地之後，車子跑了一大段路後，兩個人仍然講不出一句話來，好不容易宗三才開口說道：

「妳認識長谷澈一嗎？」

「那你是怎麼認識他的？」美奈子面色鐵青地問着。

「我和長谷是大學的同學！」

「我是差不多瞭解了，當我靠近你的時候，突然被長谷叫住，心臟就好像被人用力捏住一

般•你看我的心還是一直在砰砰地跳着！」美奈子用手貼在自己的胸前。

「長谷叫妳是伊矛屋的老闆娘？」

「對！長谷先生的家，是日本橋很舊而古老的百貨行，我去東京的時候，常常去他們那邊跟他父親談話，那個時候也曾經碰過長谷先生，而且他的父親很喜歡旅行，常來松山，所以和我先生很熟。」美奈子跟宗三說明他們的來龍去脈。

「哦！是這樣子！我並不知道長谷的家是在開百貨行。」宗三感覺到有一條看不到的線在牽引着他們。

從來也沒有去過長谷家玩，也不曾聽過他是在家做什麼的。

「長谷和他的父親，當然不知道妳曾經跟我哥哥結過婚的事情。」

「不可能知道，和長谷先生認識是在我成爲伊矛屋百貨行老闆娘以後的事。」

「實在是不可思議，世界也未免太狹窄了！」

只因爲來機場才被長谷看到，美奈子嘆息說：「我不來伊丹的機場就好了！」垂頭喪氣地往車窗外看，她連連嘆息，深深地陷入後悔裏。

但是那時候長谷是否識破了兩人的關係？宗三回想那時候的情況，跟長谷談話當中，美奈子從他的背後出現，正面的長谷很快就發現，跟她講話，而以後就是長谷和美奈子間的談話了。…

……只是這樣子，他就會認為我和美奈子是一起的嗎？在車站的候車室，站立等候着車子時，這是很可能發生的普通現象而已。

一如我不曉得長谷和美奈子間的關係一樣，長谷亦應該不曉得我和美奈子間的關係吧！在長谷來說，可能認爲他是偶然碰到兩個完全不相識的熟人而已，那時候幸好長谷沒有爲我介紹美奈子，當然我是在危險發生以前就抽身而出了。宗三似乎在檢討反省三十分鐘前的場面，而自己下了可以放心的結論。但是看美奈子的態度，驚魂未定，似乎是在很難堪的現場被熟人發現般。她一句話不哼地垂頭喪氣。

「不必那麼煩惱！」宗三怕被司機聽到，對美奈子細聲地分析解釋。

但是美奈子的情緒仍然沒有恢復。

「長谷先生一定看出我是和你在一起的！他回到東京一定會跟他父親以一種趣聞的方式，講得有聲有色，而長谷先生的父親也很喜歡講話，所以他來松山的時候，一定會跟我先生提起，甚至說不定馬上就會寫信給我先生！」美奈子用很悲哀的語氣說。美奈子好像很相信她自己的想法，不接受宗三的解釋。

「那是妳過份敏感吧！不會的。」宗三如此講。

如果繼續講下去，聲調自然會高吭起來，那麼就會被司機聽到，因此兩人靜下來。他想，到

旅館後才慢慢跟她說淸楚。因爲美奈子不講話，所以宗三一直抽着香煙，爲了不讓這種尷尬的氣氛被司機感覺出來，就從司機背後跟司機搭訕起來。

「大阪的景氣怎麼樣？」宗三說。

「……」

「經濟的好壞是否會馬上影響到計程車這種行業的生意？」

「……」

司機用很低沉的聲音回答，宗三没有聽到。

「到機場的客人，至大阪或東京的那一邊比較多？」

「……」

這次回答的聲音亦没有聽到。心想偶而會搭上怪里怪氣的司機所開的車子，但是這個司機大概也感覺到客人尷尬的氣氛，而回答並不怎麼開朗，宗三再抽上一根香煙，到進山的收費站的入口處時候，司機用很高的聲音問宗三說：

「不知道是有馬的那一家旅館？」

宗三亦不曉得有馬有那些旅館，於是說：

「把我們載到設備差不多的旅館！」

計程車將他們載到離有馬温泉街道很遠的地方，環境很清靜，這家旅館叫「明月莊」。司機帶他們到這麼幽靜的旅館，可見他是善解人意的。三層樓建築的明月莊，朝南，座落於溪谷上，從他們的房間越過溪谷，可以望見六角山的背面。

如果平常的話，美奈子就會站在窗邊，欣賞四周圍的風景，現在似乎沒有這種閒情逸緻了，美奈子坐在房間的榻榻米上，好像整個人都快要崩潰似的。

「妳還是在煩惱碰到長谷的事情嗎？」宗三看到美奈子執拗難堪的樣子，有點不愉快地問道。

首先如果按照計劃從尾道直接回四國的話，就不會發生什麼，就是因爲她一再一夜接一夜的要求，甚至提出利用飛機的好主意，這些還不都是她自己做出來的事嗎？所以才會變成碰到長谷的這種場面，而且一再跟她說長谷沒有看出他們的關係，她卻頑固地相信自己的錯覺獨自地煩惱着，默不作聲，連連嘆息。

「跟妳說沒有問題，妳卻一直在煩惱，長谷並非很謹愼小心的人，那個傢伙的個性，我最瞭解！」宗三說。

「學生時代的長谷和現在的長谷不同呀！我比較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美奈子視線向下地對宗三說。

「瞭解又怎麼樣！」

「你不曉得，你跑掉以後，長谷先生一直看着你的背影，對我投以一種曖昧的微笑，那種表情好像在說「原來如此」的樣子！」

宗三聽到這句話，心中驚愕一下，但是馬上似乎在安慰自己地說：

「那是妳的錯覺，長谷可能是因爲我離開他，接下來就是要好好和妳談才會向妳微笑的嘛！這是人之常情。」

「你不曉得，才說這種話。我因事前不知道長谷先生在那裏，所以才從背後靠近你，想跟你說話，但是卻給長谷先生叫出店名，我嚇了一大跳，我那種驚愕慌張的神情，無法隱瞞別人的，因爲自己也感到臉上的血色全失，長谷先生看到我臉色上青白，一定可以判斷事情的原委。」

美奈子好像在嘲笑宗三的天眞，一口氣講完。

她如此很自信地跟宗三說，宗三也不知不覺地動搖起來了，一霎那間如一陣冷風吹進他的心裏，「假如長谷看穿了我們之間的事，他也不可能隨便地跟他父親提出，這和別的事情不一樣呀！」

「會的！會的！」美奈子斬釘截鐵似地說：「你不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這個人的好奇心很強，而且他的個性，任何話都藏不住，我曾經在長谷先生的店中，無意間問問他有關某人的情

形，他卻滔滔不絕地對我說長道短、評述某人的近況！」

「……」宗三無言以對。

「長谷先生的父親和我先生是朋友，所以他父親一定會將這種來自兒子口中的消息告訴我先生。他亦很好管閒事，說不定今夜就會打電話去松山！」

「會嗎？」

「你什麼都不曉得，所以才會有一副悠閑無事的樣子，因爲我瞭解長谷先生父子的個性。」

美奈子覺得宗三好像一個不值得一談的人而將頭灑向一邊。

聽她這麼說，宗三也不能從正面去反駁，和長谷認識是以前的事，並不瞭解他現在個性的變化如何，何況也不會跟他父親碰過面！

但是以常情來說，不可能如美奈子所說的一樣，那是美奈子過份敏感的原故，但是現在看她那副一直想不開的樣子，旁邊的人再跟她講什麼也沒有什麼作用，宗三感到很掃興，默默地點燃香煙抽着。

——他想不到美奈子竟然這麼怕他丈夫，懼怕長谷的父親對他先生提起這種事情，那也是因爲怕丈夫的緣故。

平常美奈子在口頭上不把年長的先生放在眼裏，隨心所欲，我行我素，事到臨頭就暴露出她

的本性了，宗三心理這麼想着，口中吐出一陣陣煙霧，旁邊的美奈子還是垂頭喪氣。

女人一到緊要關頭就從夢裏醒過來，愕然地認出現實的環境，美奈子雖然先前講了一大堆，但內心仍然在想當安安泰泰的百貨行老闆娘。她好像騎在丈夫的頭上，所以是實質上的女主人，經濟環境良好。如果纏住有家室的窮學者情人，也沒有結婚的希望，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前途的。

宗三認爲這種趨勢是好現象，美奈子如果能夠自覺的話，也不會像以前一樣講出衝動的話，宗三自己也不會被拉得團團轉，宗三反而有一種輕鬆的心情，但是美奈子卻發出似叫似哭的聲音。

「啊！我已經不能回去松山了。」美奈子伏在桌上細聲地哭泣、肩膀輕輕抽動着。

宗三將抽剩的香煙揉熄在煙灰缸，靠近美奈子說：。

「妳講什麼嘛？妳以爲長谷會跟妳先生提出，這未免太離譜了，等回去松山市就知道了。」

宗三以一種安慰的口吻說。

美奈子依然說：「任何事情你都不曉得！」

「冷靜想一想就知道，誰會去做破壞人家家庭的缺德事，而且長谷那時是否看出我們的關係，還是問題。」

「他一定看得出來，只是你不曉得而已。

「好了，好了！那麼這一點我姑且不跟妳爭，但是假如長谷覺得氣氛不對勁，亦不會將此種曖昧的事草率地告訴你先生，因爲這是很重大的事啊！」

「那是因爲你不瞭解現在的長谷先生。」她又把話轉回到原先的主題了。

宗三看到美奈子那副不可理喻的樣子，感到很煩躁，此時美奈子又用雙手蒙住頭嘆息說：

「我不能回松山了！」

宗三怕如果理她的話，情況愈糟，所以默然不答，美奈子又說：

「死掉算了！我很想一死了之。」將整個身體靠在榻榻米上。

宗三覺得美奈子簡直是小題大作，這件事，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但是如果從正面講她，勸她的話，可能會更刺激她的感情，所以爲緩和一下氣氛，他用一種開玩笑的口吻說：「那妳眞的那麼怕妳先生嗎！」

美奈子不答話。

「和我的關係使妳覺得那麼困擾的話，不如趁着這個機會我們做個了斷吧！這一次妳也受過了。」宗三如此試探。

美奈子突然抬起頭狠狠地瞪着宗三，眼睛閃閃發光，宗三嚇了一大跳，美奈子用歇斯底里的聲音說：

「不要！跟你分開，我絕對不要！」

宗三有些窮於應付。

「你還不瞭解我的心情嗎？我已經變成沒有你活不下去的女人了！無論如何，我不能離開你。」

說不能回松山丈夫家裏，死掉算啦的女人，將身體全部靠在宗三身上。

「都是你不好的，打破三個月見一次面的慣例，所以我們才會變成這樣子。」

美奈子從宗三的背後，用雙手纏着他的頸子。

「這三天和你在一起，使我深深體會到你對我是多麼重要，我從自己的身體知道，以後沒有你，我眞的活不下去了，即使，沒有長谷先生的事情，我也不想回松山了。」

「妳這麼講，那現在能怎麼樣呢？」

「那麼你教我怎麼辦吧！」

「不管如何，妳應該先回去松山，然後再聯絡碰面。」

「我不回松山。」

「長谷那邊沒有問題。」

「不管長谷先生跟我先生，講不講都已經無所謂了，我現在反而希望長谷把事情講出去，他

不講的話，我也要跟我丈夫講。」

「妳不要講這種沒常識的話，首先我的處境會變成怎麼樣呢？」宗三不自覺地搬出內心的眞話。

如果誘姦人妻的事秘密被抖開來，自己一定會被學術界趕出來，倍受矚目的青年學者，現在是最重要的時期，工作也已經進入狀況，光明的前途正等待着他。何況周圍還有許多富有敵意的眼光在注意着，所以他務必特別小心。在這地位尙未穩固的時候，惹起問題的話，必定完蛋一條路。家庭可能也會爲之破裂。

「你只會考慮自己的立場，那就不管我嗎？」

「沒有那回事……」

「造成今天這種情況，也是你的責任。可是我不會讓你有經濟上的負擔的！」

「我對你有責任，可是……」

「不管如何先回松山吧！你是不是要這樣說？」

「是！」

「好啊！我回去！」

「妳肯回去了嗎？謝謝！」

「不過我回去以前，會從這裏打電話給丈夫，將底細全盤托出來，回去跟他提出離婚！」美奈子作勢拿起房間的電話。

——碰到長谷澈一，事情才會變得這麼複雜。

宗三詛咒着長谷，但是也無可奈何，他趕快從美奈子的手裏搶過電話機。

第十章 賭注

從美奈子的手中搶過電話機的宗三說：
「爲什麼要做這種傻事呢？」
美奈子瞪着宗三說：「爲什麼？這是自然的事嘛！」
「這是很自然？」
「是啊！以我的心情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事！我不要像隻野貓一樣偷偷地跨入門檻，我做錯了事，所以先跟我丈夫講，大模大樣回去。如此的話也讓他決意跟我分手，我不要在丈夫面前，低頭招認！」
「但是妳也不能肯定那些事情是否眞的，就會從長谷口中傳過去，所以妳不用事先自己講出來！」
「你的心裏是怎麼樣？如果我從這個家跑出來，你會覺得麻煩嗎？」美奈子用很激烈的口氣

問他。

「那當然會覺得困擾，這麼突如其來的事情，我也是沒有心理準備的。」

宗三感到難以招架。

「你對我沒有眞心的愛情吧！」

「愛情當然有，但是這種事情和愛情是兩回事，也可以說不是有愛情就可以不計後果，蠻幹一番呀！解決事情應該採取穩當的方法，這是普通的道理。」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非從松山的家裏出來不可了！」美奈子斷然地說。

美奈子的態度完全跟平常不同，只因爲被長谷看到兩個人在一起而已，就如此慌張，宗三覺得莫名其妙。

但是她說要馬上離開家，這句話的背後隱藏着美奈子對宗三的慾望之大，有如熊熊之火在燃燒。

使嫁給老丈夫的中年女人，中途點燃慾望之火的，可以說是他，亦可以說是她來引誘他的。但是導致這種局面的，可以說是這次的臨時幽會。

如果美奈子離家出走的話，那一切可就完蛋了，宗三直要冒出冷汗來，雖然她說不會讓他有什麼經濟上的負擔，但是她一旦搬來東京，交往一定會變得很頻繁，宗三沒有自信可以拒絕，他

知道屆時會讓這一個女人牽着鼻子走。

妻子也一定會知道這種事情。如果知道那女人竟然是長兄以前的太太的話，哥哥們會怎麼說呢？宗三一想到自己處在太太和長兄們之間的怒蔑之中，不覺全身因羞恥而戰慄不已。

不僅是如此，這種醜聞可能會變成身爲學者宗三的致命傷，這種平常就有的顧慮，此時又強烈地湧上來。宗三覺得自己宛如處在尖銳的刀鋒上。

儘管如此，他並不覺得做出這種事情，對那家百貨行的老主人有什麼內疚之意。他已苟同美奈子欺騙丈夫多年，人倫道理的觀念已比較鬆懈，再說，既然做男人不能盡丈夫的「責任」，即使美奈子放縱一點，也應該會原諒吧！美奈子本身還不是那種想法嗎？

那爲什麼一定要將此事告訴她丈夫呢？有此必要嗎？宗三想她的行爲完全是一種威脅；但看到坐在眼前好像方寸已亂的她，覺得她要跟丈夫分開，似乎是眞意。他很感到意外，一向有着老大姐味道的美奈子，竟然也會如此任性！

宗三想，這一次是不能讓她隨心所欲的，一不小心，弄得身敗名裂，豈可不惜？於是他再次盡其所能地說服她。

「事情尙未到一定要離家出走的程度，妳冷靜想想看，那只是妳的錯覺而已，太輕舉妄動的話，以後大家都麻煩。」

「我不會麻煩！我已經豁出去了！你會困擾嗎？」美奈子尖聲地說。

「妳問我會不會困擾，我不能說我不會困擾，太突然了，我沒有心理上的準備！」

聽了宗三這種回答，美奈子凝視他好一會。

「那麼我讓你心裏有個準備！」說到這裏，走到宗三身旁，靠近他的耳朵說着。

宗三一下楞住了，他嚇了一跳。他急迫地問：

「當眞的！」

「這種事情怎能夠隨便說呢？」

「但是還不確定吧！只有一個月沒有而已……」

「我一直都很順，上個月和你在東京見面後，回來松山才停的啊！」

這話對宗三有如晴天霹靂，可以感覺出自己心臟在劇烈跳動的聲音。他心想可能是美奈子在威脅他，在恐嚇他，但是從剛才異常的行動來看，好像是眞實的。

美奈子和他丈夫之間，沒有孩子。醫生說她丈夫已失去那種能力，這種話美奈子以前就曾經對他說過。

宗三如置身於風暴中的小動物一般。他憂慮這件事不知要捲出多大的旋渦。

他於是，小心翼翼地問美奈子：

「是不是要等一個月後，才能確定呢？」

「不必等我也知道，我從來不曾有過這種事！」美奈子的聲音變得很強硬。

「但是或許有什麼其他因素引起身體的變化亦說不定！即使是，醫生現在可能也是很難確定吧？」

「那麼如果經過三個月後，醫生檢查的結果是如此的話，那你將怎麼辦呢？」美奈子緊迫地追問。

「……」

那個時候墮胎算了，宗三心裏雖然這麼想，但怕如此脫口而出，會惹美奈子生氣，所以又把話吞回去，等到對方冷靜的時候，再告訴她也不遲！

「那個時候再作打算！」

「開玩笑，你替我想想看，這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嘛，現在還不能夠確定。」

「你到底是選擇那一條途徑，是要讓我生或是不讓我生！」

「……」

「卑怯！但是我會讓孩子生下來，我跟你明確地說，我很想生你的孩子，順便跟你說，我現

在已經有害喜的現象了！」美奈子似乎以一種很富打擊性的決定逼問着宗三，那是洞察男人心底事，先發制人拒絕打胎的提議。

宗三眼前一片黑暗，在那裏面唯一微弱的希望，就是美奈子在說謊，他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這上面！

「好啊！那麼妳就讓孩子生下來吧！」這是他的賭注，如果他說不要生，美奈子一定會更兇起來，不但會把他罵得狗血淋頭，而且或許會做出什麼瘋狂的行動出來亦說不定，這裏是旅館，不能讓旅館的人看到這種丟臉現眼的事。也不知道是眞是假，用不着和她爭論是否要生，如果眞的是她在說謊的話，他跟她認眞的話，就等於是上她的當了。假如眞有其事，那個時候亦應該有解決的辦法。美奈子雖然現在很衝動，但是過些時候，冷靜下來可能會改變主意，不！一定會的！

「哦！這樣子，眞的，可以生嗎？」美奈子馬上面露出喜色。

雖然她半信半疑，但是硬綁綁的表情，已經緩和下來，眼睛變得細細的。

「如果妳希望這樣子的話，我尊重妳。」

宗三覺得賭注愈來愈重。

「當然我知道你的立場，但是我渴望生孩子，我從來不會有過孩子，而且這是你的孩子。」一

美奈子的態度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把雙手繞在宗三的脖子上，將整個身體靠到宗三，她的面頰不知道是眼淚？或是汗？整個臉濕漉漉的。

宗三感到超越過另一個危機，這樣子的話，美奈子總應該會回松山了罷！她可能不會告訴丈夫了，會好好回去松山吧，雖然嘴巴很硬，但是在丈夫面前，那種勇氣會消失吧！

「我先去洗澡！」

「請！」

和解的成立，使女人高高興與地幫他更換衣服，那種服侍的態度，看得出眞情流露。

宗三進去浴室，是一個很小的浴缸，剛好一個人可以坐下去，但反而適合浸在裏面冷靜地想一想。危機雖然暫時過去了，但這祇是一時的平靜而已，在這一段暫停爭議的時間過後，可能會有比以前更激烈的颱風來臨。美奈子的決心好像很堅決，遲早可能會從松山夫家出走來東京找他。

宗三想，懷孕的事似乎很有可能，他一直要將此事往不可能的方向想，但是有一種預感卻一直打碎他的希望。如果是如此的話，以後到底會變成怎麼樣呢？宗三好像自己在探看一個很深很深的洞穴，以後的命運，眞不敢設想。

從浴室的門口傳來美奈子的聲音，好像是在跟服務生談話，房間裏已經準備好了餐食，擺放的碗盤在電燈下，冷冷發光，美奈子也換上旅舍的浴衣。

「剛才服務生來登記，我把你的一齊寫！」

「妳寫眞名嗎？」宗三問道。

「我可以猜得到你會擔心，放心吧！我把以前同學的名字三個人合起來寫，而你的名字則信手寫出『中村一雄』，看起來有點假名字的味道。」

美奈子的態度，跟先前不同，一副快樂的樣子。

吃了一半，美奈子頓時臉上皺起來：

「不行，會噁心吃不下飯！」

她飯連一半都沒有吃完，平常胃口不錯，今天菜都只有稍微吃一下而已。

宗三心碎地望着她說：

「果然……是那個嗎？」

「是啊！已經開始了！可能是第一次，所以懷孕的徵象來得比較快！」美奈子的口氣帶有一股自信的味道。

宗三感到陷入絕望，一絲絲的希望，亦因此斷掉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

宗三眼前更浮出美奈子出走，上東京、藏身的小屋、生產、養育等情景。煩人的場面一幕幕地出現。和妻子的爭執、兄弟的蔑視、批評、系主任的宣佈。……

但是在宗三面前的美奈子，看起來很蠻橫，好像跟他已經是名正言順的夫妻，顯得安安泰泰，一點也不考慮對方的處境，那種女人自我本位的個性全部暴露出來，他感到可怕極了。

這一夜，美奈子在宗三身旁睡得很甜，放心而疲倦的樣子，甚至發出輕輕的鼾聲，疲勞可能是和好以後的興奮得到滿足的關係，她的滿足就是使她要放棄丈夫的原因。

宗三想到自己的將來，只有壞的想像一直浮懸於腦海中，他輾轉反側，無法入眠。他咒詛，一如毫不相干的外人般的，甜睡在身旁的女人。爲了這個女人，自己瀕臨毀滅的邊緣。這個女人的價值和自己是不能比較的。這個女人是永遠沒有價值的東西！那我呢？我是愈來愈有價值的人，在考古學界，以後不曉得還會研究出什麼有價值的成果來，自己有這種自信。爲這個女人而失去一切，實在太不值得，任何人聽起來都可能會覺得很不合理。但是現在現實和道理並沒有相等地存在着。

美奈子已答應回去松山！但是否對丈夫招認一切或怎麼樣，並沒有明言，如果宗三一味地阻止她的話，就會刺激她，產生反效果，所以也沒有再問她。

已經跟她講了這麼多，她可能不會做出沒有分寸的事吧！

他祇有這麼期待，用期待來欺騙自己的不安。

但是不安一直繼續着，是一種結局一定會來臨的不安，宗三喘着氣。想到這是一生的轉捩點，無論如何要戰勝這一關，不管採取任何手段——

不管採取任何手段——想到這點，宗三覺得除了將這個女人的口及行動永遠封鎖以外，沒有其他方法了，他自己也驚愕於自己竟然有這種想法，但是這只是假設的想法，假設的話想出了什麼不足爲懼吧！他首先想，和美奈子的關係，到底那些人知道。沒有第三者知道。美奈子亦沒有告訴她的先生，當然亦沒有跟周圍的人講過，做爲人妻，小心翼翼保守秘密，這是必然的呀！

兩個人所住的地方也離得很遠，東京和四國很遠。如果東京附近的話，或許會把兩個人的關係，以地緣牽扯在一起，但是距離太遠，誰會去把兩個人扯在一起呢？

美奈子每三個月皆會因商務上東京，但是有誰只憑這點就揣摩兩個人的關係？每三個月一次的幽會是超出普通的戀愛之外，繼續不斷才是戀愛的條件，間隔的時間太長，是超出戀愛的慣例的。

知道和美奈子以前的關係，只有哥哥們而已，但那已經是十幾年前，做爲長兄之妻的事，從她離婚的時候起，緣份就斷了。在那以前雙親稍微知道兩個人去新瀉接長兄回靜岡路上，兩個人

發生關係，但是他們兩個人已經過世了，當然雙親不會跟長兄提起。

再者這次的旅行亦是秘密進行的。美奈子是以要跟她以前的同學一起旅行爲藉口。在尾道的旅館並沒有提出旅客登記簿，在有馬温泉旅館，亦是用假名投宿的，美奈子說把他登記爲橫濱的「中村一雄」。

那是美奈子寫的，這是很重要的事，因爲那不是他的筆跡，是美奈子的，以後警察調查時，亦無濟於事。

唯一的顧慮，是和長谷澈一在機場相遇。但長谷沒有發覺他是和美奈子在一起的，說被發覺祇是美奈子自己的想法，這也可以相信絕無此事。

——這麼想，宗三覺得要實行某一個事情，現在是處在最好的條件下，如果再稍後的話，等到美奈子告訴她的丈夫，那個時候一切就都完蛋了，這麼好的機會是永遠不會再來的。

宗三的心臟一直猛烈跳動着，而且愈來愈快，這是因爲他的想法已經超越了假設的範圍，漸漸接近現實的邊緣。構想愈來愈具體，宗三輾轉無法成眠。旁邊的美奈子翻身，和服睡衣的衣袖直捲，露出雪白的胳臂。可以聽到輕輕的鼾聲。比起美奈子的平靜氣息，他的心臟是跳動得太大了。

殺死女人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不要留有任何犯罪的證據，因證據而被逮捕的話，一生就完

了。本來就是爲了擺脫危機，才要殺死女人，如果爲此而招來毀滅，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了。這樣的話，豈不是結果都是一樣嗎？

宗三在從報章雜誌瞭解一般的殺人犯，都爲怎麼樣來逃避警察偵查而花盡心血製造不在場證明、屍體的埋沒、燒化、分屍……等等都是犯人以一生爲賭注，但是到最後幾乎都敗於治安人員的手裏。這都是犯人自己所遺下漏洞的關係，犯人即使再留意，亦是會在某些地方留下漏洞。是不是有殺人看不出任何破綻的方法？亦就是意外的死亡而使人無法判斷是過失或是蓄意殺人致死的方法。

最好是讓屍體的白骨化。宗三因爲在人類學教室看過很多古代人骨的標本，在發掘時掘出人骨也不稀罕，在那些古代的白骨之中，可能也有很多是生病或事故以外被殺的屍體。其中有頭蓋骨被打進箭鏃的痕跡，或者被殺砍伐的痕跡。

但到了屍體要完全白骨化，則要視土地的濕度條件而定，一般來說需要一年，這是多麼長久難等的事，希望在這以前屍體不會被人發現，但是在附近這一帶。要在一年間不被人發現可能性不大。接着宗三想到自己的朋友和他的伙伴一起去釣魚，而朋友溺死的事件，當時他的朋友正好從伙伴身邊搶過愛人，所以被人懷疑是否是情殺才被推落大海而死的，因有此謠傳，警察查得很緊，他的伙伴當然一口否認，划船的船伕也說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結果眞相無法大白，案件

終於不了了之。

據說，那個時候的警察判斷溺死者的自殺或他殺，如果是男人的話，便根據褲子前面的鈕扣是否開着。因爲在船上方便時，男人大部份都會站到船首或船舷的兩側去，假使酒醉或因船身搖幌，身體就會失去重心而跌落海中。

想來想去在海上行兇最爲適當，但是無法從這裏邀請美奈子到海上去。即使藉口同去海上釣魚，也顯得太唐突而不自然。而且也無法確定能否像那個朋友一樣順利地僱到船隻。重要的是，再沒有充裕的時間以便安排了。因爲明天美奈子就要先回去松山一趟，宗三比她更緊張焦慮！

宗三很失望，但忽然想起從尾道旅館旁邊走下坡道的時候，美奈子把身體縮成一團說：

「我有懼高症……」

所謂懼高症，便是從高處往下看時會引起貧血，眼眩頭暈，雙腳飄浮的感覺。似此狀態，不是跟船上跌落海中的模式完全一樣嗎？只不過是把海上改換成山崖而已。

宗三因一時失望而靜下的心，又開始急激鼓動起來。這附近的山又高又陡，其中六甲山嶽就是攀岩登山俱樂部的訓練場地，被侵蝕如削的峭石到處構成了斷崖絕壁。這種山形不但從神戶搭上空中纜車登上摩耶山時便可看到，若徒步走一趟六甲山的別墅區也可以一目瞭然。

讓美奈子站到斷崖的話——想到這一點，宗三的心就直跳個不停，眼前馬上浮出從斷崖上如

滾落石頭般跌下去的女人踪影。

對於這種死法，警察一定會判斷爲女人走在斷崖上，不小心失足墜落的。也許多少會覺得有些奇怪，但像溺死的人一樣，看不出有任何遭受人爲攻擊的痕跡。外傷是跌落中途碰及岩石時所造成的，從十公尺以上的高度滾落下去，保證會當場死亡，不過治安人員或許會懷疑一個單身女人爲何會獨自走上斷崖？但山雖然是山，卻也不是什麼深山幽谷，如果是六角山一帶，從神戶有很好的路通往，遊覽車和自用車多的是沿途開來，也有飯店旅社，別墅也很多，假如說是路過的女子因欲欣賞景色，而一個人獨自在山上散步，也不能說是不可能。

宗三終於決定明天一大早就邀美奈子到那個地方。但是令人擔心的是兩個人在山上走動怕會被人看見。剛才想到六角山，遊覽車及遊覽的客人亦很多，所以一個女人獨自上山散步，警察亦不會懷疑，但有那麼多人卻是礙手礙腳的，如此想來大概沒有兩全其美的辦法。

宗三想到除此之外，是否另有理想的地點呢？從機場來到有馬溫泉的路上，汽車在峰迴路轉的途中，那個地帶是個很陡峭的山路，也可能是屬於六甲山的一部份，如果在這麼陡峭的山中，一定可以找到斷崖的地方。

腦海中想着的一直是六甲山這一地帶，實在很傻，如果是東邊的話，接近寶塚山，人煙比較稀少，被人識破的可能性較低。

……剩下的問題，是以什麼理由邀美奈子到那個地方，如果她感到不安而躊躇不前的話，就不能勉強她，否則太勉強會引起她的懷疑，效果反而不好。但是宗三心想不必擔心這一點，因爲山路已經鋪得很平坦，車子從山的兩側而來，「文化」氣息尙濃，並非人跡少至的地方，這一點可能會使她放心吧？

像玻璃一樣的，滑溜溜的，寬敞的道路，讓人感覺到是現代文明的一項東西，任憑多幽深的山，只要有這一道灰色的道路通往的話，就會讓人解除身置深山的感覺，進入視覺的大自然，也會看成人工化的，跟她說在這一帶下車瀏覽瀏覽一番，美奈子一定不會感到不對，何況那個地方是連接有馬和寶塚的交通要線。

如果選擇靠近寶塚會比較方便，因爲那是在通往伊丹機場的路上，如果接近神戶的六角地帶的話，美奈子也許會反對，但因爲是要回伊丹機場，所以也就無所謂贊成不贊成了。

如果跟她說這附近的山中景色優美，美奈子可能會心動停下來看看的。

或許她會說中途停下可能會趕不上搭飛機的時間，但是如果跟她說往松山的飛機有下午的班次，那就勸她搭下午的班次。

但美奈子會說，特地下車入山太麻煩了，還是要注意到可能發生的阻礙，而宗三已經胸有成竹，有不讓她說這種話的方法。

——宗三再次對細節推敲着，又想了許多天衣無縫的方法，於是就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宗三被輕拍臉頰而醒來，此時美奈子從上而覗，可能已經洗好澡，臉上巳化粧。

「你睡得好甜啊！」她一副很快樂的表情，輕碰宗三的嘴唇說道。

「現在幾點了？」宗三問。

「九點多啦！服務生快要送飯來了。」美奈子說。

九點多的話，已經趕不上上午往松山的飛機了吧！美奈子可能也知道反而方便。

「天氣怎麼樣呢？」宗三又問。

「很好啊！今天好像熱一點。」美奈子回答說。

如果下雨的話，就不能進去山裏了，這又是個好機會。

「天氣好的話，飛機飛起來較平穩。」他試探地問着。

「是啊！很幸運。」美奈子很快樂地說。

直到昨夜，一直吵着不回松山的美奈子，現在卻是一副完全忘記先前那樁事的表情，宗三心想，是否美奈子已經改變主意了，要回松山好好地過日子，如果這樣子的話，也不必去冒險殺人，他希望昨天在床上想了一夜的絞盡腦汁是白費的。

但是美奈子似乎要粉碎他的希望，她堅決地說：

「回了松山就馬上把一切告訴丈夫，可能多少會有糾紛，不過差不多一個禮拜後，就會塵埃落定，又再過十天左右我去東京，在這以前希望你找好適當的房子。」

宗三內心呻吟着。

「房子離你家太遠也不方便，你要來的時候就比較辛苦啊！」

「嗯！嗯！」宗三不知不覺地眉頭皺起來。

美奈子察覺宗三的表情，又更加強硬地說：

「我的決心很堅定，因爲孩子是一定要生下來的，你如果存着馬馬虎虎的態度的話，那就很糟糕，今天回到松山家裏，我就馬上對丈夫提出離婚的要求……好嗎？」她瞪視着宗三，使宗三不能說「不要」兩個字。

「知道了！」宗三說。

他不拒絕，但是被逼迫實行計劃，宗三感到頭重耳鳴。進去浴室洗澡，而後，坐在早餐桌前的他，一副神不守舍的樣子，如果是作夢的話而有這些連續的現象，那該有多好！他的心好像鸞浦壓縮抽動。

「你在想什麼？」美奈子看宗三默默地用筷子吃飯的樣子，就抬起頭來問他。

宗三覺得心虛，好像計劃被她識破一樣，內心驚愕一下說：

「没有呀！爲什麼？」他故意反問美奈子。

「因爲你一直沉默不語。」

「哦！對不起！我現在是在想着回到東京，要提交學會研究報告的事，有一個地方還没有想通，所以才一直沉思着！」

「哦！是這樣子，那麼我插嘴問你，一定中斷了你的思考，很對不起。」

「已經解決了！」宗三說。

「天未亮時，我推你醒來，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睡得好甜，掃興！」美奈子眼中浮出挑逗的表情。

宗三從昨夜進入旅館以後，就儘量不使旅館的服務生看到他，今天要更嚴格地堅守着這個原則，旅館費是美奈子付的，其間亦儘量少去洗手間，在通往玄關的走廊上，對擦身而過的人亦儘量保持一種低頭而行的姿態，來到玄關的時候，臉也儘量縮在脖子裏不讓服務生看到，美奈子反而比較大膽。

問題是計程車司機，中途要在那個地方下車，所以遲鈍的司機比較好。他看一看司機的臉孔，爲一五十多歲帶眼鏡，其貌不揚的人，宗三較爲放心。但是上車時，仍是以側身進入，儘量

靠近車窗邊。車子一下子就開出溫泉的中心街，走在山峽的高速公路上，宗三就一直在留意左右的山，處處皆可看到尖尖的山貌，反射出道道白色的光芒。

「這一帶的山勢很有趣！」宗三對美奈子說。

「是。」美奈子往外稍微一瞥，似乎沒有多大興趣。

「很想去走走看。」宗三試探着美奈子的反應。

「可是太花費時間。」美奈子沒有想到現在去看山，而認爲那是以後的事。

宗三因此無言。

要向她表示現在下去走走的想法，一定要讓她不覺得不自然，但是要怎麼做，實在也是很困難。宗三一直在找適當的話，計程車一直朝山下而行，如果山盡了，出了寶塚的話，一切也就結束了，失掉這機會，有的只是他希望的破滅。走出山裏可能也需要三十分鐘，宗三很着急，直冒冷汗。這個時候，一直沒有講話的五十歲出頭司機，咳嗽了一下，然後用嘶啞的聲音說：

「先生！山的形貌爲出名而有趣的地方就在前面不遠！」他可能聽到了宗三剛才所講的那些話。

宗三有種得救的感覺。

「是有名的山地名勝嗎？」

「對的！叫做蓬萊峽，有如中國山水油畫的一連串的連綿之山峰，頂壯觀的！」這司機不同於來時的臉色不和善的年輕司機，畢竟年齡大的司機，似乎比較親切、愛講話。宗三仍然保持自己的臉部不讓後視鏡照到，說：

「那座山離這裏遠嗎？」

「不！只需要一下子的時間，離開寶塚山的前面不遠，從這裏可以看得到！」司機的回答，使他想到昨夜所想的地方，也就是在入有馬温泉時所看到的景色。

「哦！那叫做蓬萊峽嗎？」

宗三想：蓬萊峽這個地方，一定有很多的斷崖。

不到五分鐘就來到了。從車窗看出，可以看到路邊有條河流，在往前些有很突兀的白色山峰聳立着，是花岡石經侵蝕後而形成的，把視線移往左邊，靠近道路旁邊的樹林間，露出岩面的急斜面。司機爲了讓他們欣賞這個有名的山區景色，而將車子停靠在路旁。

「怎麼樣！下來走一走吧！」他以一種很自然想到而熱忱的態度問着美奈子。

「嗯！這種地方！」美奈子好像很不耐煩地看着窗外。

「一下子可以，一個鐘頭就夠了，等飛機的時刻綽綽有餘，現在就去機場，還是白等呀……

……」

「說的也是……」美奈子被宗三說得有點心動。

「但是從這裏下來，無法再招呼到計程車，那不是很麻煩嗎？」

「這一點沒有問題吧！計程車經過這裏的看起來多的是，對不對？司機先生！」宗三一面向美奈子說，一面反問着司機。

「是！是！從伊丹那邊載客人至有馬温泉回頭的車很多。」司機說。

「妳看！不管如何先下車再說吧！偶而來看看人跡少至的山中風景亦不錯啊！」

那是邀她只二個人上山中的意思，其中暗示着在没有人的山中來達成他昨天晚上没有達到的慾望，在深山林中的擁抱雖只是想像，也覺得刺激。

「好啊！那麼就下車上山去吧！」

看到美奈子拿起身邊的旅行袋，宗三的血直往頭上衝。顯然地，山就在現代化水泥路的旁邊，這一點使她解除不安。計程車把他們兩個人留在路上絕塵而去的時候，也就是宗三賭注一生時刻的開始。

第十一章 煎 熬

經過了一年。

宗三副教授的地位沒有變，卻成爲文學博士，在這一年裏，他把過去的論文整理出版，獲得很好的評價與聲譽。主要的題目是有關於彌生式時代的研究。他被視爲新進的學人，備受學術界的器重，明年可以遞補另一個即將退休教授的缺，正式升爲教授。

宗三對學問的研究不餘遺力，從旁人看來是他對將來光明前途的一種奮鬥。但他實際上是儘量想忘掉美奈子之死的記憶而拼命的用功，當然他沒有忘記這種用功可以鞏固他的學術地位的功利作用，但只要埋頭研究的話，也可以暫時從困擾中獲得解脫，但那也是一開始的事。最近因爲危機感所帶來的困擾逐漸減弱，而又恢復到以前平靜的心情。經過將近一年了，關於美奈子之死，沒有任何不利他的風聲傳出。一開始的兩個月，到了夜晚就很難入眠。恐怖。與其說是謀殺美奈子所帶來的內疚與苛責，不如說是他犯罪的內情唯恐被發現的預感，他很怕黎明前的這段時

刻，他聽人家說，或是從報紙看到刑警逮捕人犯，亦大都是這種時刻行動的。

另外走路時，或搭電車的時候，皆有一種忽然從他背後伸出一隻不知名怪手的感覺。尤其最怕刑警到學校去，那個時候除當場自殺以外，眞是別無他法。這種不間斷的緊張，到了第三個月才逐漸地緩和下來。他的周圍依然沒有什麼不利於他的徵兆出現。當然也還不可以掉以輕心，但是看樣子大概沒有什麼紕漏出了。

有一天宗三去國會圖書館，閱覽神戶以及大阪地方的報紙，仔細地從事發那一天的報紙開始一一翻閱，但沒有發現有關在蓬萊峽山中女人被他殺而死的報導。

這麼說來，滾落至十二、三公尺峽底的美奈子，可能橫死在樹林草叢中而沒有被人發現吧？如果被發現的話，不可能沒有報導出來。美奈子的屍體可能已經腐臭而被野狗或昆蟲吞食了，肉體組織亦可能被潮濕的地面吸收只剩下一堆白骨而已吧！

希望是如此，即使不說永遠，若是七、八年都是這種狀態的話亦就可以安心了。如此的話他犯罪的痕跡就會完全消失。宗三從懸崖上推落美奈子的時候，將美奈子的手提包及旅行袋搶走，那些東西暫時寄放在東京火車站的乘客包裹臨時託放箱裏，他把美奈子放手提包的旅行袋和自己的分兩手拿着，搭新幹線回東京，但是沒有人感到奇怪，從山中出來到公路上搭來自有馬的空車，年輕的司機連看他一眼都不看。

宗三從手皮包裏，將一些足以證明美奈子身份的任何東西全部拿出來，亦曾查對過美奈子的旅行袋是否有成爲犯罪證據的東西。旅行袋裏面只有幾件沒有名字的夏天洋裝和內衣。她所穿的套裝，宗三在決定實施計劃的前天晚上，曾偷偷檢查過是否留有名字。東京站的寄行李處，料已將宗三寄放在那裏的旅行袋，因長久無人認領而和其他無人認領的東西，一齊處理掉了吧！怎麼會有人去想像這個旅行袋和躺在蓬萊峽底的女屍體有關呢？

隨着時間的消逝，宗三對此事的警戒心逐漸鬆懈，但是不安的心情是永無止境的。到後來，表面上沒有任何徵兆出現，反而使他不放心。因爲太平靜了，所以有時會認爲說不定這是夢中的錯覺，但是他的手老是留有在斷崖上硬將美奈子推落時的觸感。

但是經過這一段的平靜日子，宗三又有奇妙的想像——

說不定躺在峽底的美奈子又復活過來，回到松山家裏過她安定的日子。太離譜的空想吧！但是想到美奈子的個性，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吵得愈凶的女人，往後愈有若無其事的表現。回到松山當她安泰而舒服的老板娘嘍！甚至裝成一副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態度。懷孕之事，看起來亦不是眞的，現在美奈子說不定在她的店裏，笑容可掬地向顧客推銷手皮包和領帶呢？

宗三又去圖書館，這是第三次去，在閱報室看愛媛縣的地方版報紙。從事發那一天算起到第二個禮拜的社會版，曾刋載有關這樁事的報導，他害怕起來了。那個報導是說，伊矛屋百貨行，

西田慶太郎的太太美奈子，在兩個禮拜前去關西旅行後失踪，所以她先生提出搜查的請求。

美奈子的丈夫叫做西田慶太郎，宗三看了報紙才知道。那以後的報紙亦就沒有再有關此項的報導了。也因爲近來人家太太失踪的案件很多，並不稀奇，報紙也就沒有多大的興趣繼續報導，警方也不太熱心。

報上寫着：去「關西旅行」，使宗三有一點不放心，這是美奈子向她丈夫說要去參加同窗會的藉口，偶然和事實一致。美奈子橫屍的地方，正是在關西境內，這使宗三十分擔憂。

如果美奈子又回到丈夫身邊，這種離譜的空想又完全消失了，宗三有一種重新回到痛苦深淵的感覺。

看了愛媛縣的地方報紙，順便看了大阪和神戶的報紙，但也沒有發現到蓬萊峽發生什麼事的報導。

好了，不要再去圖書館看報紙了，他又下次決心，如果一連幾次都看地方版的話，或許會讓圖書館的管理員感覺到奇怪，引起人家注意，處在這種情況，任何小事都應該謹愼。

宗三檢討自己的行動，有沒有在其他地方留下把柄。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做了自我檢討，甚於美奈子的丈夫西田申請搜查的要求，警方一定會去關西一帶的各家旅館淸查。

首先就在岡山住宿的備前屋飯店開始檢討吧！先來的美奈子在旅客住宿登記簿寫上「早川」

的假名，尾道的內海莊或許是逃稅的關係，沒有提出旅客登記簿。有馬溫泉的明月莊，美奈子寫了兩個人的名字，宗三變成橫濱的「中村一雄」，這兩處地方都是美奈子的筆跡，所以不必煩惱。

接下來就是證人的問題，在岡山、在尾道、在有馬、旅館的服務生都有看到宗三的臉，但是他們每天看到的人起碼都在十幾個以上，在那裏成雙入對的亦很多，可能也沒有人在經過幾個月了，還能夠認出來的，人的記憶是很不可靠的。

從明月莊載他們到達蓬萊峽入口處的司機差不多五十多歲，很愛講話。兩個人在蓬萊峽勝地中途下車亦是很自然的，是經過那個司機自己推薦的，所以不會懷疑宗三吧！而且宗三在車內一直注意到儘量不要被後照鏡照到臉，一直保持那種位置斜坐着。

……

如此一想，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不會有問題了。而且這種設想是美奈子他殺屍體被警方發現，才會開始注意到的，那麼現在連屍體都沒有被發現到，更不必爲此煩心。

宗三跟長兄壽夫常見面。他不會提起前妻美奈子的名字，如果警方有在宗三不知道的地方開始進行調查活動的話，美奈子十五年前的丈夫壽夫，從戶政關係的資料一定會查出來，因此一定會有刑警到壽夫那裏探聽以作爲參考。如果有的話，壽夫亦會將這種事情告訴宗三，可是並沒

有。過了短暫的結婚生活的前妻事，老早就從壽夫的腦海中消失了，現在壽夫並不知道美奈子嫁到那裏。周圍如此平靜得令他有些不太相信。

最大的擔心，是長谷澈一的事。那傢伙到底在伊丹機場是否看出來他和美奈子是一伙的？美奈子一直堅決地相信被他看出來，當時自己雖然加以否定，但現在卻使他覺得很不放心。是否如同美奈子所說的，長谷向他開百貨行的父親提起這件事，而他父親又向同行的美奈子丈夫說起這件事呢？如此的話，他丈夫會把這件事告訴警方，或者在那以前透過長谷來盤問宗三。但是刑警並沒有來，長谷也沒有任何動靜，那麼還是美奈子想得太敏感了呢？

想是這麼想，但是長谷知道而保持緘默亦不是不可能，說不定認爲朋友的事，不應該宣揚出去，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反而危險，這種事似乎是在身邊，放置了一個炸彈一般。

宗三儘量想將這些使他擔心的因素，加以印證一下，也很想找長谷婉轉試探一下，但是平常並沒有來往，突然去找他反而覺得怪怪的，如果長谷對他起疑心的話，不是增加長谷的注意嗎？打電話問也是一樣道理，以前沒有作過的事情，現在去做，就變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

宗三往往會想，爲這種事情煩惱，實在好悲哀，如果把這些精神放在學問的研究上，不曉得可以增加多少好處呢？另外又不知道會有多幸福呢？他已經開始後悔他的作爲。

如果說這是謀殺美奈子的回報，亦可以視之爲當然，但是宗三不願意這麼想。美奈子活着的

話，他的毀滅可能就會急速來臨，殺她是爲了自衞，被沒有價值的女人陷害，對「社會來說，亦是不合理的」，即使採取怎麼樣的手段，自己也應該活下來，爲了這些多餘的事來消耗精神有時感到很悲苦，但是也可以說是爲渡過危機的一種戰鬥。爲了從犯罪中脫身，要留意任何徵兆，這是最重要的。

既然殺了人要受這樣的懲罰與折磨是當然的，但希望那不是永遠的，只是短暫的時間，祇要這個危機消失的話，什麼時候都可以對研究專注下去——宗三這麼想着。

跟長谷澈一碰面的很好的機會來臨了。那是高中時代的校長，獲頒藍綬勳章，同學們特爲他開慶祝酒會。出席的邀請函從監事處寄來，世上有些人是很好管閑事的，宗三這次很感謝這羣好管閑事的人，如果是這種聚會，做爲新聞記者的長谷一定列席參加，宗三決定出席參加。

兩個星期後，宗三因爲學校的關係而遲到四十分鐘才到達飯店的會場，在入口處的服務臺，交付會費後，他問服務員長谷是否來到了，服務人員回答說，那個人剛到。

掀開簽名簿，宗三看到用黑色簽字筆所寫而難看的長谷澈一名字。大會的大廳擠滿了人，宗三進去屛風的前面，對老態龍鍾的以前校長，恭敬地鞠躬行禮就下去了，佩在胸前的勳章，使得校長那凹陷的臉，看起來更顯得可憐兮兮的。

宗三在找長谷，但是人這麼多，很難找到。在好像擠沙丁魚一樣的會場，找了十來分鐘左

右，才看到正在吃壽司的長谷澈一的側臉，長谷聽到宗三在叫他的聲音時，把小碟子放在桌上，將黏着飯粒的小指放進口裏舐一舐。

「喔！上次……」長谷眼睛瞇成一線。

不知道他是指在往新幹線火車上或是在伊丹機場碰面的那一次。

「看樣子，仍然很有活力喔！」宗三驚懼地看着滿臉油光閃閃的長谷說。

「跑來跑去，四處奔波嘛！」長谷一副毫無心機的笑臉，正對宗三沒有半點懷疑或是拘泥的樣子。因爲周圍很嘈雜，所以聲音特別大，宗三暫時放下心來，但是覺得需要多觀察一下，才可以放心。

「你的工作嘛！仍然需要去京都嗎？」宗三說出口後，才想到這是多餘的話，關西方面的話題應該儘量避兗呀！

「一個月一定會去一兩次！」長谷抿嘴一笑說着：「而且我的父親在日本橋開百貨行，他也會吩咐我順道去西陣繞上一圈，最近也在經銷西陣紡織的領帶。」

話題扯到百貨行方面，宗三心裏十分警惕。

「哦！你家是開百貨行的嗎？」宗三裝成頭一次聽到似的表情。

「已經有三代之久了！」長谷有一點驕傲地說，然後忽然想到什麼似地把臉靠向宗三說：

「對了！上次，差不多半年前吧，在伊丹機場碰過你嘛！那一次聽說你是爲學會事去大阪的……」

「嗯！嗯！」宗三的心臟馬上急速地跳動不已，果然碰到最危險的話了，但這也是要完全瞭解長谷想法的最好機會。

「那時候也就是你和我在講話的時候，出現一位女性，我和她寒喧，你還記得嗎？」

如果回答不記得，就顯得很不自然，所以宗三答道：

「嗯！好像有那麼一回事！我因爲當時另外有事情，所以很不禮貌，先行離開……」

聽長谷的話，似乎沒有把他和美奈子聯想在一起，因此宗三比以前更放心一點，但是覺得還不能大意。

「不！我從中途跟那個女性講話，反而不禮貌。那一位是四國松山的人，是同樣開百貨行的老闆娘。」

「噢！是這樣子……是什麼樣的女性，我没有看到她的臉……」宗三知道長谷並不清楚他們的關係，高興得快要喘一口大氣來。

「如果你再逗留一下，我打算爲你們介紹一下！」長谷說。

果然和那個時候的預感一樣，不先脫離現場的話，眞的是很危險，宗三裝出苦笑說：

「把四國的百貨行老闆娘，介紹給我也沒有用呀！」

但是此時長谷聲音放得很大說：

「不！不！那位太太從那一次以後就失踪了，丈夫大她二十歲，很疼愛她，尋找太太不餘遺力，有點近乎瘋狂，向警方提出搜查的請求，更拜託人家查訪任何有關係的地方，但是到現在還沒有任何消息，太太告訴他，說是參加同學會，要去關西旅行，但是後來才知道，那是謊話……」

「哦！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宗三心裏忐忑難安，但是努力保持鎭靜的表情。

「當地的人傳說是太太另有秘密的愛人，而和她的愛人私奔去了，丈夫爲此憔悴病倒……那時候你如果也多看她一眼就好了！」

——在酒會上聽了長谷的這一番話，已經過了半年，謀殺美奈子以來亦將近一年。

第十二章 一顆掉了的鈕扣

有一項考古學的報告，送到宗三的學校。那是說在兵庫縣西宮市岩倉山西北方的山麓中發現一隻銅劍和數個彌生中期的土器，是由在登山的青年們所發現到的。

彌生時代，銅劍銅鐸被認爲是在北九州圈內，銅鐸則被認爲是在幾內圈內，這兩個文化圈的東西銜接點，就是中國地方的鳥取縣，岡山縣兩地形成一直線，因而攝津是屬於銅鐸圈，但是從這裏發現屬於北九州的銅劍，是很稀奇的，這種例子，在其他地方亦出現過，但是爲數甚少。

靠近大阪的兵庫縣附近的發掘作業，通常是當地大學的地盤，但是以前他曾經應當地之邀請，宗三所屬的大學幫忙他們發掘。這一次發現地的發掘亦是來自當地大學的要求。考古界也是很講『義氣』的，系主任叫宗三前來商量。「好像很有趣，做做看怎麼樣？剛好學生也要進入暑假……」系主任說。

一向的慣例，到了暑假，一般大學的考古學敎授都會帶學生去從事實地發掘工作。

「從發現的現場來看，可能是高地性遺跡，似乎是祭祀址，那一帶屬於六角山範圍內，六角山一帶有如你所知的五個山、會下山、城山、保久良山，以及伯母野山的遺跡，這一次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吧！聽說從岩穴附近發現到銅劍，這可能就是所謂岩陰遺跡，我相信你對這個發掘有興趣吧！」

主任教授說了一大段話後，對宗三投以微笑。

宗三在考古學界被認爲比較專於彌生氏時代的遺跡。所以一聽到當地大學有這種要求時，他就預測這個任務會落在他的身上，內心一直惶惶不安。

宗三查看地圖，發現這次的發現地「兵庫縣西宮市岩倉山西北方」，是在蓬萊峽中。岩倉山海拔四百八十九公尺，縱走西北方的山塊，是一很複雜的地形，形成很多的斷崖，以及谿谷，然後逼近北方的河流。沿着河流有一條公路通往有馬、寶塚之間。

彌生遺跡的新發現地，正好是宗三邀美奈子進入山中，將美奈子推落斷崖的地方。

當然謀殺美奈子的地點，是在哪個地方，他也不太清楚，因爲是第一次進去的山中，牽着美奈子走的時候，又是一心一意地在找斷崖。

宗三和美奈子在一雜木叢林中做最後的溫存，那是爲了使她容易在山中鬆懈的手段，但是到底是那個地方，他也不能確定。

他帶美奈子站在十五、六公尺的斷崖上，讓她往下看，那一帶的風景至今還是很清楚地印刻在宗三的腦海中。由花岡石形成的斷崖，中途沒有阻礙視界的樹木，一望可以看到直下的谿谷。當患有懼高症的美奈子感到頭暈目眩，用雙手掩着臉時，宗三就利用這一時間順勢猛力一推，霎那間，美奈子的身體向前傾落，從斷崖上消失。她曾發出短短的叫聲，但非慘叫。在這種情況，電影或電視中都會描寫女人發出很大的尖叫聲音，這是假的，因爲恐怖到了極限，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那現場的風景還歷歷在記憶當中，但是現在看地圖卻辨別不出到底那個地點。所以不到現場是無從知道的。可是宗三認爲這個地點，和那個地點不可能有多大的距離。宗三早有覺悟這個發掘的任務——一定會輪到自己的頭上，因而煩惱不已。他考慮要編一個適當的藉口以便拒絕。他覺得危險的地點，最好不要接近。事發到今天爲止已經一年一直都是安全渡過了，但一到那種地方，不曉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雖然如此，卻想不出什麼適當的理由可說。他的健康狀況相當良好，暑假並沒有特別的計劃。如果說要和家人去海邊或去大原避暑，理由未免太薄弱，況且有一次妻子住院當中他爲了發掘工作，居然在東京地方逗留了兩個月以上。另外，到現在爲止，他不曾拒絕過系主任的命令。違拗上司的話，升遷會受到影響。沒有什麼重要的理由，拒絕擔任發掘作業的話——是否會讓旁

人想到因有特殊的情形才不願意到那裏，這種新的顧慮又產生了。而且如系主任所說，高地性遺跡，是目前他最有興趣的研究項目。此次的發掘會成爲他理論上有利的資料，可能會帶給他新的啓示，在這種情形下拒絕系主任，顯得非常不自然，反而會使旁人產生疑竇。

這樣子的想法或許是自己想得太過份了，可是一旦有了這種疑心，那種顧慮就在他的心中一直生根了。從那裏再產生種種壞的想像。

但是，最後他還是答應下來，雖然是一個不吉利的地方——但是美奈子的屍體並沒有被發現，因此也不是說警方的搜查已經開始了。沒有一個人懷疑他，更沒有人把失踪的美奈子和他湊在一起，也沒有任何物證。

主意既定，宗三於是再看一次六角山附近各遺跡的調查報告書。在報告書中的五個山、會下山、城山、伯母野山的遺跡是發自彌生中期的居住遺跡，這些，和生駒山的兩處遺跡一起，是一靠近適合水稻耕作的地帶的部落遺跡。但是岩倉山西北斜面的新發現地，如從地緣條件加以研究，即使跟部落有關連，可能亦是單一的祭祀址吧！從岩石的附近出現銅劍；就是這種想法的證明。岩穴是因自然的侵蝕而日久形成的。但是爲了要跟石器時代有獸骨被發現的洞窟作區別，就把它叫做「岩陰遺跡」。

宗三再細讀一次從書櫃中拿出來的報告書「攝津高地性遺跡的研究」，他的心中再一次燃起

對學術的功名心。

因此對於剛才系主任類似邀請的眼光，宗三回答：

「好！我去罷！」

兩位講師帶着助手和學生們先行出發的是七月二十日。

每一次的發掘考古之行，宗三都是一開始就同行，但是這一次編造了一個藉口，慢了四、五天才出發。

這中間，先行出發的塚田應約每天打電話來告訴宗三他們的工作情形：「發掘的準備工作很有進展，學生們食宿、健康等情形都很正常。」

「是怎樣的地點呢？」宗三這麼問。

塚田講師回答說：「老師知不知道，是一個叫做蓬萊峽的地方？」

「不知道啊！」

蓬萊峽在津阪地方才有名。因爲並非全國性的風景區，所以說如果知道的話，就變成他跟那個地方有某種關係。

「有凸凹的岩山相連的奇景，是從寶塚往有溫泉的汽車道路入口，從狹窄的小路進去，差不多兩公里的地方，再進去的兩百公尺的山腰附近，有雜樹林。」

宗三大爲放心，謀殺美奈子的地方並沒有那麼深入，是在入口處進去差不多一千公尺的地方，繞了一下，就馬上去斷崖了。

「那麼是相當不方便的地方吧！」宗三很想問是否有什麼特別的事，但是不便明講，祇好廻地說。

「不會的，因爲離我們紮營的基地，叫做船阪的部落不遠，那裏的地形不太陡峭。」

講師和學生都是借住當地的民房。

「當地的居民怎麼樣呢？」宗三仍然是旁敲側擊。

「很受歡迎，當地居民都非常合作！」塚田說。

這個回答和他所期待的很有距離，他想要問的是現場附近有無什麼特別的事情和情況。

「發掘現場，有沒有人去過了！」

「普通的人沒有來過，只有一些年輕人在河床露營。此外村裏的中學生亦因爲學校放暑假而來參觀，只有這一點點，大概不會有什麼困擾才對！」

仍然是隔靴搔癢的回答，但是憑這個口氣可以想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故。宗三因爲怕塚田會不會認爲他爲什麼老是問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所以接着又說：

「發現的銅劍是什麼樣的東西？」這是頭一次問到有關發掘的核心問題。

「是一種庫利斯型銅劍，因為生銹而腐蝕，但是看到折成三段的刻面呈現出褐紅色！」

「啊！那是因為它錫的含量不太多的緣故。」

「可能是的，馬上試測的結果，全長二十四公分，劍幅一點四公分，劍身中央寬度三公分……
……。」

接下去塚田再談到刀尖的厚度等各部份的數目字。

「土器呢？」

「和土器一齊出土的破片是櫛目式，好像是屬於所謂畿內第三樣式，從外表看來，硅砂的含量很多，稍微厚厚的。壺形的比較多，已經發現了三個，假如大規模發掘的話可能會陸續出來。」

「石器呢？」

「有石鏃、石錐，加工很粗糙，也都是比較厚的。」

「嗯！嗯！」

「老師您什麼時候過來！」塚田很希望宗三早一點來。

「嗯！我的事辦得也差不多了，明天就可以去，儘量搭早一點的特別快車。」沒有法子再拖下去了。宗三只好這麼回答。

似乎不必煩惱的，但回答塚田的時候，宗三仍有一種如履薄冰的心情。

第二天十點，宗三搭上新幹線的快車，大型的旅行袋中帶進數本的筆記簿，參考文件，一個星期的換洗衣物、作業褲、工作鞋等。

他想如果到晚一點的話，可能沒有法子吃到什麼東西，所以十一點半就到餐車去。

這一次的旅行是光明正大的。他環顧四周是否有熟人在，但是沒有，事情就是這麼不湊巧，偏偏在不方便的時候，都會碰到長谷徹一這種人，但是宗三不願認爲考古的地方會和謀殺美奈子的地方相吻合，除非是上蒼在冥冥之中的安排。

在新大阪車站的月臺，他的學生塚田已老早在那邊等候他。

「哇！辛苦！辛苦！」宗三說。

塚田笑嘻嘻地回答說：「都已經完全準備妥當了！對了，老師我們有新的發現！」

「發現！」宗三的心臟又跳動起來。

「我們很大意！因爲現場有很大的岩石羅列星佈，仔細一看，成爲環狀排列，其中有一些是只有一部份露出地面，其它的大部份埋在地底下，所以開始看不出來。」

這是祭祀址的特徵，可能成爲雙重的圓形列石吧！宗三的心情也就比較平靜下來。

「是的！有看來像內圈的石頭，因爲舊狀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這顆巧石亦可看成是從附近

的山崖上，墜落下來的，因而不能作很正確的區別！」

「有斷崖嗎？」

「附近有十公尺到二十公尺的斷崖，當然是因侵蝕而形成的，但是環狀列石也是由同質的石英，粗面岩經過風化的東西。」

聽到斷崖，宗三不語，有種嫌惡感湧上心頭。

他們在車站前攔了一部計程車。

「知道蓬萊峽嗎？」塚田這麼問司機說道。

司機點一點頭，宗三看出司機並不是載宗三和美奈子從有馬温泉至蓬萊峽入口處的那一位，也就放心許多了。

「再過去一點有一叫船坂的地方，幫我們送到那邊！」

在計程車中，塚田一直大談考古現場的話題，照後鏡只映出司機的那一雙眼睛，可能是對一直在談論深奧話題的客人產生好奇心，但今天不同於和美奈子在一起的那一次，用不着操心。

「毗鄰現場的地方，有深四、五公尺的岩穴，銅劍就是在入口處附近發現的，岩穴下面的土壤高突，只容許一個人蹲身而進的高度，在那下面挖掘的話，說不定有石器時代遺物出現。也就是在石器時代的岩陰遺跡上形成彌生中期的祭祀趾遺跡所作的判斷與假量。」塚田講師很熱忱地

說道。

進入寶塚市內，過了橋，道路兩旁豎立高聳的峭壁，蓬萊峽快到了。

宗三爲了儘量不要看到嫌惡的景色，所以側着臉和塚田饒舌地侃侃而談，車子來往穿梭於柏油路上，這種情形和美奈子同行的時候，一點都沒有不同的地方，一年前就彷彿如同昨天，在中途轉入小路，到達充滿了農村色彩的船坂部落。另外一位講師和學生五、六個人出來迎接他們，其他的人聽說還在現場。

忽然，宗三看到在一家農家房屋後院的外廊聚集着六、七個穿着襯衫的人，還有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官，宗三心中爲之一怔，脫口問道：

「那是什麼？」

「哦！對啦！一個禮拜前，在山中發現一具女人的屍體，聽說死亡時間已經過一年了，好像是他殺，所以警察來這裏調查……，老師那麼我們去現場吧！」塚田講師認爲這種事情與學術沒有絲毫關係，於是便催促着宗三趕快到現場。

聽到美奈子的屍體在一個星期前就被發現，宗三的心緒大亂，平時雖然不無覺悟這種事遲早會被發現，但是事到臨頭，宗三的身體似乎要失去平衡。

坐在農家後院外廊上休息，穿着襯衫的工人和一身制服的警官，好像就要從他背後逮他似的。塚田講師沒有在電話報告中提到這件事，可能是他的個性對那種事情不產生興趣的關係吧！如果塚田講師當時即提出來的話，至少現在他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或許他那時就決定不要來。宗三想到這一點，對於走在前面年輕而熱忱的考古學徒——塚田講師，產生一股埋怨的心情，讓他最難放心的是現在的調查情況，已經發現了一個星期了。現在還在大規模動員的搜索，到底美奈子的屍體是怎麼樣被發現的呢？他們爲何將一年前墜落的屍體，判斷爲他殺，是否已經知道身份？或者是另有發現到犯罪者的蛛絲馬跡，這些都不能積極地去問塚田，他這個人把殺人當成是世俗之事，毫不關心。如果在此情況下強問他反而會引起懷疑，不但如此，他亦會認爲自己對這種事情有興趣，而感到奇怪，因此宗三故意裝成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向塚田問說：

「連這種地方亦會發生這種事情嗎？那個屍體是在什麼地方被人發現的，不會是在我們要進行發掘的現場吧！」宗三欲造成讓人想到如果是在發掘現場發現給予一種恐怖的意思。

「不！和發掘現場還有一大段距離，發現屍體是那邊的方向！」塚田擧起左手，在他所指的方向有一團很繁茂的樹林，那上面有白白的岩山，宗三對山的形態尙有記憶，不錯，那是和美奈子一起上去過的山，那時候是從那邊上來的，把她推落下去的斷崖不能從這兒看到。

宗三移開視線，跟着塚田走。

「我們到達的前一天，那女人的白骨屍體被人發現，如果早一點或許能夠看到！」在後面的學生跟他的伙伴說。

——原來已經變成白骨了，那麼身份應該不會曉得吧！衣服亦可能損壞到無法辨認的程度了，即使留下來，恐怕也很難以看出身份了吧！

——但是他們爲什麼判斷從斷崖墜落的屍體係被人謀殺而死的呢？

「那個女人是怎麼樣被殺的，是不是被人勒死的！」宗三邊走邊向跟在後面的學生問道。一位留有滿腮鬍鬚帶有中年人氣質的學生，此時露出白牙，用一種昂揚的聲音說：

「好像不是。我曾問辦事的刑警，他說是被人從斷崖上推落下去而死的！」

宗三聞言如同從心臟中聽到自己的呻吟聲。

——爲什麼這樣子肯定呢？根據什麼呢？

「這是因爲屍體的旁邊有從斷崖上連同滾落的三、四塊石頭，因爲附近沒有這種石頭，如果是其他的情形應該沒有石頭滾落才對！這就是說在女人墜落的時候，石頭也一起滾落下去的，在斷崖中途的樹木的枝椏被折斷而殘留在屍體的旁邊！」

——對了！想到了，有那麼一回事，從上面看下去，美奈子的背後有一些石頭落下去，但是那時並不知道有樹木枝椏折斷的痕跡。

怎麼搞的！如果從船上跌落大海時，沒有什麼石頭、樹木之類的東西跟着，當初一心想到在山中跌落和在大海跌落而死的情形沒有什麼兩樣，但是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但是宗三又自我安慰——幹嗎？那麼怕，只這麼一點點，就害怕起來了，眞是不像話，太不像男子漢了。

「那女人說不定是在山中行走時，不小心失足墜落斷崖而死的，那爲什麼警方認爲是被人推落而死的呢？」宗三如此地告訴學生說，他認爲自己的聲音很有力氣。

「我也問過刑警這一點，警察說有司機差不多一年前，在有馬溫泉載一對中年男女至蓬萊峽入口，司機曾經將這件事告訴過他的家人，警察聽了這種話……」

——喔！那個司機告訴過他的家人？

「警察聽到這些話，但是問題關鍵是那個司機，差不多在三個月前已經過世了，所以不曉得是怎樣的男人將被害的女人帶來山中，警察也無法得到進一步的資料。」

宗三緊張的心臟又鬆懈了下來。

「因此警方判斷是那個男人將那個女人從斷崖上推落下去的，女人的屍體雖然化爲白骨了，但是年齡仍然可以推測出來，差不多是在四十歲左右，所以跟司機對他家人所講的情形很符合，如果司機還活着的話，就可以知道那男的到底長得怎麼樣，因此警方感到很遺憾！」

「如果是從有馬溫泉載來的客人，不如從有馬溫泉的旅舍做一地毯式的調查就可以知道嘛！」另外一個學生說。「警方當然這麼做呀！聽警方說類似這對男女去住過的宿舍亦查出來了，可是因爲是一年前的事，中年成對的客人多的是，亦不知道到底是那一個女人被殺。警方臨摹繪製嫌疑犯的素描亦無從着手……今天有那麼多的警察來的目的，是想再搜查一次現場，看能否找到一些蛛絲的東西！」

「老師，到了！」

走在前面的塚田講師回過頭來說。那邊有帶着登山帽、穿着襯衫的學生列隊歡迎宗三的來臨。

以後的宗三對發掘工作一直沒有心情，對塚田講師和正岡講師拿給他看的環狀列石的巧石，或學生們掘出來的石器與土器，或當地大學拿來的以前發現的銅劍等，亦只能說是視而不覺，無法貫注精神做學術性的觀察研究。

在開始要做大規模發掘的計劃，兩位講師乃提出商討，但是宗三不能做眞正貫注精神的指示，只是虛應故事放任兩位講師去做，平常治學嚴謹的宗三，這次的擧止好像不太對勁，兩位講師亦覺得奇怪。

馬上開始發掘了，那是由學生着手進行的，從分割的小區域中，每個人都謹愼而仔細地從表

面土挖掘，挖到三十公分的深度，宗三看到學生一下子彎腰，一下子爬在地上，忙得不亦樂乎。可是宗三的思考則放在其他上面，美奈子的屍體在白骨化後才被發現。這一點都按照他的希望，但是警方判斷爲他殺則出乎他的意想之外，他體會出專家的可怕，同時也體會到外行人的膚淺，他忽然想起自己一定留有很多的漏洞。

和美奈子一起搭坐計程車時，那車子的老司機對於在蓬萊峽入口處下車的中年男女留有印象，亦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他自以爲安全的司機原來是具有好奇心的危險目擊者。

幸好那個司機去世了，只憑司機對家人所做有關經過的描述，相信對警方也沒有什麼幫助才對，危險是過去了。據學生說，警方從司機所說的線索，找到有馬溫泉的旅社，那一定是明月莊吧！但是那裏的人亦記不得一年前的男女旅客了，這也是幸運的，這麼說美奈子親手簽名的旅客住宿登記假名亦是很幸運的，如此第二個危險亦躲過了。但是屍體身份不知道是否被查證出來沒有？不能再對學生進一步問有關這件事的情形了，對這件事太有興趣，反而會引起注意。

美奈子失踪後，她的先生曾對警方提出搜查的請求，所以警方會將這具已經白骨化的屍體和美奈子失踪的事情聯想在一起，對照分析，可是現在死者的臉部已經無法辨認了，衣服亦已經腐爛了，看不出什麼特徵，那麼她的先生亦已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嘍，不過如果警察覺得可疑的話，仔細搜查美奈子的身份，以及他的先生和周圍的人，恐怕也很痲煩的。

警方眞的會追溯到十五、六年前美奈子的前夫——大哥嗎？即使會想到這一點，但是當時的情形亦不會牽扯到宗三身上，不論那個時候和現在，只有美奈子和他知道他們間的關係。因而，那位老司機所看到的男人，警方會把他看成爲另外一個「男人」，搜查可能會朝相反的方面進行，最後自然進入迷宮！

「老師，發現了這種東西！」塚田講師拿來五個磨製石器和已經弄淸塵土的櫛目文土器破片。

「櫛目文是這個地方的東西！」

「既然有銅戈出土，一定會有從北九州運去的，或是受北九州影響很深的土器出土呢！」

「可能性是有！但是也會是在三十公分以下才有！」

宗三的心思依然不能貫注在考古上。

宗三想，發展到現在還可以，但是從現在開始就不能太大意了，宗三這樣子自我警惕着。可不是嗎？警方再次來此搜查以前沒有收集到的證據物，可見警方對這件事很認眞，宗三又對自己可能沒有想到的漏洞擔心。不是嗎？已經從屍體旁發現一個墜落的石頭和斷崖上樹木折斷而推論爲他殺的證據，自己以前都未曾想過，說不定還有很多自己想不到的地方或遺落的東西。

宗三又認眞地回想，但是怎麼想也想不出美奈子從斷崖墜落時身上帶有什麼東西，旅行袋不

用說，手提包也拿過來了。

……突然宗三的身體被一種來自內部的衝擊而痙攣——（啊！你上衣的鈕扣是遺落在那裏）美奈子的聲音又回到他的耳際。

「塚田！我想到那角落去休息一下，身體有些不舒服！」宗三說。

「老師請！我也覺得老師的臉色不對！沒有問題吧！」塚田講師一副擔心的眼光端詳着宗三的臉。

「沒有問題！昨夜睡得晚，可能有一點疲勞吧！休息一下就會好吧！我到那邊去躺一下！」

「回到剛才來的農家休息怎麼樣！我陪您回去！」

宗三告訴塚田不必擔心，自顧而行，宗三的雙腳朝向美奈子橫屍的地點走去，差不多在什麼地方，大體上認得出來的。

——啊！你上衣的鈕扣掉落在那裏呢？美奈子駐足而言的那個地方，離斷崖還相當遠。宗三馬上看他的上衣，果然，那個地方只剩下線頭而已。如果掉落的話，也只有在樹林裏的最後溫存的地方。鈕扣是，宗三懷抱裏的美奈子激烈的動作而掉落的吧！當她躺在草地上的時候，宗三脫掉衣服，把它放在旅行袋上面，待美奈子站起來，宗三穿上衣服，但那時沒有注意到，因爲他沒有扣上鈕扣。那個鈕扣從前就已經有些鬆散而快要掉落下來了，前一天晚上，美奈子要向旅社的

服務生借針線縫穩一點，結果忘掉。

——回到那邊檢回來怎麼樣，美奈子那時候這麼說，但是那個地方夏草和藪林很繁茂，藏在其中的小小鈕扣可能不容易找出來，要找出來的話亦是非常花時間的，倒不如趕快將美奈子帶往死地，交給死神，老是在那邊延遲的話，說不定會被人撞見。西裝外衣是百貨公司的半成衣，不平凡的一個鈕扣該不會成爲證據吧！於是他說：

——算了吧！走吧！雖然有點不好看，可是把上衣脫掉拿在手上就看不出來了。

——對啦！在去機場的途中，再去找找看有沒有百貨行，買相似的鈕扣，我幫你縫。美奈子以爲她可以活着去伊丹機場而如此同意他。現在想起來，應該折回去檢回這粒鈕扣才對，雖然一直在想，任何證據而不可留下，但還是百密一疏。

現在刑警們在大規模搜查現場，不只是屍體發現的地方，也一定在追查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軌跡線索，擴大搜查範圍了！刑警們職業性的敏銳眼光，可能會從那個地方找出一個鈕扣亦說不定。

那個鈕扣到處皆可以買到，很普通的東西，但經警方認爲是兇手的東西的話，可能會澈底追查鈕扣的來路，首先是製造的廠商、批發商、零售店，如此地追踪下去，從過去的事例來看，有由一張普通的包裝紙和一條帶子，經他們追踪而發現兇手的例子是很多的，何況那個鈕扣是百貨行半成衣上的東西，不同於普通的小賣店、批發商可能對刑警說出百貨公司名，那家百貨公司是

他太太以記帳方式購買的，很容易查出。

宗三新的顧慮是，除了鈕扣以外是否還有美奈子的東西遺落在那裏，如此鈕扣的所有者和被害者的關係，可以馬上被查出。宗三此時發現沒留意的漏洞竟覺得到處都是。

即使美奈子沒有遺落東西，警方的直覺亦會從男人的鈕扣遺失在草叢上這事來判斷兩者間在此發生過怎麼樣的行爲。在此方面警方的想像可能很豐富。

宗三環顧四方而行。在此山中亦有可容一人行走的小徑，兩參交錯，他把視線放在欲要發現記憶中的地點和對刑警的警戒。如果被警方發現就準備如塚田所說的以『身體不舒服』理由打發警方。但總之要在刑警到達以前抵達那個地點。

宗三終於來到那個地點。季節恰同去年一樣，草叢繁茂，附近情況亦無啥不同，容易捕捉記憶中的特徵。

宗三伏在草叢堆中，吸着濃烈的草味。利用正好帶上來的登山用的登山刀，開始割起雜草。後到的警方人員可能覺得懷疑，但只是割草亦不意味任何意思。更重要的事在尋找那粒鈕扣，如果有美奈子的東西遺落的話，亦順便檢回。

宗三砍下樹枝，留着汗，用樹枝撥土，如此在蟬聲中繼續作了將近一個鐘頭。

鈕扣和美奈子的東西沒有發現到，但卻另有其他的東西出現。

第十三章 玻璃釧子

蓬萊峽山中考古工作完畢後的三個月。

宗三身邊無任何事情發生，仍然日日平靜。

那以後回到東京，馬上到圖書館參閱以愛媛縣爲主的地方報，他找到了在美奈子屍體被發現十二天後的報導。

『松山市「伊矛屋」百貨行，西田慶太郎的太太——美奈子，從去年七月至關西方面旅行失踪至今，此次在蓬萊峽山中發現的白骨化屍體，由一些尙未腐爛的衣服碎片爲依據，經西田指認確定是他太太出門旅行時所穿着的衣服，遺體因此可以斷定就是美奈子。據警方判斷美奈子不可能單獨到那種地方，並以當時所帶的手皮包和旅行袋遺失的理由推斷有被殺的嫌疑，當地的警察機關偵查小組目前正在積極偵查中。』

——大約就是此類報導。

旅行袋和手皮包的遺失——宗三心裏驚愕了一下，心想放在東京火車站的寄物處，已經一年以上，可能老早被處理掉了。此時警方想要尋找出來亦無法辦得到。

以後有關的報導報紙偶而刋登，只看出偵查遇到困難的說明，而無任何使宗三恐懼的字樣。從屍體發現的三個月後——正確時間是從謀殺開始至今已有一年三個月——漸漸使宗三相信搜查進入了迷宮停止偵查。

宗三從警方沒有跟他接觸，推斷長谷澈一在伊丹機場所看到他們兩個人認爲沒有關聯。如果長谷懷疑他，知道美奈子被謀殺，一定會告訴西田，警方亦會因而知道的。

偵查腳步雖不是直接的，卻會一度接近宗三。大約在二個月前，因亡父法事，宗三兄弟們聚會，壽夫趁大嫂不在場的時候對宗三透露說：

「有駭人聽聞的消息。據說美奈子去年夏天被謀殺，地點在寶塚附近的山中。」

「因警方尙無法找出兇手而到過這裏盤問，我回答說，幾十年前離開的太太的事情，我怎麼知道。」壽夫稍微知道前妻再嫁到松山某家百貨行。「警察亦太會纏人了，對十六年前離婚的原因，打破沙鍋問到底，他媽的！」

宗三裝成頭一次聽到而感到十分驚訝。

壽夫說：「當我聽到美奈子被殺時，覺得那女人好可憐，如果當時不跟她強行分開亦不致於

如此。」

——不必強行分開的話，哥哥你要是忍耐就好了，如此我亦不會闖下大禍——宗三心想。

實際上哥哥並非討厭美奈子，要是沒有黏在哥哥身邊的風塵女郎橫刀奪愛的話，他們亦不會仳離，而雖然和美奈子仳離，結果亦沒有跟那個女人結婚。聽說人生有很多浪費，但哥哥你這一浪費使弟弟面臨一生的危機呀！上了年紀的哥哥，一副極其平靜的表情，在宗三面前吞雲吐霧。

當宗三聽到警方已來盤問哥哥時，爲自己揑下一把冷汗。警方雖很纏人地來到十六年前的前夫處，所幸未涉及么弟。因爲與美奈子的關係違壽夫亦不曉得，所以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仔細想一想警方只來到哥哥的地方即折回不前，這不是證明警方不知道眞象嗎？如此反而更好，偵查的眼光料想不會再回到前夫的身上吧。宗三覺得好不容易走完一條長而險象環生的橋。

事實上美奈子屍體出現三個月以來，並沒有出現什麼事，是故可以判斷偵察已經去一段落了。一般而言，負責殺人事件的偵查小組，經過四、五十天未有任何進展就會解散，現在已經過九十天以上了，可以說是安全了吧。宗三認爲現在沒有任何事情可對他構成威脅，乃重新體會出生存的價値。他的心情，一如平安渡過海上的颱風的船上的舵手一樣，端坐在船首，面露會心的笑意，沉溺於戰勝大自然的喜悅中，並祝福美奈子安息九泉。

蓬萊峽中的考古調查報告，以塚田、正岡兩位講師當助手進行研究。在這個祭祀址，發現銅

戈之外還發現一把細型銅劍，此爲莫大的收穫。細型銅劍是從彌生前期末葉到中期的東西，出土幾乎限於九州，九州以東就不會出現。這銅劍是在銅戈出現的下面七十公分深度下偶然發現的，同時亦一起發現彌生中期後葉的櫛目文土器，而從這個上面，即比銅戈地面再深入三十公分深度處發現了彌生後期的土器，由此推斷，這個祭祀址是由彌生中期與後期的遺跡所堆積而成的。以銅劍、銅戈來說，中央寬的東西，被認爲是彌生後期的東西，從中國地方和近畿地方亦曾發現過，但中期的細型銅劍在六角山一帶被發現是頭一次。在目前，只在此地出現朝鮮半島和九州圈內的細型銅劍。而如何將此事跟九州圈連接起來而肯定它！這是宗三的研究主旨。

但是宗三的心裏偶而會有一股衝動，想把一樣東西拿給人看。那樣東西是玻璃做的釧子。是他在找鈕扣的地方用樹枝挖出時發現到的，玻璃釧子當時被他放在口袋中，不會告訴塚田和正岡。那是一項很珍貴的東西，但由於發現的地點不好，使他深感困惑。

釧子是一種以貝殼做環狀橫切而成的東西，它有許多名稱，諸如貝釧、石釧（碧玉製）、銅釧、鈴釧等因材料而有所不同，宗三所發現的玻釧，是來自古代中國的彌生中期的東西，很可惜已經裂成兩段。

銅釧在近畿、九州以及其他的地方會出現很多，但是玻璃釧以目前而言，只有兩個發現地，一爲丹後國中郡，一爲筑箭國遠賀郡須玖，怪不得宗三很興奮。

可能那個地方有土壙（沒有石棺、石墳的土槨），而堆積在那上面的土壤經前年颱風的洪水沖擊而流失，在那上面生長雜草，不然的話，不會因找鈕扣時，用樹枝挖開土面時玻璃就會被發現。

總之這是在考古學上最大的發現，這種幸運不可能會有第二次的。宗三心中興奮異常，認爲能在和美奈子擁抱的地方發現釧子，是頗富象徵意味的，女性愛用這種手環可從萬葉集的詩歌中看到，但歌詞中所描述亦僅是銅釧而已，而宗三所找到的則是玻璃釧子。

當從土中發現銀化純色的玻璃釧子時，宗三起初以爲是美奈子遺落的失物碎片。他覺得玻璃釧子是美奈子的靈魂將她掛在手中的東西送給他的。雖然殺死她，但那女人是徹底愛他的——只是很遺憾，宗三不能公然發表關於玻璃釧子的事，因爲發現的地點不好，也因爲離殺美奈子的地方很近，自己心虛，所以發現時亦不能拿給塚田和正岡看。現在發表會讓他們產生懷疑。當然應該在那時將此發現讓作業團知道，使他們前往發現玻璃釧子的地點察看，但那地點是宗三所顧忌的。

另外如發表發現釧子的地點，一定會重新做大規模的發掘作業，假如那時找到自己遺落的上衣鈕扣怎麼辦。今年穿來的衣服和去年不同，所以不能將鈕扣說成是今年所掉落的。

況且去年西裝上掉落的鈕扣，妻子因附近的商店沒有此類的鈕扣，特地到百貨公司縫補。警

察一調查那家百貨公司，就馬上發現事實。

即使大規模發掘，鈕扣亦不一定會發現，美奈子身上的東西可能也沒有，然而犯罪心虛，宗三不得不考慮所有的可能性。此種潛伏的危險性，必須時常保持警惕。

不幸的是宗三有股旺盛的做爲一個學術研究者的心理衝動。那是既優越，又想誇耀的心理。這是學者的心理，亦是收藏家的誘惑。

美奈子屍體發現後，經過四個月仍無任何動靜，如此一來，宗三認爲偵查已告停止，所以他就認爲危險已過，當研究者的心理衝動更加旺盛，終於禁不住衝動，將此項發現和他所熟悉的其他大學的考古學教授提起，偷偷地展示釧子給他們看。

「哇！爲什麼有如此的稀世珍品！」

叫做山口的教授目瞪口呆地說。

山口要宗三讓他多看一下。他將玻璃釧子放在掌上凝視着。

「從那裏發掘出來的！」

「不！不是發掘的！」

宗三準備一套說詞向他們說：

「從一家古董店買來的。」

「古董店！」

「古董店要我代爲鑑定，後來以相當便宜的價格出售給我！」

「那麼賣給古董店的人到底從那裏得來的？」

「如果知道的話就好了，據說，賣給古董店的人未曾說些什麼？古董店亦没有詳問，而且古董店亦認爲不是値錢的東西，所以也没記下賣者的姓名、地址，據古董店說是四十開外的莊稼人。」

宗三按心中所想的說詞向山口解釋。

「是否是附近縣份的人？」

山口的眼光充滿好奇、羨慕之意。

「如果能知道一些的話，該有多好！」

「喂！對於這項珍品有没有準備發表文章！」

「不！現在無此打算，因發現場所不同無從寫起，如果發表或許會受到學術界的反駁，極端的說不定會說『釧子或許是去中國的人從那邊古董店買回來的。』」

「啊！太可惜！太可惜！」

山口教授連聲嘆息。

從那個時候起經過了一年。也就是宗三殺害美奈子已經有了兩年，在此期間，宗三升爲教授。

這個夏天由當地的P大學考古學班在攝津宕倉山一帶作大規模的發掘調查，這是受前年東京的Z大學發掘成功的刺激。

而當地的大學比Z大學有更大的成果。在那裏發現彌生中期到後期初葉的集落址數處，其中距離Z大學所發掘的場所一公里處的出土品，是很特殊的東西。計有多紐細文鏡兩面，玻璃釧子一個，隨之亦有許多同時代的土器、石器出土。

多紐細文鏡過去只在日本發現四面，所以這個發現非常重要。雖然沒有如他們期待的出現和其他出土一樣的銅鐸，銅劍，但因爲附近有去年東京大學發現細型銅戈一個，所以可以推斷蓬萊峽山中就是彌生中期的祭祀址。

但是比鏡子還重要的就是玻璃釧子的出現，因爲玻璃釧子被發現的例子比多紐細文鏡的發現率小，所以發掘調查組非常的高興。

調查的結果在第二年的春天加以報導出來，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此時是離美奈子被殺害時間的二年半。

再經過半年後，東京G大學的山口教授，有一篇短文刊登在一本綜合雜誌的隨筆欄上。大旨

的內容如下：

『去年的夏天，大阪P大學考古學教室在岩倍山麓一帶的彌生中期遺跡進行發掘，成果豐碩，特別是發現玻璃釧子一個，使我們非常的興奮。然而引起我最大興趣的事是前年十月Z大學的江村宗三教授，給我看和現在發掘出土一樣的玻璃釧子。江村教授所擁有的玻璃釧子，據說得自古董店，賣者古董店亦不認識，没留下姓名、地址。因此這玻璃釧子出土地不明，江村教授才没將此事發表出來，對江村教授以及我們而言，是非常遺憾的。

看到此次P大學的發掘調查報告，感覺江村教授所得來的玻璃釧子或許也是從岩倉山麓出土的東西。那一帶有叫蓬萊峽的，因花岡岩被侵蝕而構成的奇景出名，或許是有一天某個男人入峽中，偶然檢到玻璃釧子而不知是寶，直接或間接賣給東京的古董店，我這樣認定，是因這次發掘的玻璃釧子和那個完全一模一樣。

如吳我的推測正確的話，我很羨慕江村教授的幸運，同時也惋惜江村教授手中的玻璃釧子的來路不明。』

綜合雜誌的讀者很廣，假如關西地方的某縣警察局的刑警，看到山口教授的隨筆，那也很自然。那位刑警橋本，會在兩年前參與蓬萊峽女屍謀殺案的調查工作，他雖然對考古學完全没興趣；但由於當地的是大學發掘的玻璃釧子——和P大學在發現屍體的現場附近掘出的一模一樣的

——釧子被賣到東京的古董店來，引起橋本的注意。那件殺人案至今毫無進展，有如石沉大海；橋本曾經是專案小組的一員，現在仍然耿耿於懷。

另外出現在隨筆欄上的江村教授名字，橋本亦有記憶，但同姓的人不是東京大學的教授而是靜岡一家餅店的店主。橋本找來參與兩年前偵查工作的下屬？

「你不是曾經找過叫做江村的人，盤問過他，做爲該案的參考人嗎？」

「有！他叫做江村壽夫，是被害者的前夫，十八年前離婚，因爲當時江村有其他的女人，所以美奈子要求離婚。其後她再嫁給松山的西田慶太郎。當時不是認爲江村壽夫與此案無關嗎？……」

「姓江村的，我認爲不太多！東京大學的江村宗三教授會不會是江村壽夫的親戚，你去查一查，但不要讓壽夫和宗三教授知道。」

「是東京大學的老師嗎？啊！我知道了，你是說被害者的旅行袋和手皮包在東京的寄物處出現，因此認爲與東京方面有關！」

「可以這麼說！」

專案小組在解散前所獲的資料，超出宗三所能想像的。

第十四章　天網恢恢

蓬萊峽專案小組根據美奈子丈夫慶太郎之言，知道美奈子出門旅行時曾帶有手提包和旅行袋，因這兩件東西的遺失，所以做成資料透過全國各地的警察局，調查各地的當舖，車站行李寄放處。東京車站曾反應過有許多犯案的人無法處理被害者的東西，寄存於火車站，而不再理會，帶給他們莫大的困擾。

車站的行李寄放處，寄託期限十五天，過期以「所有者不明的行李」公報出來，如果寄放者不出面，再予以保留半年，過後半年即歸國鐵所有，而被拍賣。因爲這類被拍賣的和被遺忘在電車上的行李欄上的東西湊在一起，所以此類旅行袋數量可觀。

拍賣的對象限於國鐵指定的舊貨商，一次投標即由將近二十個來自全國的古貨商人進行投標。一旦轉入舊貨商中，要找一個旅行袋是不可能的。因爲專案小組通告查詢的東西，寄放在行李寄放處已經一年以上，本來是查不出的。

但東京車站處分無主東西的公報尚在保管中，而從公報中列出的東西項目找出與專案小組所要的大小形象類似。

這個旅行袋形態、顏色、大小；手提包的款式、花樣，裏面的東西……等等，皆和慶太郎所提供的資料完全符合，這些東西本來不足成爲證明所有者身份的線索，但是如果和前面所述的特徵一致就變得很有用。

車站職員翻閱存根才知道那男的將手皮包和旅行袋拿來寄放的時間相當於美奈子被殺時，亦就是一年前的七月。寄放行李處都有記錄寄放者的名字與住址：

「仙臺市青葉町十五番地田村潔」。

警方照會仙臺警察局，判定是化名，而且以左手書寫的拙劣的文字，避免被人認出筆跡。

從記錄簿無法採集到犯人的指紋，專案小組認爲是兇手完成蓬萊峽行兇回東京，然後將被害者的行李寄放在這裏的，從這點來判斷犯人住在東京或者和東京有關係。

遺憾的是東京車站的行李寄放處，無法得知一年前來此寄放行李的男人的臉和年紀身高。

當時專案小組追查到這裏再也沒有任何進展。

專案小組有兩個假設，一爲女人單獨走在山中被人殺害，這種說法有許多漏洞而站不住腳，

所以才採用第二個假設——情殺。最大的推論依據就是司機將被害者及她的情人從有馬溫泉載到蓬萊峽入口處。可惜司機已經過世，對專案小組來說是一種很大的打擊。

只憑一項左手所寫的筆跡亦無濟於事。如此專案小組經過五十天後就被解散，案情進入膠着狀態，再經過一年。

——但是現在橋本的部下報告說從被害者前夫江村壽夫調查得悉，江村宗三是壽夫的么弟。

如此一來美奈子和宗三的案情距離愈來愈小，但亦不能憑此就將兩人牽連在一起。

美奈子和壽夫十八年前離婚，原因亦很淸楚。但橋本的興趣是很執拗的，認爲從山口敎授隨筆所說的玻璃釧子，在當地大學發掘以前宗三手中就已經擁有這項東西，而且在發掘當中未曾告訴塚田和正岡兩位講師，這是橋本向兩年前參加蓬萊峽發掘工作的塚田詢問此事所得出的結論。

橋本問塚田說：

「發掘那時候，您曾看到江村敎授有任何奇怪的行動嗎？」

「江村敎授晚了四、五天才到現場，他說有事情，來到現場時臉色亦不好，他說感覺很疲倦，要調劑一下情緒而到四周走了一圈，離開我們大約有一個鐘頭左右。對！對！正好是警方進行第二次調查的時候。」

「江村敎授那個時候是否知道在這以前有殺人事件！」

「不！好像是頭一次聽到，他似乎從走在一起的學生聊天知道的！」

「江村教授臉色不好是那個時候的事嗎？」

「我也不太清楚，記得他說不舒服，想走一走，是那以後的事！」

橋本揣摩着：宗三所以比往常遲來一點，是否因蓬萊峽發現的屍體事，使他躊躇不前？

雖然塚田說江村教授是從學生口中得知這件事的，但事實上是否他看到許多刑警在，而心情慌張！

橋本提起有關山口教授隨筆一事。

「那一件事很奇怪，如果江村教授去發掘現場途中發現玻璃釧子的話，應該會跟我們說。另外在那以前或以後在古董店獲得那樣東西的話，亦會跟我們提起，而且那個東西是，在日本過去很少被發現到古物，所以即使來源不明也應該會發表在專門雜誌上才對。」

塚田斜着頭表示奇怪。

橋本有一個假設；這個玻璃釧子是否是宗三和美奈子去蓬萊峽中發現的，因此不敢公開。

但橋本不敢憑此就去找宗三，如果被宗三否定，偵查即又再次膠着了。或許他會說連古董店行號亦忘掉。事到如此，最好從宗三和美奈子間的關係來尋找線索，而且調查的重點應在兩人間的關係爲何密切到足以會殺害她。

慶太郎告訴橋本說美奈子在命案發生以前，因商務關係每三個月上東京一次，停留四晚左右即回松山。通常下榻在東京車站附近的飯店。

如果美奈子和宗三有關係的話，就是在美奈子上東京的期間，於是橋本派部下到那家飯店調查，據飯店方面的人表示，美奈子在被害以前的三年裏，差不多每三個月就上東京一次，住進該飯店，到了最後一年，在東京時，每天差不多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到飯店，在這以前，大都在傍晚五點左右就會回到飯店的。

晚歸可能就是宗三和美奈子在幽會。時間發生在三年中美奈子上東京的最後一年——橋本心想。

那麼兩個人的這種關係是怎麼樣開始的呢？對宗三來說，美奈子曾經是他的嫂嫂，對美奈子而言，宗三曾經是他的小叔。或許兩個人從那時候就已經有了旁人不知道的戀愛關係，而美奈子因商務上東京的第三年，偶然在東京的某個地方碰面，於是死灰復燃。

如果是如此的話詢問壽夫是很尷尬的，橋本決定暫時將此事擱住，待資料弄得更清楚後再說。

美奈子是如何跟丈夫慶太郎解釋爲何那麼晚才回去飯店的，橋本爲此用電話詢問慶太郎。

慶太郎說他不相信美奈子在外面有男人，可是對這種說法因意外感到很驚訝。橋本覺得慶

太郎好可憐。問他說太太上東京時去那些地方，慶太郎即列舉同業者及百貨公司等數家的行號名稱，其中有一家是日本橋很有歷史的百貨行，店主叫長谷平太郎，他的兒子在當新聞記者叫做長谷澈一，自己和他很熟，當然美奈子亦是。

橋本派部下將上述的百貨公司逐一調査，問上日本橋百貨行時，才得到所希望的線索，老店東說：

「伊矛屋的太太實在很可憐。上東京時常到我們這裏來，而我也喜歡旅行，每次到四國時都會到伊矛屋去。正好我兒子澈一在太太被害以前，不期而然地在大阪的伊丹機場和她碰面。從日期推算是太太被害的前天，或前兩天吧。」

部下向橋木如此報告。

橋本於是趕快去有樂町的某報社訪問長谷澈一。

「那些話是我跟父親說的，我確實在伊丹機場碰到伊矛屋的太太，被害時聽說是在關西旅行中，如此的話，那天就是她被殺害的前一天或者前兩天吧！以日期推算，我是這麼認爲的。」

「在機場的話，那麼美奈子是否打算搭飛機！」

「因爲我也是以爲她要等候往松山的飛機，偶然碰面……對！對！我有一位朋友是大學教授，正好和他在講話時，猛然看到她……」

「大學教授？」橋本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叫做什麼名字？」

「是我大學的同班同學，Z大學的江村宗三教授。」

「嗯！嗯！」橋本心中有數。

「你認識江村嗎？」長谷感覺奇怪說。

「不！我不認識。」

「最近好像稍微出了名。那一次在兩天前也在新幹線『光號』特快車的餐車上碰到他，據說是要出席學會的會議。在機場碰到的是第二次，我在機場碰到伊矛屋的太太和她寒暄，然後聊天……。」

「等一等！美奈子和江村教授是否在一起！」

「不！不！分開的，因爲兩個人之間亦沒有什麼關係，好像互不認識！」

「你有沒有介紹他們！」

「沒有。沒有那種必要，在我和太太談話時，江村不知何時就不見了！」

「那麼留下來的美奈子和你談了多久？」

「時間嗎？差不多兩分鐘，太太就說『對不起』，隨後消失於候機室的人潮之中。我也因爲往東京的廣播開始，所以也就匆匆離開，我以爲美奈子是搭上午飛松山的飛機。」

橋本打電話到縣警察局，請他們調查三年前的七月長谷徹一和宗三在新幹線碰面的日子和再次在伊丹機場碰到宗三的日子間，在大阪是否有舉行過考古學會的會議，有的話，宗三有無出席，希望能照會一下。

這個回答是說在此期間大阪沒有那種性質的學會會議。

由這些資料判斷，橋本有信心認爲殺害美奈子的人，八九不離十是宗三，但是橋本亦不能只憑這些資料去找宗三。

包括犯罪當天的五天中，宗三的不在場證明，可能無法成立。如果盤問他的話，他可能會回答說不是去參加學會會議而是去關西的某某地方旅行，當然不會有足資證明的東西。但亦不能憑此就將美奈子的被害和他強聯在一起。

糟糕的是美奈子被害日期無法確定。即使她從松山市出發到失踪的期間和宗三關西旅行期間吻合來說，一旦她的死亡日期沒有確定以上，他不能據以不在證明而牽扯在一起。因爲從一年後被發現的白骨屍體無法判定被害日期。

要盤問宗三很簡單，但橋本這還缺乏有力證據。因爲宗三爲什麼要殺害美奈子，其動機和兩者間的關係，橋本亦一無所知，而且對方是大學教授，豈可不愼重。

這個事件，沒有任何物質上的證據。已出現的情況只是宗三說謊的學會出差期間和美奈子的

失踪期間相一致，另外有人在同一時間碰見他們兩個人，祇有這兩樣，而且對於後者，目擊者還說：

「兩人之間，我並不認爲是相識關係。」所以如果宗三說不知道美奈子在場，而加以否認的話，亦拿他沒有辦法。當然，橋本知道那是宗三的遁詞。因爲兩個人是同行，才需要在長谷面前裝做不認識。

如長谷所推測的，美奈子是在機場碰面的稍後被殺害的，而橋本認爲是被宗三殺害的。順序是從機場搭計程車去有馬温泉，住宿一夜，再搭計程車到蓬萊峽的入口處。雖然假設至此，但最重要的是宗三和美奈子密切的關係是怎麼樣形成的，橋本無法假設。十五年前的嫂叔是在怎樣的動機和機會下形成如此的關係，這假設如果不能確定的話，就會缺乏追究宗三的有力憑藉，這也是起因於「物質證據」太薄弱的關係。

要把宗三當成嫌疑犯，缺乏形成「有力的證據環」的確定資料，因而使整個調查陷入滯阻不前的狀態。於是橋本盡力在尋找證據。希望宗三能留下若干把柄和漏洞，果然這漏洞從很意外的地方被發現了。橋本從兩個人在東京和松山市的出發日期及住在有馬温泉的日期推算出來，認爲中間尚有其他四國和山陽地方一帶的旅行，所以對岡山、廣島縣的旅館和交通業者展示兩人的相片，終於從這裏得到線索。

尾道交通公司的年輕司機提出證言說：

『差不多在三年前的七月，我將兩個人從尾道車站載到千光寺山的內海莊。已經是三年前的事，你們問內海莊的人說不定不曉得，因爲那家旅社很忙，對於只住一夜的客人，怎麼會一直記得呢？

你說我爲什麼會記得，那是因爲這個男的在前兩個禮拜前我曾經在東京載過，亦就是差不多那時的兩個月前，東京計程車司機不足，所以我就從尾道被招雇去。因東京的地理我不清楚。我是從池袋載他的，客人抱怨我把路搞錯，開頭我乖乖地被訓，但他太嚕嗦，我跟他吵起來，因此我從後視鏡朝他瞪眼，所以能記得很清楚，是這個傢伙沒錯。後來，……我認爲東京還是不適合我，因此又回到尾道工作。有一天在尾道車站候客時，這個男的和女的搭我的計程車去內海莊。因爲太偶然了，一開始我嚇了一跳，但對方並不記得我。他萬萬不會想到東京的計程車司機會來尾道工作，而且搭車的乘客亦不會熟記計程車司機的面呀！對！對！在池袋載這個男的時候，就是這個女的先搭前面的車子離去。這個男的站在車外面送這個女的搭車。那一帶供人幽會的小旅館很多，他們一定是從裏面的某家旅館出來的。查一查那一帶旅館的話，他們可能是常客，裏面的服務生可能記得。』

事情就到此眞相大白，而對於宗三來說，他做夢也想不到會在池袋碰到這個祇在東京工作半

個月的要命司機，這眞是一個噩夢。也應驗了中國的一句古代成語：「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全文完——